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冊目次

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司馬遷撰　（劉宋）裴駰集解
明崇禎元年至十七年毛氏汲古閣刻十七史本　〇〇一

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司馬遷撰　（劉宋）裴駰集解

明崇禎元年至十七年毛氏汲古閣刻十七史本

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裴駰撰。駰字龍駒、河東聞喜人。官至南中郎參軍。其事蹟附見於宋書裴松之傳。駰以徐廣史記音義粗有發明、殊恨省略、乃採九經諸史幷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別撰此書。其所引證、多先儒舊說。張守節正義嘗備述所引書目次。然如國語多引虞翻注、孟子多引劉熙注、韓詩多引薛君注、而守節未著於目。知當日援據浩博、守節不能徧數也。原本八十卷、隋唐志著錄並同。此本為毛氏汲古閣所刊、析為一百三十卷、原第遂不可考。然注文猶仍舊本。自明代監本以索隱正義附入、其後又妄加刪削、訛舛遂多。如五帝本紀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句下、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句下、俱脫名見左傳四字。秦始皇本紀輕車重馬東就食句下、脫徐廣曰一無此重字八字。項羽本紀其九月會稽守句下、脫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九字。武帝紀祠上帝明堂句下、脫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祀明堂十八字。然其效可覩矣句下、脫又數本皆無可字七字。河渠書岸善崩句下、脫如淳曰河水岸六字。司馬相如傳衙徑乎海外句下、此引郭璞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太史公自序易大傳句下、此引張晏曰謂易繫辭。監本均誤作正義。至於字句異同、前後互見。如夏本紀九江入賜大龜句下、孔安國曰出於九江水中。監本作山中。孝文本紀昌至渭橋句下、引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監本多渭橋二字。祁侯賀為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繒。監本多一賀字。當有玉英見句下、引瑞應圖云、玉英五帝並修則見。監本作五常。（案五帝並修爲不可解似當以監本爲是）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徐。監本多一悍字。孝景本紀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為繩侯句下、引徐廣曰一作應。監本多一平字。武帝紀自太主句下、引徐廣曰武帝姑也。監本多太主二字。龜策列傳蝟辱於鵲句下、引郭璞曰蝟憎其意心惡之也。監本作而心惡之。凡此之類、當由古注簡質、後人以意為增益、已失其舊。至坊本流傳、脫誤尤甚。如夏本紀灃水所同句下、引孔安國曰灃水所同、同於渭也。坊本闕一同字。項羽本紀乃封項伯為射陽侯句下、脫徐廣曰項伯名纏字伯九字。是又出監本下矣。惟貨殖傳糱麴鹽豉千瓵句下、監本引孫叔

敎云瓾瓦器受斗六升合爲瓾、駰音當是孫叔然之說。此本亦復相同。是校讎亦不免有疏。然終勝明人監本也。

歸震川讀史記隨筆

史記起頭處來得勇猛者圈，緩些者點，然須見得不得不圈、不得不點處乃得。○硃圈點處總是意句與敘事好處；黃圈點處總是氣脈。○亦有轉折處用黃圈，而事乃聯下去者。○黑擲是背理處；青擲是不好要緊處；朱擲是好要緊處；黃擲是一篇要緊處。

史記集解序

裴駰　駰字龍駒，河東聞喜人，宋中郎外兵參軍。父松之，太中大夫。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校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偽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眾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麤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嘒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為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抵梧者，依違不悉辯也。

之也。按周公世家，周公謂白：〈下略〉

愧非胥臣之多聞 晉大夫臼季名曰胥臣。 國語，晉文公使胥臣為傅，胥臣對文公曰…… 子產之博物 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按左氏傳，子產聘晉，晉侯有疾，非實沈臺駘之祟乃飲食哀樂之事也，及同姓則能生疾，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 妄言末學無裁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關猶通也。畜德謂博識多學之人也。裴氏謙言以今此集解豈足以關通於有德之人，但可使無所用心者不以博弈，而有所用心，論語云「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是也。

史記集解序

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篇總一百三十卷

十二本紀一十二卷

十表一十卷

八書八卷

三十世家三十卷

七十列傳七十卷

裴駰注

皇明崇禎十有四年歲在昭陽大荒駱陬月上日琴川毛氏開雕

索隱曰昭陽辛也　爾雅曰在辛曰重光在巳曰大荒落今從歷書天官書

歸震川先生下第一次即閱史記一遍凡六閱而成進士就

牧齋先生廣搜震川之文而編次之其中簡潔宕逸之

作每得史記之神請之不欲釋手近得震川所閱史記

用紅黃紫筆分別其疆界抉剔其經絡指點其神形

所以開示後學甚悉也今篇中用朱筆所界者即其大

凡讀者當細思之

南陽道穀記

史記目錄

十二本紀
十表
八書
三十世家
七十列傳

裴駰集解

史記一 五帝本紀第一
史記二 夏本紀第二
史記三 殷本紀第三
史記四 周本紀第四
史記五 秦本紀第五
史記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史記七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八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九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十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一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二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史記十四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史記十五 六國表第三
史記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史記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史記十八 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
史記十九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史記二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史記二十一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史記二十二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史記二十三 禮書第一 漢書禮樂併為一志
史記二十四 樂書第二
史記二十五 律書第三 漢書律曆併為一志
史記二十六 曆書第四
史記二十七 天官書第五 漢書作天文志
史記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漢書作郊祀志
史記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漢書作溝洫志
史記三十 平準書第八 漢書作食貨志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史記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史記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記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史記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史記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史記四十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一 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四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一百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始黃帝至漢武獲麟之年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序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之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論武帝之不足又畫也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敘時與朱家之倫不能脫己於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恨貧無大資之助不能免己於刑盍娶其心而駁之何不殊其身為人臣而彰君之短耶

史記目錄

史記集解序　　裴駰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校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偽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眾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嘒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為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抵梧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史記一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

二曰昌意。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

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顓頊為族子。

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勛。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而弟放勛立，是為帝堯。

帝堯者，放勛。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眾功皆興。

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嶽曰：异哉，試不可用而已。堯於是聽嶽用鯀。九歲，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堯善之，

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辯於羣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祡，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為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決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

讙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讙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

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

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暤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

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舜曰棄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為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為秩宗夙夜維敬直哉維靜絜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為典樂教稚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毋虐簡而毋傲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偽振驚朕眾命汝為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眾功咸興分北三苗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

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為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后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史記卷一

夏本紀第二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為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為綱為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淢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

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嶽陽覃懷致功至於衡漳其土白壤賦上上錯田中中常衛既從大陸既為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海濟河維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墳草繇木條田中下賦貞作十三年乃同其貢漆絲其篚織文浮於濟漯通於河海岱維青州堣夷既略濰淄其道其土白墳海濱廣潟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為牧其篚酓絲浮於汶通於濟海岱及淮維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蓺大野既都東原底平其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羽畎夏狄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臮魚其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維揚州彭蠡既都陽鳥所居三江既入震澤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喬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

第六貢金三品，孔安國曰金銀銅也 鄭玄曰銅三色也 瑤琨竹箭，孔安國曰瑤琨皆美玉也 齒革羽毛，孔安國曰象齒犀皮鳥羽旄牛尾也 島夷卉服，孔安國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 其篚織貝，孔安國曰織細紵貝水物 鄭玄曰貝錦名詩云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成文矣 其包橘柚錫貢。孔安國曰小曰橘大曰柚錫命乃貢言不常也 鄭玄曰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 均江海，通淮泗。鄭玄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

荊及衡陽維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 九江甚中，孔安國曰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鄭玄曰地理志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為大江 沱涔已道，孔安國曰沱江別名涔水名 鄭玄曰水出江為沱漢為涔 雲夢土為治。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 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孔安國曰田第八賦第三 貢羽旄齒革金三品，杶榦栝柏，鄭玄曰四木名 孔安國曰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 礪砥砮丹，孔安國曰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 維箘簵楛，三國致貢其名，包匭菁茅，其篚玄纁璣組，九江入賜大龜。浮於江、沱、涔、於漢，踰于雒，至於南河。

荊河惟豫州。孔安國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 伊、雒、瀍、澗既入於河，滎播既都，道荷澤，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賦雜上中。孔安國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貢漆、絲、絺、紵，其篚纖絮，錫貢磬錯。浮於雒，達於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汶、嶓既蓺，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其土青驪，田下上，賦下中三錯。孔安國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 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踰于沔，孔安國曰漢上曰沔 入于渭，亂于河。孔安國曰正絕流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孔安國曰西距黑水東據河 弱水既西，孔安國曰導之西流 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所同。荊、岐已旅，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曰三山名

原隰底績，至于都野。鄭玄曰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 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孔安國曰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美禹之功也 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孔安國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貢璆、琳、琅玕。孔安國曰璆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序。

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荊山，踰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道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汶山之陽至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道九川：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道瀁，東流為漢，又東為蒼浪之水，過三澨，入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汶山道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道沇水，東為濟，入于河，泆為滎，東出陶丘北，又

東至于荷孔安國曰荷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安國曰與泗沂二水合入海也道渭自鳥鼠同穴孔安國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曰鳥鼠渭水出焉東會于灃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孔安國曰漆沮一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道雒自熊耳孔安國曰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瀍孔安國曰會於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孔安國曰合於洛陽之南東北入于河孔安國曰合于鞏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已可居也九山栞旅孔安國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也九川滌原孔安國曰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也九澤既陂孔安國曰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也四海會同六府甚修孔安國曰六府金木水火土穀衆土交正致慎財賦鄭玄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咸則三壤成賦鄭玄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中國賜土姓鄭玄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鄭玄曰天子之民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內百里賦納緫孔安國曰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藁曰緫入之供飼國馬二百里納銍孔安國曰所銍刈謂禾穗三百里納秸服孔安國曰秸藁也服藁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孔安國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甸服外五百里侯服孔安國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也百里采馬融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二百里任國孔安國曰任王事者三百里諸侯孔安國曰三百里同為王者斥候故合三為一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孔安國曰綏安也服王者政教三百里揆文教孔安國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二百里奮武衛孔安國曰文教之外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之綏服外五百里要服孔安國曰要束以文教也三百里夷孔安國曰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二百里蔡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要服外五百里荒服孔安國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三百里蠻馬融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二百里流馬融曰流行無城郭常居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鄭玄曰朔北方也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孔安國曰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已鄭玄曰次序九族而親之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帝堯亦以為難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

巧言善色佞人鄭玄曰佞人之言善為文飾故言不及德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孔安國曰言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為驗寬而栗孔安國曰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孔安國曰和柔而能立事愿而共孔安國曰愨愿而恭恪治而敬孔安國曰治謂治亂也而敬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駰案孔安國曰擾順也致果為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孔安國曰彰明吉善也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孔安國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也鄭玄曰卿大夫稱家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孔安國曰有國諸侯也行六德以信治政事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孔安國曰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也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孔安國曰言用五刑必當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績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女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栞木與益予衆庶稻鮮食孔安國曰鳥獸新殺曰鮮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孔安國曰畎澮田間溝也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為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鄭玄曰安女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鄭玄曰天又重命以美應謂符瑞也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女當翼成我也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余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鄭玄曰聽察其政亂尚書滑字作智音忽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諸衆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帝曰毋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毋水行孔安國曰丹朱堯子舟行朋淫于家鄭玄曰朋淫淫門內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

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為興事，慎乃憲，敬哉。乃更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為山川神主。

帝舜薦禹於天，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

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后舉益，任之政。

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

夏后帝啟，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

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啟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則帑僇女。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夏后帝啟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為帝中康。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宁立。帝宁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為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發立。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

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殷本紀第三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

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

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汝眾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嵕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陶中虺作誥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襃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為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為帝雍己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為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遷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為帝外壬中丁書闕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為帝河亶甲河亶甲時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為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

是諸侯莫朝。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為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
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
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
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
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
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
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
庚三篇。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為帝小乙。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
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
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
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
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
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
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
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
「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
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
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弃道。」
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
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
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
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
是為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
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

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閒，暴雷，武乙震死。
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
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
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
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
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
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
之錢，而盈鉅橋之粟。
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
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
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
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
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
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
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
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
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格之刑。紂
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
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
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
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及西伯伐飢
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
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故

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柰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而封殷後為諸侯屬周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周本紀第四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

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

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二月

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冥也。爽，明也。早旦也。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令。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孔安國曰：勞苦之。武王曰：「嗟！我有國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孔安國曰：亞，次；旅，眾大夫也，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千夫長、百夫長，孔安國曰：師帥，卒帥。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稱爾戈，孔安國曰：稱，舉也。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也。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襃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

無文亦不賓滅又云不顧亦不恤也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徐廣曰一云肯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徐廣曰周書度邑曰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孔安國曰桃林在華山東]偃干戈振兵釋旅[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徐廣曰一作所]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孔安國曰穆敬也]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徐廣曰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皇甫謐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辰崩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也]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鄭玄曰二苗同為一穗]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徐廣曰歸一作餽]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徐廣曰尚書序云旅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孔安國曰封命之書]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孔安國曰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也]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遷其君薄姑[馬融曰齊地]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孔安國曰告衆方天下諸侯]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孔安國曰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何休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孔安國曰海東諸夷駒麗之屬也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鄭玄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顧將去之意也]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孔安國曰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也成定東周郊使有保護也]作畢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孔安國曰伯臩臣名也]申誡[徐廣曰誡一作詔]太僕[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國之政作臩命復寧穆王將征犬戎[徐廣曰犬一作畎]祭公謀父[韋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諫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韋昭曰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韋昭曰文公周公旦之諡]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韋昭曰櫜韜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韋昭曰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樂章大者曰夏]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韋昭曰鄉方也]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韋昭曰謂棄與不窋也父子相繼曰世]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徐廣曰緒一作業]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訢載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韋昭曰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夷蠻要服

戎翟荒服。甸服者祭（韋昭曰供日祭）侯服者祀（韋昭曰供月祀）賓服者享（韋昭曰供時享）要服者貢（韋昭曰供歲貢）荒服者王（韋昭曰王王事天子也詩云莫敢不來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徐廣曰外傳云先王之訓）有不祭則修意（韋昭曰先修志意以自責也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韋昭曰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韋昭曰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韋昭曰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韋昭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韋昭曰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有不至則有刑也）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徐廣曰犬戎之君）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敦（徐廣曰敦一作純駰案韋昭曰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敦篤也）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illegible]王以甫侯為相）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孔安國曰告汝善用刑之道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孔安國曰當何所擇非當擇善人乎）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孔安國曰當何所敬非五刑乎當何所居非當與輕重所宜也）兩造具備（徐廣曰造一作遭）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五辭簡信正於五刑（孔安國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孔安國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也）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孔安國曰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之也）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illegible]）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孔安國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也）簡信有眾惟訊有稽（孔安國曰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也）無簡不疑共嚴天威（孔安國曰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黥辟疑赦其罰百率（徐廣曰率即鍰也駰案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灑（徐廣曰一作五倍駰案孔安國曰倍百為二百鍰也）閱實其罪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馬融曰倍二百為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百（一作六）率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illegible]）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韋昭曰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illegible]）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眾王御不參一族（韋昭曰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也）夫粲美之物也眾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韋昭曰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illegible]）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illegible]）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韋昭曰召穆公）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韋昭曰衛國之巫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illegible]）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

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宣王不修籍於千畝虢文公諫曰[illegible]不可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宮湦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

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illegible]（[illegible]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illegible]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桓王，平王孫也。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五年，鄭怨，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八年，魯殺隱公，立桓公。十三年，伐鄭，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illegible]辛伯告王，[illegible]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閬立。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姬姚，生子穨，穨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為囿，[illegible]故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左傳曰五人者[illegible]）謀召燕、衛師，伐惠王。惠王奔溫，已居鄭之櫟。[illegible]立釐王弟穨為王。樂及徧舞，[illegible]鄭、虢君怒。四年，鄭與虢君伐殺王穨，復入惠王。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為伯。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襄王母蚤死，後母曰惠后。[illegible]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晉。[illegible]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illegible]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illegible]陪臣敢辭。」[illegible]王曰：「舅氏，余嘉乃勳，[illegible]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九年，齊桓公卒。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illegible]十三年，鄭伐滑，[illegible]王使游孫、伯服請滑，[illegible]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illegible]又怨襄王之與衛滑，[illegible]故囚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illegible]曰：「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穨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棄親親翟，不可從。」王不聽。十六年，王絀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illegible]富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不出，王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鄭居王于氾。[illegible]子帶立為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溫。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illegible]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illegible]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一年，秦穆公卒。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illegible]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illegible]楚兵乃去。十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已而復之。十六年，楚莊王卒。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迎子周於周，立為悼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二十七年，靈王崩，[illegible]子景王貴立。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蚤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illegible]欲立之，會崩，[illegible]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illegible]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illegible]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為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子朝家在南陽西鄂縣今西鄂晁氏自謂子朝後也）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犇于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三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illegible]）子元王仁立。（[illegible]）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illegible]）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二十八年，定王崩，（[illegible]）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考王十五年，崩，（[illegible]）子威烈王午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illegible]）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二十四年，崩，（[illegible]）子安王驕立。是歲盜殺楚聲王。安王立二十六年，崩，（[illegible]）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illegible]）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illegible]）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illegible]）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西周武公（[illegible]公之長子）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為請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請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請令

[illegible]

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為太子。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為秦故，將伐之。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為秦之禍也？言周之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秦借道兩周之閒，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illegible]）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為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王赧謂成君。楚圍雍氏，（[illegible]）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illegible]）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illegible]）「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扑師武，（[illegible]）北取趙藺、離石

者（地理志曰西河有藺離石二縣）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今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徐廣曰一作北）。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為太后養地（徐廣曰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應鄉是也），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勸王攻周。秦與天下弊，則令不行矣。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徐廣曰一作最……最亦古之聚字）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西周武公），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𢠸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鄗。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泰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徐廣曰自周亡乙巳至元鼎四年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漢之九十四年也）。

史記四

秦本紀第五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幷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爲趙氏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卽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幷有之爲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爲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爲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三

嗣上帝西畤。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十年，初為鄜畤，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謚為竫公。竫公之長子為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竫公子立，是為寧公。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四年，魯公子翬弒其君隱公。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眯殺其君昭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齊桓公。齊、晉為彊國。十九年，晉曲沃始為晉侯。齊桓公伯於鄄。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

來朝。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繆公。長子宣公立。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穨。三年，鄭伯、虢叔殺子穨而入惠王。四年，作密畤。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齊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邵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傒，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穨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穨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是歲，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奔。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傒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

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郤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郤呂郤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郤呂郤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字子桑秦大夫）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賈逵曰絳晉國都也）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騺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鄭玄曰諸侯禮饔餼七牢牛一羊一豕一為一牢也）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

史記五　五

子圉為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為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為晉君是為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為懷公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彊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

史記五　六

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傒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吾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

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服虔曰繆公女為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后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服虔曰茅津在大陽渡河封殽中尸賈逵曰封識之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張晏曰周備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皇甫謐曰秦繆公冢在橐泉宮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彊晉西霸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罃代立是為康公康公元年往歲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二年秦伐晉取武城報令狐之役四年晉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為亂乃使魏讎餘詳反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共公二年晉趙穿弒其君靈公三年楚莊王彊北兵至雒問周鼎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十年楚莊王服鄭北敗晉兵於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為會盟合諸侯二十四年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二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景公四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五年救

鄭敗晉兵於櫟（徐廣曰晉地也）是時晉悼公為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棫林而還（徐廣曰棫音域駰案杜預曰秦地也）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而自立是為靈王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景公母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三十九年楚靈王彊會諸侯於申為盟主殺齊慶封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復來歸秦哀公八年楚公子弃疾弒靈王而自立是為平王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為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誅建建亡伍子胥奔吳晉公室卑而六卿彊欲內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攻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為惠公惠公元年孔子行魯相事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齊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悼公二年齊臣田乞弒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為悼公六年吳敗齊師齊人弒悼公立其子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於黃池卒先吳（徐廣曰吳王先歃）吳彊陵中國十二年齊田常弒簡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十三年楚滅陳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塹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徐廣曰今之臨晉也臨晉有王城）二十一年初縣頻陽晉取武成二十四年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趙韓魏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徐廣曰一本二十六年城南鄭也）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三十四年日食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靈公懷公孫也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塹洛城重泉（地理志重泉縣屬馮翊）十六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獻公元年（丁酉）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徐廣曰徙都之今萬年是也）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大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年獻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孝公元年（徐廣曰庚申也）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

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地理志天水有獂道縣）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地理志河東有安邑縣）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漢書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徐廣曰開封東北有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illegible]）鞅之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漢書百官表曰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其爵名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為王五年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illegible]）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徐廣曰今之華陰也）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illegible]）與魏王會應（[illegible]）圍焦降之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十四年更為元年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徐廣曰戎地在河上）七年樂池相秦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地理志太原有中都縣）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伐敗趙將泥（徐廣曰泥一作英）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公子通封於蜀（徐廣曰是歲燕王噲元年）燕君讓其臣子之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相壯（徐廣曰一作狀）殺蜀侯來降惠王卒子武王立韓魏齊楚越（徐廣曰越一作趙）皆賓從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illegible]）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犁二年初置丞相（[illegible]）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南公揭卒樗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illegible]）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illegible]）八月武王死（[illegible]）族孟說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羋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為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為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illegible]）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地理志漢中有上庸縣）四年取蒲阪彗星見五年

魏王來朝應亭（徐廣曰[illegible]）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樗里子卒八年使將軍芈戎攻楚取新市（[illegible]）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眛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為諸侯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樓緩為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illegible]）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彗星見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予楚粟五萬石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illegible]）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出亡奔魏任鄙為漢中守（[illegible]）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illegible]）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秦以垣為蒲坂皮氏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illegible]）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呂禮來自歸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任鄙卒二十年（[illegible]）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illegible]）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為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illegible]）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秦取魏安城（[illegible]）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魏冉免相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冉復相二十七年錯

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illegible]）白起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illegible]）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illegible]）蔡陽長社取之（[illegible]）擊芒卯華陽破之（[illegible]）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illegible]）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illegible]）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illegible]）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illegible]）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illegible]）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葉陽君（[illegible]）悝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illegible]）秦軍分為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君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免王齕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為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為士伍遷陰密（[illegible]）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齕攻邯鄲不

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
攻汾城即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
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
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
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
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
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三年天下來
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
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
子為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
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
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
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
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
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驁伐韓韓獻成
皋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驁
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榆次新
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齕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
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秦卻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
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
三十六郡號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謂二
世皇帝三年諸侯並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
侯誅之遂滅秦其語在始皇本紀中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

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
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史記五

史記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為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暘有詭歲大饑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驁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小大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毐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

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

楊，皆并為一軍。蘄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饑。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王。秦王游至郢陳。

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
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
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謚法周公所作）。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
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
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
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
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
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
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
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
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
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
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
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
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
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
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
大酺。收天下兵（以銅爲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
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
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
爲塞，並陰山（地理志西河有陰山縣）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
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
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徐廣曰在高陵縣）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

史記六 五

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
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
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
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
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
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
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
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
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
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
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
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
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
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
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
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
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
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
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
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
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

史記六 六

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
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
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
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
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
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
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
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
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
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
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
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
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
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
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
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
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
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
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
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為盜
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
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
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箸綱紀外教諸侯光

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
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
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
中承順聖意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
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
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
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甾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
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
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
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
上黨入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
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
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
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
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
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
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
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
莫不安所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
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
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
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

諸嘗逋亡人贅壻〔[illegible]〕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illegible]〕象郡〔韋昭曰今日南〕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illegible]〕並河以東〔徐廣曰並音傍傍依也〕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illegible]〕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illegible]〕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illegible]〕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illegible]〕以

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刑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illegible]〕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illegible]〕抵雲陽〔[illegible]〕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眞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眞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illegible]〕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illegible]〕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

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一云併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徐廣曰一云欲以練）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徐廣曰一作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

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眞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誦功本原事跡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徐廣曰音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徐廣曰一作非）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

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群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

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槀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群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群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熘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

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竟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卻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

（郎中令趙成）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
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
廬設卒甚謹（西京賦曰徼道外周千廬內傅薛綜曰士傅宮外內爲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
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
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
不鬭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
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
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蔡邕曰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皆謙類）誅殺無道天下
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
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
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
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

史記六　七

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
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
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
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
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
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
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
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
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二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
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曰組者天子韍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
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駰案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沛公
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

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
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
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
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
閒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
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
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
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
鉏耰白梃（徐廣曰耰田器音憂）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
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
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駰案鶡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秦使章邯將而
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
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
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事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
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
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
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
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
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徐廣曰大一作小）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
關據阸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
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
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
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

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漢書音義曰締結也〕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廣曰越一作趙[illegible]別有此人不足審據也〕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illegible]〕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韋昭曰[illegible]有百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應劭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己也〕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illegible]服虔曰斷華山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甕為窗也〕甿隸之人〔如淳曰甿古氓字氓民也〕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illegible]〕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韋昭曰殽謂殽函谷關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櫌棘矜〔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槿也如淳曰櫌椎塊椎也〕非銛於句戟長鍛也〔徐廣曰鍛一作銛駰案如淳曰長刃矛也又曰矛用下有鐵横方上曲句鎩音所拜反〕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漢書音義曰[illegible]〕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徐廣曰一本有此[illegible]〕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徐廣曰一作短〕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

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徐廣曰一無此十五字〕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爲西畤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靜公靜公不享國而死生憲公憲公享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illegible]〕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享國六年居西陵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葬衙武公立武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徐廣曰一云平陽封宮〕葬宣陽聚東南三庶長伏其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蠱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葬陽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徐廣曰之一作宮〕宮葬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學著人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葬竘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丘里南生畢公〔徐廣曰[illegible]〕畢公享國三十六年葬車里北生夷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生刺龔公刺龔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里〔徐廣曰一作人〕生躁公懷公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

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一本云彗星再見懷公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櫟圉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一云懷公生昭子昭子生靈公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圉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出公自殺葬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徐廣曰靈公子葬囂圉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陌今安陵西畢陌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茝陽生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葬茝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為市十年為戶籍相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葬酈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illegible]秦王年十三也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蔡邕曰黃屋者蓋以黃為裏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illegible]鸞刀[illegible]宗廟所用[illegible]不以宗廟血食自歸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illegible]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也[illegible]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也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illegible]典引云永平十七年詔[illegible]太史遷[illegible]下贊語中寧有非耶[illegible]臣[illegible]子嬰得中佐秦[illegible]也此言非是臣具知之耳

史記六

[illegible]

史記七

項羽本紀第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劒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劒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眾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

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兵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

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世三年十一月)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年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

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
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
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
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
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
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
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
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
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
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
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
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
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
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
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
臣與將軍勠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
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
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
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
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
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
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
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

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
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
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
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
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
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
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
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
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
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
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
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
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
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
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
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
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
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
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
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
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
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
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
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

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

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

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蘇林曰官號如令也或曰蕭令也楚令皆稱公）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徐廣曰一作劫）五諸侯兵（徐廣曰塞翟魏殷河南韓案如淳曰雍翟塞殷韓也韋昭曰塞翟魏殷河南雍時已敗也）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晨擊之至日中大破）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晉灼曰二水在沛南郡彭城）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徐廣曰在彭城）睢水上（徐廣曰睢水於彭城入泗水）漢軍卻為楚所擠（服虔曰擠音齊民之擠晉灼曰擠排也）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徐廣曰窈亦作杳字）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

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晉灼曰其音基）從太公呂后間行（如淳曰間出當步微行皆同義也）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應劭曰京縣名屬河南有索亭晉灼曰索音柵）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亭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後更造祠郭東至今祠之）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上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樅音千容反）

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晉灼曰獨出意）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徐廣曰北門名玉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徒了反[illegible]曰挑戰[illegible]求戰古謂之致師）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韋昭曰音子閭反）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晉灼曰捐兒者以其幼弱故使[illegible]傳曰[illegible]之子是也）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illegible]曰汜水在濟陰界[illegible]曰汜音祀左傳曰鄭在汜也[illegible]曰高祖攻曹咎成皋渡汜水而戰今成皋城東汜水是也）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illegible]系反以刀割頸為剄）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眜（[illegible]曰眜音末）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一為少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

也不如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
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如淳曰夏音賈）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
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駰案晉灼曰即固始也）而信越之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
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雖王未有益地之分也駰案曰信等雖名為王未為所畫疆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
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
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
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
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
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如淳曰城父行殺戮之）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洨縣駰案李奇曰沛洨縣聚邑名也）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眾屠六縣）舉九江兵隨劉賈彭

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
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項王乃
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
美人名虞（徐廣曰一云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
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
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
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
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
父紿曰左（文穎曰紿欺也欺令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
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
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

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
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
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
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
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
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
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
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
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晉灼曰在牛渚）烏江亭長檥船待（孟康曰檥音儀一音俄駰案應劭曰檥正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謂項
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
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

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
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
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
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
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
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徐廣曰亦可是功德之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
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
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
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
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徐廣曰五人後[illegible]）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歲生死時年三十一）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

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

徵曰告吾又音嗥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 令求盜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 之薛治之，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 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皞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 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一作苦 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 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 應劭曰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於其間 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 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韋昭曰以為保倚 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駰案漢書音義曰舊楚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 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釁 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鄧展曰音房豫 胡陵方與屬山陽郡 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 秦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 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壯名也 敗於薛，走至戚，如淳曰戚縣名屬東海 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亢答之亢父音甫縣名 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所徙 張晏曰故曰豐梁徙 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服虔曰雅故也 蘇林曰雅素也 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

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𡵸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二月）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僄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為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四月）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

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蘇林曰鰓音魚鰓之鰓 晉灼曰功臣表戚鰓也）襄侯王陵降西陵（[illegible]）還攻胡陽（[illegible]）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illegible]）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

史記八　六

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illegible]）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 瓚曰始皇本紀曰偶語詩書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

（如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也堵牆堵也）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

史記八　七

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

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閒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illegible]〕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地理志武都有故道縣〕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王康曰時音止……所在也縣名屬右扶風〕，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音感後反〕、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京兆〕、河上〔徐廣曰上郡縣〕、中地郡〔徐廣曰屬扶風〕，關外置河南郡〔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韋昭曰……時北攻胡築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

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與關內卒乘塞（李奇曰乘守也）是時九江王布與龍
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
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
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
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
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
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
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
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
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
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
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
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
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
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案月表三年七月王出
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四年二月周苛死四月豹死二者不同項羽紀信周苛樅公皆是三年中）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
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
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
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
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
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
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皋乃
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跳（徐廣

曰音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
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
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
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
王聽其計使盧綰（蘇林曰綰音以繩綰物之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
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
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
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
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徐廣曰一作闌）往擊之
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
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
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
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氾水士卒
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
自剄氾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
眜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邊近也）
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
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二月）項羽聞龍且
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漢楚久相持未決
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
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
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
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

一無擊字

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

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 晉灼曰即固始 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 徐廣曰周殷以兵隨劉賈 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 徐廣曰七月 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

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 徐廣曰十二月 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 徐廣曰二月甲午 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 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秦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 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

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 徐廣曰一作歡 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 孟康曰姓高名起 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 陛下慢而侮人項王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

以爲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
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
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爲燕王使丞相
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
之將項氏敗利幾爲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
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如淳曰舉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
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
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爲恭也如今卒持帚者也）迎門却行
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
高祖乃尊太公爲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
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
平計乃僞游雲夢（文穎曰雲夢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
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爲秦中）
秦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illegible]）
萬秦得百二焉（[illegible]）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
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illegible]）夫
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illegible]）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
之外齊得十二焉（[illegible]）故
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
後十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

有功以爲荊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
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乃論功與諸列侯剖
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
太原白土（徐廣曰在上郡）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
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
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爲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
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
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
闕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
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
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
柏人趙相貫高等謀弒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
自歸雒陽廢以爲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
趙王敖爲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
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受四升）起
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閒謂小兒多詐狡猾爲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
萬歲大笑爲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
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
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五[illegible]葬萬年）赦櫟陽囚更
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狶）反代地上曰豨嘗爲吾
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爲列侯（徐廣曰豨攻定臧荼有功封陽夏侯）以相國守
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

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擊聊城（徐廣曰在十四）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道太原入（韋昭曰道猶從）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卽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爲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荊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徐廣曰在蘄縣駰案漢書音義曰會音儈保邑名甀音直僞反）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敎之歌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高祖擊筑（徐廣曰筑古樂有弦擊之不鼓）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風俗通義曰漢書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敎令言其後以爲常耳）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高祖復留止張（張晏曰張帷帳）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

幷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服虔曰濞音帔）爲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緡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爲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高祖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卽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二）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爲編戶民今北面爲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漢書曰酈商）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七月）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

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駰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恆，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也。野，少禮節也。），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徐廣曰：一作薄。駰案：史記音隱曰：僿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習文法，無悃誠也。），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鄭玄曰：復，反始。）。周秦之閒，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皇覽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

十八

史記八 終

史記九

呂后本紀第九

呂太后者（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謚曰呂宣王。），高祖微時妃也（漢書音義曰：諱雉。），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儀曰：姬妾數百。駰案：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謚令武侯。）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徐廣曰：酈一作鄜。），子產為交侯（徐廣曰：台弟也。）；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謚康侯。）。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恆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

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迺令永巷（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應劭曰：酖鳥食蝮，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犁明（徐廣曰：犁猶比也。諸言犁明者，將明之時。），孝惠還，趙王已死。於是迺徙淮

陽王友爲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爲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爲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爲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爲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爲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爲王太后（徐廣曰張敖子偃爲魯王故公主得爲太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駰案皇覽云安陵）。太子即位爲帝，謁高廟（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從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爲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傅者……瓚曰大戴禮曰傅之德義），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徐廣曰……）爲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謚爲魯元太后。子偃爲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爲平定侯（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爲梧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長安城也）。乃封呂種爲沛侯（徐廣曰呂后兄之子也），呂平爲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子也姊字長姁），張買爲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人爲高祖騎將）。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爲淮陽王（韋昭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爲常山王，子山爲襄成侯，子朝爲軹侯，子武爲壺關侯。太后封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爲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徐廣曰釋之少子）爲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謚爲肅王，太子嘉代立爲王。三年，無事（徐廣曰三年秋星晝見）。四年，封呂嬃爲臨光侯，呂他爲俞侯，呂更始爲贅其侯（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爲贅其侯），呂忿爲呂成侯，及諸侯丞相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厲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爲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

毋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爲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爲亂迺幽之永
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爲萬民命（[illegible]）
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
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
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
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
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
下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爲太尉五年八月
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
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爲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
興居爲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
愛他姬諸呂女妒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
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衞
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
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
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
（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
絕理兮託天報讎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
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爲我也二月徙梁王
恢爲趙王呂王產徙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立皇子平昌
侯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嬃有女爲營陵
侯劉澤妻澤爲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爲害迺以
劉澤爲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
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

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
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
侯張敖卒以子偃爲魯王敖賜謚爲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
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益號曰武信）
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爲趙王太后
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爲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
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爲燕王
封通弟呂莊爲東平侯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
（徐廣曰[illegible]）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高后遂病掖傷高
后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
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徐廣曰食[illegible]）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
張釋爲建陵侯（徐廣曰一云張擇[illegible]以奄人爲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呂榮爲
祝茲侯（徐廣曰呂后昆弟子）諸中宦者令丞皆爲關內侯食邑五百戶（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
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
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
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衞宮慎毋送喪毋爲人
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illegible]）
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
以呂祿女爲帝后高后已葬（皇甫謐曰合葬長陵[illegible]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審食其
爲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
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
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
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

兵共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幷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

史記九　六

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

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徐廣曰姓紀襄同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徐廣曰酈况字也名寄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襢爲劉氏左襢軍中皆左襢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

史記九　七

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得入裴回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駰案韋昭曰訟猶公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鬬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爲光祿勳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丞相戊

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史稱曰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月爲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

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徐廣曰掊音仆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爲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史記九終

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漢書音義曰諱恒），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群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右

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於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illegible]）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

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為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illegible]曰文帝以立太子為適不欲獨賞其繼嗣故賜天下為父後者爵）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徐廣曰[illegible]乙巳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塡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三十四年薨帝中四年薨國除）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illegible]）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曰八月辛未）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索隱：張晏曰為吏謂以卿大夫為稱官者詔所止特以恩賞見留者。日又食，案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食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食）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自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漢書音義曰憪然猶介然也），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謂蹈藉也），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韋昭曰黍稷曰粢，在器中曰盛）。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閒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漢書音義曰民相約共祝詛上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巾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漢書百官表曰中尉秦官）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徐廣曰姓繒）為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迺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

繇悳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封其子單為缾侯匈奴所殺）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群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如淳曰必不得自征也）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徐廣曰姓董也）為內史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　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漢書音義曰言無所諱勿以賦為勞）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常並修則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　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閒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軼還轅）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於今年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徐廣曰衛尉改名也駰案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非此年也）為車騎將軍軍飛狐（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

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駰案：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激。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徐厲。）軍棘門：（徐廣曰：在渭北。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駰案：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韋昭曰：弛，解也。解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綈衣，（如淳曰：賈誼云身衣皂綈。）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

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毋發民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群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於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

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illegible]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一云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illegible]豈不仁哉

史記十終

史記十一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景皇帝者漢書音義曰諱啟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為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徐廣曰蕭何孫作係鄒誕生本作係音奚又案表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男子二十而得傅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廣川長沙王皆之國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內史祋祤為縣徐廣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索隱地理志百官表南陵縣文帝置也祋祤內史是左右及祋祤為縣皆景帝二年[illegible][illegible]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徐廣曰漢志無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徐廣曰室一作准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鼂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子蓺等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為魏其侯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子勝為中山王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齊王將廬燕王嘉皆薨徐廣曰表云五年薨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為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復置津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也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傳音檄傳之傳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關之傳冬以趙國為邯鄲郡地理志趙國景帝以為邯鄲郡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丁卯封長公主子蟜為隆慮侯徙廣川王為趙王六年春封中尉

趙綰爲建陵侯江都丞相嘉徐廣曰姓程爲建平侯隴西太守渾邪爲平曲侯趙丞相嘉徐廣曰姓蘇爲江陵侯故將軍布爲鄃侯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徐廣曰殖一作填 七年冬廢栗太子爲臨江王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周亞夫爲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爲皇后丁巳立膠東王爲太子名徹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徐廣曰一作應爲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爲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子寄爲膠東王封四侯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使無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 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爲列侯立皇子方乘爲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爲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案三輔黃圖東出北第一門曰宣平門外曰東都門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爲德陽宮 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梁分爲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爲大理將作少府爲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爲都尉漢書百官表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 長信詹事漢書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 瓚曰茂陵書詹事秩二千石爲長信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爲名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 將行爲大長秋漢書百官表曰將行秦官應劭曰長秋皇后卿 大行爲行人服虔曰天子死未有謚稱大行其約曰禮有大行小行主謁官故以此名之如淳曰不反之辭也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 奉常爲太常漢書百官表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 典客爲大行治粟內史爲

大農漢書百官表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也以大內爲二千石韋昭曰大內京師府藏 置左右內官屬大內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爲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徐廣曰丙一作甲地動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爲丞相封爲建陵侯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郅將軍擊匈奴酺五日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緵布止馬舂爲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晉灼曰文紀遣列侯之國今又省之 三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徐廣曰一作雷字又作靁字實所未詳 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庭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漢書曰帝以孝惠七年生崩時年四十八 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爲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是爲孝武皇帝漢書云二月癸酉葬陽陵皇甫謐曰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去長安四十五里 三月封皇太后弟蚡韋昭曰蚡音扶粉反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置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史記十一

史記十二

孝武本紀第十二 [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褚先生名少孫漢博士也]

孝武皇帝者，[漢書音義曰諱徹] 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 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徐廣曰六十七年歲在辛丑] 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姦利事，[徐廣曰微伺察之] 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徐廣曰觀音館] 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 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 駰案蘇林曰平原君姓臧人以膝封者為君儀比長公主] 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而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李奇曰[illegible]穀道引穀曰辟穀不食之道] 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徐廣曰姓趙景帝時鄉封] 入以主方。[徐廣曰一云深澤侯舍人主方 駰案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 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如淳曰物鬼物也[illegible]曰物謂[illegible]物也] 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 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服虔曰地名有臺也 晏子書柏寢臺名也] 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錘[韋昭曰人姓名] 史寬舒受其方。[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 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亳人薄誘忌[徐廣曰一云亳人謬忌也] 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徐廣曰一云曰太牢具十日] 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為梟羹以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 冥羊用羊祠；[服虔曰神名也] 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皋山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漢書音義曰陰陽之神也] 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韋昭曰楚人謂麋為麃] 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於天地。[[illegible]] 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辠，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

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一云趙之王夫人齊王閎之母也駰案桓譚新論云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質性嫕愉）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漢書音義曰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在湖縣韋昭曰地名近宜春）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根（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姓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朐也）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韋昭曰即病巫之神）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illegible]）大赦天下置壽宮神君（[illegible]）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漢書音義曰祓潔自祓除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漢書音義曰[illegible]之法也）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毋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數諸一元猶以若年）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徐廣曰諸紀元光後有元朔元朔後得元狩）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韋昭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今

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上（徐廣曰元鼎四年時也駰案蘇林曰脽音誰如淳曰河之東岸特堆掘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在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脽之北西流與河合也）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晉灼曰遂往之意也）其春樂成侯（徐廣曰姓丁名義使與欒大俱游也）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孟康曰膠東王后也）毋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悅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為臣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予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鬬旗旗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韋昭曰言欒大能通天意故封樂通）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漢書音義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云欒大如鴻漸于般一舉千里得道若飛龍在天）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

大爲樂通侯(韋昭曰樂通 猶准高也)賜列侯甲第(漢書音義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漢書音義曰斥不用也 韋昭曰當在服御)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孟康曰衛太子妹 如淳曰衛太子姊也 蔡邕曰帝女曰公主 公主儀比諸侯 姊妹曰長公主 儀比諸侯王 駰案此帝女也而云長公主未詳)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地理志云東萊有當利縣)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武帝姑也 駰案韋昭曰竇太后之女也)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捥(服虔曰爲手曰搤 瓚曰搤捥持也)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應劭曰巫錦名)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應劭曰魏故魏國也 脽若丘之殼)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怪之

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至甘泉薦之於天也)至中山(徐廣曰河中書)(晏子外白 中山西)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 晏而溫也)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徐廣曰上言從行 之哉曰祭鼎乎)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廡未有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大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烹(徐廣曰烹煑也 鬺音觴 皆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也)上帝鬼神(服虔曰以祭祀上帝鬼神 帝或曰書享祀也)遭聖則興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韋昭曰鼎絕大曰鼐 圜弇上謂之鼒)不虞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韋昭曰與中山所見黃雲之氣合也)蓋若獸爲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 晉灼曰蓋辭也 或云符謂符應也)路弓乘矢(韋昭曰路大也 四矢爲乘)集獲壇下報祠大饗(徐

曰一云大饗享祠也)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服虔曰唯受命帝之也 宜見鼎於其廟)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漢書音義曰臾區黃帝時人)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封禪書功字作公)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

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 瓚曰說仙者得封者七千國 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徐廣曰寒一作塞)谷口也(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晉灼曰地理志荊山在馮翊懷德縣)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

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徐廣曰垓次也駰案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壇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貍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韋昭曰無牲牢牛體之屬）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餟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音居器反肉汁也駰案晉灼曰此說合牲物祭之也）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月以夕瓚曰漢儀郊泰畤皇帝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旁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徐廣曰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徐廣曰域一作從）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徐廣曰一作牲）荊畫幡（如淳曰荊之無子者皆以禁衛之道也晉灼曰牡荊節幡不烟當者韋昭曰以牡荊為幡柄者也）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徐廣曰天一星在天官書明者泰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天一一星在後一星在前為太一鋒也）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瑟也）及箜篌瑟自此起（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箜篌）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臣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蘇林曰周官射牲以除不祥曰射牲亦射牛也）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稱人皇者九人韋昭曰上古人皇有九人也）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會諸儒圖封事）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文穎曰嵩高山也在潁川陽城縣）太室（韋昭曰嵩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以名之）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文穎曰武帝登泰山祭太一并祭名山於泰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

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漢書音義曰巨公謂武帝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武帝初置韋昭曰子侯霍去病之子也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孟康曰所謂靈茅也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旄牛犀

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泰山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險不敞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瓚曰屑如若有望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后禪肅然。服虔曰肅然山名在梁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鄭玄曰皆自縣歷城，毋出今年租稅。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禪泰山，無風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

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也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韋昭曰秦分野也後衛太子兵亂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韋昭曰三能三公後遭坐誅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饗。」徐廣曰一無此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過祠泰山。駰案曰泰山自東復有小泰山轉以為今之泰山還至瓠子，服虔曰瓠子隄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所瓚曰所決河名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韋昭曰越人名也乃言「越人俗信

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漢書音義曰持雞骨卜如鼠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氏城，韋昭曰如緱氏城猶比也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漢書音義曰在甘泉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防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也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云，李奇曰為此作事而有光應瓚曰作通天臺也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蘇林曰天旱欲使封土乾燥如淳曰但祭不立尸為乾封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

回中道巡之（徐廣曰在扶風汧縣）春至鳴澤（服虔曰鳴澤澤名也在涿郡遒縣北界）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徐廣曰元封五年）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應劭曰灊縣屬廬江南嶽霍山也文穎曰天柱山在灊縣南有祠）浮江自尋陽出樅陽（地理志廬江有樅陽縣）過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

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祀明堂）每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徐廣曰二十二日也）柏梁烖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冀至殊庭焉（漢書音義曰蓬萊庭）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徐廣曰一作月）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

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徐廣曰無名年）更印章以五字（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韋昭曰丁姓夫人名也）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畤犢牢具五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劭曰昆侖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也）以候神人於執期（徐廣曰執期地名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應劭曰封鉅黃帝師）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徐廣曰在琅邪朱虛縣凡山亦在朱虛）天子既令設祠具至

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徐廣曰天漢三年李陵以天漢二年敗也）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興祠泰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李奇曰祀名也）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徐廣曰猶今人云何事可知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史記十二終

三代世表第一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

帝王世國號	黃帝號有熊	帝顓頊 黃帝孫起黃帝至顓頊三世號高陽	帝俈 黃帝曾孫起黃帝至帝俈四世號高辛	帝堯 起黃帝至俈子五世號唐堯	帝舜 黃帝玄孫之玄孫號虞	帝禹 黃帝耳孫號夏	帝啟 伐有扈作甘誓
顓頊屬	黃帝生昌意	昌意生顓頊爲高陽氏					
俈屬	黃帝生玄囂	玄囂生蟜極	蟜極生高辛爲帝俈				
堯屬	黃帝生玄囂	玄囂生蟜極	蟜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勛	放勛爲堯			
舜屬	黃帝生昌意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	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	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	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		
夏屬	黃帝生昌意	昌意生顓頊			顓頊生鯀鯀生文命	文命是爲禹	
殷屬	黃帝生玄囂	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	高辛生卨	卨爲殷祖	卨生昭明	昭明生相土	相土生昌若
周屬	黃帝生玄囂	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	高辛生后稷爲周祖	后稷生不窋	不窋生鞠	鞠生公劉	公劉生慶節

帝太康
帝仲康 太康弟
帝相
帝少康
帝予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不降弟
帝廑
帝孔甲 不降子好鬼神淫亂不好德二龍去
帝皋
帝發
帝履癸 是爲桀
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殷湯代夏氏殷湯 從黃帝至湯十七世
帝外丙 湯太子太丁早卒故立次弟外丙
帝仲壬 外丙弟
帝太甲 故太子太丁子淫伊尹放之桐宫三年悔過自責伊尹乃迎之復位

[illegible]生 慶節生皇
曹圉生 僕皇僕生
冥 差弗
冥生振 差弗生毀
振生微 隃毀隃生
微 公非
生報丁 公非生高
 圉高圉生
報丁生報 亞圉
乙報乙生 亞圉生公
報丙 祖類
報丙生主 公祖類生
壬主壬生 太王亶父
主癸
主癸生天 亶父生季
乙是爲殷 歷季歷生
湯從湯至 文王昌益
黃帝十七 易
世 文王昌生
 武王發

帝沃丁 伊尹卒
帝太康 沃丁弟
帝小甲 太康弟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帝雍己 小甲弟
帝太戊 雍己弟以桑穀生稱中宗
帝中丁 [illegible]
帝外壬 中丁弟
帝河亶甲 外壬弟
帝祖乙
帝祖辛
帝沃甲 祖辛弟
帝祖丁 祖辛子
帝南庚 沃甲子
帝陽甲 祖丁子
帝盤庚 陽甲弟徙河南
帝小辛 盤庚弟
帝小乙 小辛弟
帝武丁 雉升鼎耳雊得傅說稱高宗
帝祖庚
帝甲 祖庚弟淫徐廣曰一云淫德殷衰
帝廩辛
帝庚丁 廩辛弟殷徙河北
帝武乙 慢神震死
帝太丁

帝乙殷益衰

帝辛是為紂弒

周武王伐殷 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

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

成王誦

康王釗 刑錯四十餘年

昭王瑕 南巡不返不赴諱之

穆王滿 作甫刑荒服不至

恭王伊扈

懿王堅 周道衰詩人作刺

孝王方 懿王弟

夷王燮 懿王子

厲王胡 以惡聞過亂出奔遂死于彘

共和 二伯行政

魯	周公旦	初封	武王弟	魯公伯禽	考公	煬公 考公弟	幽公	魏公	厲公	獻公 厲公弟	真公	武公 真公弟
齊	太公尚	初封	文王師	丁公呂伋	乙公	癸公	哀公	胡公	獻公 弒胡公	武公		
晉	唐叔虞	初封	武王子	晉侯燮	武侯	成侯	厲侯	靖侯				
秦	惡來	助紂父飛廉有力		女防	旁皋	太几	大駱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楚	熊繹 繹父鬻熊	初封	事文王	熊艾	熊䵣	熊勝	熊煬	熊渠	熊無康	熊摯紅	熊延 紅弟	熊勇
宋	微子啟	初封	紂庶兄	微仲 啟弟	宋公	丁公	湣公 丁公弟	煬公 湣公弟	厲公	釐公		
衛	康叔	初封	武王弟	康伯	孝伯	嗣伯	疌伯	靖伯	貞伯	頃侯	釐侯	
陳	胡公滿	初封	舜之後	申公	相公	孝公	慎公	幽公	釐公			
蔡	叔度	初封	武王弟	蔡仲	蔡伯	宮侯	厲侯	武侯				
曹	叔振鐸	初封	武王弟		太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夷伯			
燕	召公奭	初封	周同姓	至惠侯九世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為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為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大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為氾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

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後世也此可為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為淺聞者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為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為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地分為魏國以詩言之亦可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孫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自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西京賦曰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旗亭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取名焉）為臣言豈不偉哉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鄭玄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首理其亂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襃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襃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徐廣曰一作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

治古文者（徐廣曰一云治國聞者也）要刪焉（何[illegible]作[illegible]述之）

		庚申				甲子
周		共和元年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徐廣曰自共和元年歲在庚申訖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前百一十九年	二 厲王子居召公宮是爲宣王	三	四	五
魯	眞公濞	十五年一云十四年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齊	武公壽	十年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晉	靖侯宜臼	十八年	晉釐侯司徒元年	二	三	四
秦	秦仲	四年	五	六	七	八
楚	熊勇	七年	八	九	十	楚熊嚴元年
宋	釐公	十八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衛	釐侯	十四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陳	幽公寧	十四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蔡	武侯	二十三年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蔡夷侯元年
曹	夷伯	二十四年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鄭						
燕	惠侯	二十四年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吳						

史記十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宋惠公覵元年	二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陳釐公孝元年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九	三十	曹幽伯彊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史記十四 三

	甲戌						
十四 宣王即位共和罷	宣王元年厲[illegible]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魯武公敖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齊厲公無忌元年	二	三	四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晉獻侯籍元年	二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秦莊公元年
十	楚熊霜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楚熊徇元年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七	八	九	曹戴伯鮮元年	二	三	四	五
三十七	三十八	燕釐侯莊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史記十四

			甲申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魯懿公戲元年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齊文公赤元年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甲午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魯孝公稱元年宣御立為君稱為誅公子五伯御武公孫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晉穆侯費生元年	二	三	四 取齊女為夫人	五	六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衛武公和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蔡夷侯所事元年	二	三	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鄭桓公友元年始封周宣王母弟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一	十二	齊成公說元年	二		三	四	五
七 以伐條生太子仇	八	九	十 以千畝戰生仇弟成師二子名反君子譏之後亂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楚熊鄂元年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宋惠公薨	宋戴公立元年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甲辰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九	十	十一 周宣王誅伯御立其弟稱是為孝公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六	七	八	九	許莊公弗元年	二	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宋武公[illegible]元年	二	三	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曹惠公伯雉元年	二	三	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甲寅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晉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九	楚若敖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三十六	燕頃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甲子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周幽王元年	二 三川震	三 王取褒姒	四	五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晉殤叔元年	二	三	四 仇攻殺殤叔立為文侯	晉文侯仇元年	二	三	四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秦襄公元年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陳夷公說元年	二	三	陳平公燮元年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幽王為犬戎所殺	平王元年東徙雒邑	二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始列為諸侯	八 初立西畤祠白帝	九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以幽王故犬戎所殺	鄭武公元年	二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甲戌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魯惠公弗湟元年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五	四	三	二	秦文公元年	十二 伐戎至岐而死	十一	十
三	二	楚若敖元年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五	四	三	二	宋武公司空元年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五十二	五十一	五十	四十九	四十八	四十七	四十六	四十五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蔡共侯興元年	四十八	四十七	四十六	四十五	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二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十 取申侯女武姜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四	三	二	燕鄭侯元年	二	燕哀侯元年	二十四	二十三

			甲申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四十一	四十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十二	十一	十 作鄜時	九	八	七	六
四	三	二	楚霄敖元年	六	五	四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四	三	二	衛莊公揚元年	五十五	五十四	五十三
陳文公圉元年生桓公鮑厲公他他母蔡女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六	五	四	三	二	蔡戴侯元年	二
三	二	曹桓公終生元年	三	二	曹穆公元年	三十六
生太叔段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生莊公寤生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甲午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作陳寶祠	二十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生[illegible]桓公母	宋宣公力元年	二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七	八	九	十	蔡宣侯措父元年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史記十四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晉昭侯元年封季弟成師于曲沃曲沃大於國君子譏曰晉人亂自曲沃始矣	二	三	四	五	六	潘父殺昭侯納成師不克昭侯子立是爲孝侯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武王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愛妾子州吁州吁好兵	十八	十九
十文公卒	陳桓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六	二十七	母欲立段公不聽鄭莊公寤生元年祭仲生	二	三	四	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史記十四　十五

						甲辰	
十四	九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四十六	三十六	二十六	一十六	十六	九十五	八十五	七十五
位爲代年武桓曲 莊立子師叔沃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四	三	弃之完吁弟 出黜嬖州 二	年完桓立祖宗夫 元公衛公殺人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八	七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八	七	六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一			

一			甲寅			
七十四	六十四	五十四	四十四	三十四	二十四	一十四
五十四	四十四	三十四	二十四	一十四	十四	九十三
七	六	五	四	三	知母生夷同 也母公仲母 二	年父公齊 元祿僖
侯爲子孝人侯殺莊曲 鄂鄂侯立晉孝伯沃 十六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二十四	一十四	十四	九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五	四	三	二	元公宋 年和穆	公爲弟命公 穆和立卒 十九	八十
一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五	四	三	二	年侯燕 元穆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桓王元年	二 使虢公伐晉之曲沃
四十六	魯隱公息姑元年母聲子徐廣曰春秋隱元年歲在己未	二	三 二月日蝕	四	五 公觀魚于棠君子譏之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晉鄂侯郄元年曲沃彊於晉	二	三	四	五	六 鄂侯卒曲沃莊伯復攻晉立鄂侯子光為哀侯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六	七	八	九 公屬孔父立殤公馮奔鄭	宋殤與夷元年	二 鄭伐我我伐鄭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州吁弒公自立	衛宣公晉元年共立之討州吁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衛石碏來告故執州吁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二十一	二十二 段作亂奔	二十三 公悔思母不見穿地相見	二十四 侵周取禾	二十五	二十六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甲子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六 鄭人來渝平	七	八 易許田君子譏之	九 三月震電	十	十一 大夫翬請殺桓公求為相公不聽即殺公	魯桓公允元年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為魯夫人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晉哀侯光元年	二 莊伯卒子稱立為武公	三	四	五	六	七
四十九	五十	秦寧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	四	五	六	七 諸侯敗我我師與衛人伐鄭	八	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蔡桓侯封人元年	二	三	四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二十七 始朝王王不禮	二十八	二十九 與魯祊易許田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以璧加魯易許田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甲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伐鄭	十四	十五
二 宋賂以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	三 翬迎女齊侯送女君子譏之	四	五	六	七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山戎伐我	二十六
八	晉小子元年	二	三	曲沃武公殺小子周伐曲沃立晉哀侯弟湣爲晉侯晉侯湣元年	二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侵隨隨爲善政得止	三十六
華督見孔父妻好悅之華督殺孔父及殺殤公宋公馮元年華督爲相	二	三	四	五	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弟他殺太子免代立國亂再赴陳厲公他元年	二 生敬仲完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伐周傷王	三十八 太子忽救齊齊將妻之	三十九
燕宣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甲申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天王求車非禮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毋知釐公令秩服如太子	三十三	齊襄公諸兒元年貶毋知秩服毋知怨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二	秦出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三公殺出公立其兄武公	秦武公元年伐彭至華山
三十七 伐隨弗拔但盟罷兵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七	八	九	十 執祭仲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太子伋弟壽爭死	十九	衛惠公朔元年	二	三 朔奔齊立黔牟
三 周史卜完後世王齊	四	五	六	七 公淫蔡蔡殺公	陳莊公林元年桓公子	二	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曹莊公射姑元年	二	三	四	五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鄭厲公突元年	二	三 諸侯伐我報宋故	四 祭仲立忽公出居櫟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燕桓公元年

莊王元年生子頹	二 有兄弟	三	四 周公欲殺王而立子克王誅周公克奔燕	五	六
十六 公會曹謀伐鄭	十七	十八 公與夫人如齊齊侯通焉使彭生殺公於車上	魯莊公同元年	二	三
二	三	四 殺魯桓公誅彭生	五	六	七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宋湣公捷元年
衛黔牟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七	陳宣公杵臼元年莊公弟	二
十九	二十	蔡哀侯獻舞元年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鄭昭公忽元年母鄧女祭仲取之	二 渠彌殺昭公	鄭子亹元年齊殺子亹昭公弟	鄭子嬰元年子亹之弟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甲午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	五 與齊伐衛納惠公	六	七 星隕如雨與雨偕	八 子糾來奔與管仲俱避毋知亂	九 魯欲與糾入後小白齊距魯使生致管仲
八 伐紀去其都邑	九	十	十一	十二 毋知殺君自立	齊桓公小白元年春齊殺毋知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五十一 王伐隨告夫人心動王卒軍中	楚文王貲元年始都郢	二 伐申過鄧鄧人曰楚可取鄧侯不許	三	四	五 息夫人陳女過蔡蔡不禮惡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	八	九	十 齊立惠公黔牟奔周衛惠公朔復入十四年		十五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燕莊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三	十四	十五	釐王元年
十 齊伐我為糾故	十一 臧文仲弔宋水	十二	十三 曹沫劫桓公反所亡地
二	三	四	五 與魯人會柯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六 伐蔡獲哀侯以歸	七	八	九
八	九 宋大水公自罪魯使臧文仲來弔	十 萬殺君仇牧有義	宋桓公御說元年弟公子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一 楚虜我侯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七	八	九	十

二	三	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六	七 始霸會諸侯於鄄	八
二十七	三十八 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周周命武公為晉君并其地晉武公稱并晉已立二十八年不更元因其元年	
十八	十九	二十 葬雍初以人從死
十	十一	十二 伐鄧滅之
二	三	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四	鄭厲公元年厲公亡後七歲復入	二 諸侯伐我
十一	十二	十三

甲辰			
五	惠王元年取陳后	二 燕衛伐王王奔溫立子頹	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九 武公卒子詭諸立為獻公	晉獻公詭諸元年	二	三
秦德公元年武公弟	二 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	秦宣公元年	二
十三	堵敖囏元年徐廣曰一作敷	二	三
五	六	七 取衛女文公弟	八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八	十九	二十	蔡穆侯肸元年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三	四	五	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伐王王奔溫立子頹	十七 鄭執我仲父

四 誅頹入惠王	五	六	七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公如齊觀社	二十四
十三	十四 陳完自陳來奔田常始此也	十五	十六
四	五 伐驪戎得姬	六	七
三	四 作密畤	五	六
四	五 弟惲殺堵敖自立	楚成王惲元年	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二十	二十一 厲公子完奔齊	二十二	二十三
二	三	四	五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曹釐公元年
七 救周亂入王	鄭文公踕元年	二	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甲寅				
八	九	十 賜齊侯命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伐山戎爲燕也
八 盡殺故晉侯羣公子	九 始成絳都之	十	十一	十二 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驪姬故	十三	十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秦成公元年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十一	衛懿公赤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甲子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二 莊公弟叔牙鴆死子般殺季友奔陳立湣公	魯湣公開元年	二 慶父弒湣公季友自陳立申爲釐公殺慶父	釐公申元年哀姜喪自齊至	二	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殺女弟魯莊公夫人淫故	二十八 爲衛築楚丘救戎伐狄	二十九 與蔡姬共舟蕩公公怒歸蔡姬
十五	十六 伐魏取霍始封趙夙耿畢萬魏始此	十七 申生將軍君子知其廢	十八	十九 荀息以幣假道于虞以伐虢滅下陽	二十
二	三	四	秦穆公任好元年	二	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七	八 翟伐我公好鶴士不戰滅我國	國怨惠公亂滅其後更立黔牟弟衛戴公元年	衛文公燬元年戴公弟也	二 齊桓公率諸侯爲我城楚丘	三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以女故齊伐我
九	曹昭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燕襄公元年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襄王立畏太叔徐廣曰皇甫謐云二十四年惠王崩	襄王元年 諸侯立王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齊率我伐晉亂至高梁還
三十 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責包茅貢	三十一	三十二 率諸侯伐鄭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夏會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
二十一 申生以驪姬讒自殺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二十二 滅虞虢重耳奔狄	二十三 夷吾奔梁	二十四	二十五 伐翟以重耳故	二十六 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
四 迎婦於晉	五	六	七	八	九 夷吾使郤芮賂求入
十六 齊伐我至陘使屈完盟	十七	十八 伐許許公肉袒謝楚從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公疾太子茲父讓兄目夷賢公不聽	三十一 公薨未葬齊桓會葵丘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六	七	八	九	曹共公元年	二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甲戌		
二	三 戎伐我太叔帶召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	四	五	六	七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五月日有食之不書史官失之
三十六 使隰朋立晉惠公	三十七	三十八 使管仲平戎于周欲以上卿禮讓受下卿	三十九 使仲孫請王言王叔王怒	四十	四十一
晉惠公夷吾元年誅里克倍秦約	二	三	四 饑請粟秦與我	五 秦饑請粟晉倍之	六 秦虜惠公復立之
十 丕鄭子丕豹亡來	十一 救王伐戎戎去	十二	十三 丕豹欲無與公不聽輸晉粟起雍至絳	十四	十五 以盜食善馬士得破晉
二十二	二十三 伐黃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滅六英	二十七
宋襄公茲父元年目夷相	二	三	四	五	六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陳穆公款元年	二	三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蔡莊公甲午元年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十三	二十四 有妾夢天與之蘭生穆公蘭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甲申							
五十	於復叔十四 周歸帶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八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盟不以伐六 同其宋	弟師五 帝王	四	三	二	年元昭公孝	三十四	戍諸齊告戎王四十三 周侯徵齊寇以
公為圍十四 懷立	歸秦圍太十三 亡質子	二十	一十	十	九	八	之圭仲圍重七 齊翟死管耳
耳之請於迎二十三 歸公之楚重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古驚呂郤殺十九 殺相民伐宗梁	八十	七十	官東為十六 訟重河
禮過重三十五 之厚耳	四十三	之復襄執三十三 歸公宋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戰死公十四 泓傷	敗戰泓十三 公楚之	盟召 二十 楚	一十	十	九	八	我飛鷁石隕七 都過退六五
禮過從重二十三 無齊耳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一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私舍曹過重十六 遺觀無耳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曹禮過重三十六 欲叔無耳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河王十 二 陽狩	九 十	八十	王晉七十 納	也鄭氾王六十 地氾奔
會踐公八十二 朝土如	七 十 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 十 二
王朝敗會元公齊 周楚晉年潘昭	立公殺開衛潘葉孝十 潘子孝方子因弟公	九	八	七
土賜周河而敗諸曹鹿取伐伐五 地公命陽朝楚侯伯執五衛曹	衛報救四 恥曹宋	宋三 成	二	王如衛曰晉大為趙大為魏子年公晉 內莫大犯夫原衰大魏武犯重元文
朝伐會八十二 周楚晉	七 十 二	六十二	河王欲二十五 上軍內	耳送以四十二 晉重兵
濮子子晉十四 城玉敗	宋玉使九十三 伐子	八十三	七十三	六 十 三
兵我晉五 去楚救	子告我楚四 晉急伐	報告三 晉楚	二	年元臣王公成宋
晉復晉取公奔公五我晉三 歸朝會子立出鹿取伐	二	元公衛 年鄭成	五十二	四 十 二
王朝伐會六十 周楚晉	五 十	四十	三十	二 十
歸公我晉四十 之復執伐	三 十	二十	一十	十
歸公我晉一十二 之復執伐	十 二	九十	八十	七 十
六 十 四	十 四	九十三	八十三	七 十 三
六 十 二	五 十 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 十 二

				甲午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僖公薨	魯文公興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狄侵我	七 伐衛衛伐我
六	七 聽周歸衛成公與秦圍鄭	八	九 文公薨	晉襄公驩元年破秦於殽	二
二十九	三十 圍鄭有言即去	三十一	三十二 將襲鄭蹇叔曰不可	三十三 襲鄭晉敗我殽	三十四 敗殽將亡歸公復其官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王欲殺太子立職太子恐與傅潘崇殺王王欲食熊蹯死不聽自立爲王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四 晉以衛與宋	五 周入成公復衛	六	七	八	九 晉伐我我伐晉
陳共公朔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四十二	四十三 秦晉圍我以晉故	四十四	四十五 文公薨	鄭穆公蘭元年秦襲我弦高詐之	二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襄王崩
二	三 公如晉	四	五	六	七	八 王使衛來求金以葬非禮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 秦報我殽敗于汪	四 秦伐我取王官我不出	五 伐秦圍邧新城	六 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七 公卒趙盾爲太子少欲更立君恐誅遂立太子爲靈公	晉靈公夷皐元年趙盾專政	二 秦伐我取武城報令狐之戰
三十五 伐晉報殽敗我于汪	三十六 以孟明等伐晉晉不敢出	三十七 晉伐我圍邧新城	三十八	三十九 繆公薨葬殉以人從死者百七十人君子譏之故不言卒	秦康公罃元年	二
楚穆王商臣元年以其太子宅賜崇爲相	二 晉伐我	三 滅江	四 滅六蓼	五	六	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公孫固殺成公	宋昭公杵臼元年襄公之子徐廣曰一云成公少子
十	十一	十二 公如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甲辰	
匡王元年	六 公卿爭政故不赴	五 頃王崩	四	三	二	頃王元年
十五 六月辛丑日蝕齊伐我	十四 彗星入北斗周史曰七年齊君晉君死	十三	十二	十一 [illegible]	十	九
齊懿公商人元年	二十 昭公卒弟商人殺太子自立是為懿公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九 我入蔡	八 趙盾以車八百乘納捷菑平王室	七 得隨會	六 秦取我羈馬與秦戰河曲秦師遁	五	四 伐秦拔少梁秦取我北徵	三 率諸侯救鄭
九	八	七 晉詐得隨會	六 伐晉取羈馬怒與我大戰河曲	五	四 晉伐我取少梁我伐晉取北徵	三
二	楚莊王侶元年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伐陳以其服晉
八	七	六	五	四 敗長翟長丘	三	二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二	陳靈公平國元年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三十四 晉伐我莊侯薨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六 齊入我郛	五	四	三	二	曹文公壽元年	三十五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楚伐我
六	五	四	三	二	燕桓公元年	四十

甲寅				
六 匡王崩	五	四	三	二
二	魯宣公俀元年宣公不正公室卑	十八 襄仲殺嫡立庶子為宣公	十七 齊伐我	十六
二 王子成父敗長翟	齊惠公元年取魯濟西之田	四 公刖邴歜父而奪閻職妻二人共殺公立桓公子惠公	三 伐魯	二 不得民心
十四 趙穿殺靈公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之趙氏賜公族	十三 趙盾救陳宋伐鄭	十二	十一 率諸侯平宋	十
二	秦共公和元年	十二	十一	十
七	六 伐宋陳以倍我服晉故	五	四	三 滅庸
四 華元以羊羹陷於鄭	三 楚鄭伐我以我倍楚故也	二	九 襄夫人使衛伯殺昭公弟鮑立宋文公鮑元年昭公弟晉率諸侯平我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七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二	蔡文公申元年
十一	十	九	八	七
二十一 與宋師戰獲華元	二十 與楚侵陳遂侵宋晉使趙盾伐我以倍晉故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一	十	九	八	七

一				一	
六	五	四	三	二	年元王定
日七 蝕月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蔵日市之謀復伐與六 而六絳殺秦秦晉	五	伐與四 陳晉	陳鄭文荀桓中三 伐救林子行	二	鄭年臀公晉 伐元黑成
諜我晉三 獲伐	二	年元公桓秦	五	四	三
蓼滅伐三十 舒陳	二十	一十	十	鄭之氏若九 伐滅為敖	軍與雒渾伐八 輕問至陸
十	九	八	七	六	圍元贖五 罰歸華
四十三	三十三	使與三 陳晉二	我鄭楚子行晉我鄭楚三 伐救與桓中平與伐二	十三	九十二
舒我楚三十 蓼滅伐	二十	侵晉十 我衛一	十	九	八
一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我宋二十 圍
四	三	二	楚晉楚申靈元公鄭靈殺以歸公元公鄭 來伐弟公年堅襄公殺黿生子年夷靈		亡華三 歸元三
年元公宣燕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			甲子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八	七
亂初十 稅五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日四十 蝕月	九
五	四	三	二	年元野無公景齊	奔高有崔公十 衛固寵杼卒	九
我宋使楚孫叔六 伐卸有解宋	伐五 鄭	四	河所為伐三 上敗楚鄭	二	鄭宋年侯景公鄭陳師諸楚子使七 伐與元公殺成敗伐侯以伐桓	
伐十 晉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叢滅反告華元圍二十 惑以歸元月宋	使為圍十九 者殺宋	八十	之鄭伐鄭圍十七 釋但伯歸	子靈立殺陳侯卒十六 年公陳師夏誅諸	五十	我鄭救晉伐四十 敗救御鄭
去告華十七 楚元	我楚使殺十六 圍者楚	五十	伐四十 陳	三十	二十	一十
六	五	四	三	二	奔國齊元公衛 來高年赵穆	五十三
五	四	三	二	太靈元公陳 子公年午成	靈為其舒夏十 公殺母以徵五	四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年元盧公宣曹	楚文二 公三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陽執伐佐十 解宋楚一	我晉十 伐	九	八	七	我楚晉六 伐宋	師敗來我楚五 楚救晉伐
八	七	六	以卑我楚五 解辭我圍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一

						甲戌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六	十七 日蝕	十八 宣公薨	成公黑肱元年春齊取我隆	二 與晉伐齊齊歸我汶陽竊與楚盟	三 會晉宋衛曹伐鄭	四 公如晉晉不敬公欲倍晉合於楚
六	七 晉使郤克來齊婦人笑之	八 晉伐敗我	九	十 晉郤克敗公於鞌虜逢丑父	十一 頃公如晉欲王晉晉不敢受	十二
七 隨會滅赤狄	八 使郤克使齊婦人笑之克怒歸	九 伐齊質子獲兵罷	十	十一 與曹敗齊	十二 始置六卿率諸侯伐鄭	十三 魯公來不敬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莊王薨	楚共王審元年	二 秋申公巫臣竊徵舒母奔晉以為邢大夫冬伐衛魯救齊	三	四 子反救鄭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宋共公瑕元年	二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穆公與諸侯敗齊反侵地楚伐我	衛定公臧元年	二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九	二十 文侯薨	蔡景侯固元年	二	三	四 伐鄭	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晉率諸侯伐我	十八 晉欒書取我氾襄公薨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
二十一 定王崩	周簡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公如晉送葬諱之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頃公薨	齊靈公環元年	二
十四 梁山崩伯宗隱其人而用其言	十五 使欒書救鄭遂侵蔡	十六 以巫臣始通於吳而謀楚	十七 復趙武田邑侵蔡	十八 執鄭成公伐鄭秦伐我	十九	晉厲公壽曼元年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伐晉	二十三	二十四 與晉侯夾河盟歸倍盟
五 伐鄭倍我故也鄭悼公來訟	六	七 伐鄭	八	九 救鄭冬與晉成	十	十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六	七 晉侵我	八	九 晉侯伐我	十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鄭悼公費元年公如楚訟	二 悼公薨楚伐我晉使欒書來救	鄭成公睔元年悼公弟也楚伐我	二	三	四 晉率諸侯伐我	五
燕昭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吳壽夢元年	二 巫臣來謀伐楚	三	四	五	六

		甲申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二	十三 會晉伐秦	十四	十五 始與吳通會鍾離	十六 宣伯告晉欲殺季文子文子得以義脫	十七	十八 成公薨
三	四 伐秦	五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伐秦至涇敗之獲其將成差	四	五 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好直諫	六 敗楚鄢陵	七	八 欒書中行偃殺厲公立襄公孫爲悼公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秦景公元年	二	三	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許畏鄭請徙葉	十六 救鄭不利子反醉軍敗殺子反歸	十七	十八 爲魚石伐宋彭城
十	十一 晉率我伐秦	十二	十三 宋華元奔晉復還	宋平公成元年	二	三 楚伐彭城封魚石
十	十一	十二 定公薨	衛獻公衎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六	十七 晉率我伐秦	曹成公負芻元年	二 晉執我公以歸	三	四	五
六	七 伐秦	八	九	十 倍晉盟楚晉伐我楚來救	十一	十二 與楚伐我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昭公薨	燕武公元年
七	八	九	十 與魯會鍾離	十一	十二	十三

					甲午	
十四 簡王崩	周靈王元年生有髭	二	三	四	五	六
魯襄公午元年圍宋彭城	二 會晉城虎牢	三	四 公如晉	五 季文子卒	六	七
十 我不救鄭晉伐我使太子光質於晉	十一	十二 伐吳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晉悼公元年圍宋彭城	二 率諸侯伐鄭城虎牢	三 魏絳辱楊干	四 魏絳說和戎狄狄朝晉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九 侵宋救鄭	二十	二十一 使子重伐吳至衡山使何忌侵陳	二十二 伐陳	二十三 伐陳	二十四	二十五 圍陳
四 楚侵我取犬丘晉誅魚石歸我彭城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五 圍宋彭城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楚圍我爲公亡歸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倍楚盟楚侵我	三十 楚伐我成公薨	陳哀公弱元年	二	三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晉伐取我兵次洧上楚來救	十四 成公薨晉率諸侯伐我	鄭釐公惲元年	二	三	四	五 子駟使賊夜殺釐公詐以病卒赴諸侯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楚伐我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七	八	九 王叔奔晉	十	十一	十二
八 公如晉	九 與晉伐鄭會河上問公年十二可冠於衛	十 楚鄭侵我西鄙	十一 三桓分為三軍各將軍	十二 公如晉	十三
十七	十八 與晉伐鄭	十九 令太子光高厚會諸侯鍾離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八	九 率齊魯宋衛曹伐鄭秦伐我	十 率諸侯伐鄭荀罃伐秦	十一 率諸侯伐鄭秦敗我櫟再用魏絳九合諸侯	十二	十三
二十	十三 伐晉楚為我援	十四 晉伐我	十五 我使庶長鮑伐晉救鄭敗之櫟	十六	十七
二十六 伐鄭	二十七 伐鄭師于武城為秦	二十八 使子囊救鄭	二十九 鄭晉伐我	三十	三十一 吳伐我敗之其王獲
十一	十二 晉率我伐鄭	十三 鄭伐我衛來救	十四 楚伐我	十五	十六
十二	十三 晉率我伐鄭師會數公車安	十四 救宋	十五 救鄭敗晉師櫟	十六	十七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七 鄭侵我	二十八 晉率我伐鄭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鄭簡公嘉元年釐公子	二 誅子駟晉率諸侯伐我與楚楚伐我	三 晉率諸侯伐我楚來救子孔作亂子產攻之	四	五	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壽夢卒	吳諸樊元年楚敗我

		甲辰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四 日蝕	十五 日蝕齊伐我	十六 齊伐我地震齊復伐我北鄙	十七 齊伐我北鄙	十八 與晉伐齊	十九
二十三 衛獻公來奔	二十四 伐魯	二十五 伐魯	二十六 伐魯	二十七 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	二十八 廢光立子牙為太子光與崔杼殺牙自立晉衛伐我
十四 率諸侯大夫伐秦敗棫林	十五 悼公薨	晉平公彪元年伐敗楚于湛坂	二	三 率魯宋衛鄭圍齊大破之	四 與衛伐齊
十八 晉諸侯大夫伐我敗棫林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楚康王招元年共王太子出奔吳	二	三 晉伐敗我湛坂	四	五 伐鄭	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伐陳	二十一 晉率我伐齊	二十二
十八 孫文子攻公公奔齊立定公弟秋	衛殤公秋元年定公弟	二	三 伐曹	四	五 晉率我伐齊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宋伐我	十四	十五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伐衛	二十三 成公薨	曹武公勝元年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晉率我圍齊楚伐我	十三 子產為卿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武公薨	燕文公元年
二 季子讓位楚伐我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　日蝕	二十一　公如晉日再蝕	二十二　孔子生	二十三	二十四　侵齊日再蝕	二十五　齊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
齊莊公元年	二	三　晉欒逞來奔晏嬰曰不如歸之	四　欲遣欒逞入曲沃伐晉取朝歌	五　畏晉通楚晏子謀	六　晉伐我報朝歌崔杼以莊公通其妻殺之立其弟為景公
五	六　魯襄公來殺羊舌虎	七　欒逞奔齊	八	九	十　伐齊至高唐報太行之役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公如晉盟不結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與齊通率陳蔡伐鄭救齊	十二　吳伐我以報舟師之役射殺吳王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六	七	八	九　齊伐我	十	十一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楚率我伐鄭	二十一　鄭伐我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楚率我伐鄭	四十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子產曰范宣子為政我請伐陳	十八　伐陳入陳
二	三	四	五	六	燕懿公元年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諸樊伐楚迫巢門傷射以薨

甲寅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周景王元年	二	三
二十六	二十七　日蝕	二十八　公如楚葬康王	二十九　吳季子來觀周樂盡知樂所為	三十	三十一　襄公薨昭公年十九有童心
齊景公杵臼元年如晉請歸衛獻公	二　慶封欲專誅崔氏杼自殺	三　冬鮑高欒氏謀慶封發兵攻慶封慶封奔吳	四　吳季札來使與晏嬰歡	五	六
十一　誅衛殤公復入獻公	十二	十三	十四　吳季札來曰晉政卒歸韓魏趙	十五	十六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十三　率陳蔡伐鄭	十四	十五　康王薨	楚熊郟敖元年	二	三　王季父圍為令尹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十二	衛獻公衎後元年	二	三	衛襄公惡元年	二
二十二　楚率我伐鄭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為太子娶楚女公通焉太子殺公自立	蔡靈侯班元年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九　楚率陳蔡伐我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吳季札謂子產曰政將歸子子以禮幸脫於戹矣	二十三　諸公子爭寵相殺子產子成止之	二十四
二	三	四　懿公薨	燕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	二	三
吳餘祭元年	二	三　齊慶封來奔	四　守門閽殺餘祭季札使諸侯	五	六

	甲子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稱病不會楚	三	二 公如晉至河晉謝還之	魯昭公稠元年
十二 公如晉請伐燕入其君	十一	十	九 晏嬰使晉見叔向曰齊政歸田氏叔向曰晉公室卑	八 齊田無宇來送女	七
二十二 齊景公來請伐燕入其君	二十一 秦后子歸秦	二十	十九	十八 齊田無宇來送女	十七 秦后子來奔
秦哀公元年	四十 公卒后子自晉歸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秦后子奔晉車千乘
五 伐吳次乾谿	四 率諸侯伐吳	三 夏合諸侯宋地盟伐吳朱方誅慶封冬吳報取三城	二	楚靈王圍元年共王子[illegible]	四 令尹圍殺郟敖自立靈王
四十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八	七	六 稱病不會楚	五	四	三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一十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十九	十八	十七 稱病不會楚	十六	十五	十四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子產曰三國不會	二十七 夏如晉冬如楚	二十六	二十五
九	八	七	六 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	五	四
十二 楚伐我乾谿	十一 楚率諸侯伐我	十 楚誅慶封	九	八	七

史記十四 四六

一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十二 朝晉至河晉謝之歸	十一	十 四月日蝕	九	八 公如楚楚留之賀章華臺	七 季武子卒日蝕
十八 公如晉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入燕君
二	晉昭公夷元年	二十六 春有星出婺女七月公薨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入燕君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十一 王伐徐以恐吳次乾谿民罷於役怨王	十 醉殺蔡侯使棄疾圍之棄疾居之為蔡侯	九	八 弟棄疾將兵定陳	七 就章華[illegible]	六 執芋尹亡人入章華
二	宋元公佐元年	四十四 平公薨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一
五 公如晉朝嗣君	四	三	二	衛靈公元年	九 夫人姜氏無子
四	三	二		三十五 弟招作亂哀公自殺 陳惠公吳元年哀公孫也楚來定我	三十四
蔡侯盧元年景侯子	十二 靈侯如楚楚殺之使棄疾居之為蔡侯	十一	十	九	八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三十六 公如晉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六	五	四	三	二	燕悼公元年惠公歸至卒
吳餘眛元年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史記十四 四七

				甲戌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后太子卒	十七	十六
十九 地震	十八	十七 五月朔日蝕彗星見辰	十六 公如晉晉留之葬公恥之	十五 日蝕	十四	十三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三	二	晉頃公棄疾元年	六 公卒六卿彊公室卑矣	五	四	三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六	五	四 與吳戰	三	二 王為太子取秦女好自取之	楚平王居元年共王子抱玉	十二 棄疾作亂自立靈王自殺復陳蔡
九	八火	七	六	五	四	三
十二	十一火	十	九	八	七	六
十一	十火	九	八	七	六	五 楚平王復陳立惠公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楚平王復蔡立景侯子靈徐廣曰一本景侯子廬
曹悼公午元年	四 平公薨	三	二	曹平公須元年	二十七	二十六
七	六火	五	四 火欲禳子產曰不如修德	三	二	鄭定公寧元年
燕平公元年	五 共公薨	四	三	二	燕共公元年	七
四	三	二 與楚戰	吳僚元年	四	三	二

	甲申					
四	三	二	周敬王元年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六 齊取我鄆以處公	二十五 公欲誅季氏三桓氏攻公公出居鄆	二十四 鸜鵒來巢	二十三 地震	二十二 日蝕	二十一 公如晉至河晉謝之歸日蝕	二十 齊景公與晏子狩入魯問禮
三十二 彗星見晏子曰田氏有德於齊可畏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獵魯界因入魯
十 知櫟趙鞅內王於王城	九	八	七	六 周室亂公平亂立敬王	五	四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三 欲立子西子西不肯秦女子立為昭王	十二	十一 吳卑梁人爭桑伐取我鍾離	十 吳伐敗我	九	八 蔡侯來奔	七 誅伍奢尚太子建奔宋伍胥奔吳
宋景公頭曼元年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公毋信詐殺[illegible]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吳敗我兵取胡沈	十四	十三	十二
三	二	蔡昭侯申元年悼侯弟	三	二	蔡悼侯東國元年奔楚	九 平侯薨靈侯孫東國殺平侯子而自立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楚建作亂殺之	十	九	八
八	七	六 公如晉請內王	五	四	三	二
十一	十	九	八 公子敗楚	七	六	五 伍員來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晉使諸侯為我築城	十一
二十七	廿八 公如晉求入晉弗聽處之乾侯	廿九 公自乾侯如鄆齊侯曰主君公恥之復之乾侯	三十	卅一 日蝕	卅二 公卒乾侯	魯定公宋元年昭公喪自乾侯至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十一	十二 六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	十三	十四 頃公薨	晉定公午元年	二 率諸侯為周築城	三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楚昭王珍元年誅無忌以說眾	二	三	四 吳三公子來奔封以扞吳	五 吳伐我六潛	六	七 囊瓦伐吳敗我豫章蔡侯來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朝楚以裘故留
九	曹襄公元年徐廣曰一作聲	二	三	四	五 平公弟通弒襄公自立	曹隱公元年
十五	十六	鄭獻公蠆元年	二	三	四	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二 公子光使專諸殺僚自立	吳闔閭元年	二	三 三公子奔楚	四 伐楚六潛	五	六 楚伐我迎擊敗之取楚之居巢

十二	十三	十四 與晉率諸侯侵楚	十五	十六 王子朝之徒作亂故王奔晉	十七 劉子迎王晉入王	十八
二	三	四	五 陽虎執季桓子與盟釋之日蝕	六	七 齊伐我	八 陽虎欲伐三桓三桓攻陽虎虎奔陽關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侵衛伐魯	四十六 魯伐我我伐魯
四	五	六 周與我率諸侯侵楚	七	八	九 入周敬王	十 伐衛
二十九	三十	卅一 楚包胥請救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八	九 蔡昭侯留三歲得裘故歸	十 吳蔡伐我入郢昭王亡伍子胥鞭平王墓	十一 秦救至吳去昭王復入	十二 吳伐我番楚恐徙鄀	十三	十四 子西為民泣民亦泣蔡昭侯恐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七	二十八	廿九 與晉爭長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齊侵我	三十三 晉魯侵伐我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陳懷公柳元年	二	三	四 公如吳吳留之因死吳
十一	十二 與子常裘得歸如晉請伐楚	十三 與衛爭長楚侵我吳與我伐楚入郢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	三	四	曹靖公路元年	二	三	四 靖公薨
六	七	八	九	十 魯侵我	十一	十二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燕簡公元年	二	三
七	八	九 與蔡伐楚入郢	十	十一 伐楚取番	十二	十三 陳懷公來留之死於吳

				甲辰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九 伐陽虎虎奔齊	十 公會齊侯夾谷孔子相齊歸我地	十一	十二 齊來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行	十三	十四	十五 定公薨日蝕
四十七 囚陽虎虎奔晉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遺魯女樂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十一 陽虎來奔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趙鞅伐范中行	十六	十七
三十六 哀公薨	秦惠公元年彗星見	二 生躁公懷公簡公	三	四	五	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滅胡以吳敗我倍之
十六 陽虎來奔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鄭伐我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伐曹	三十八 孔子來祿之如魯	三十九 太子蒯聵出奔	四十
陳湣公越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孔子來	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曹伯陽元年	二	三 國人有夢眾君子立社宮謀亡曹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四 衛伐我	五	六 公孫彊好射獲白鴈獻之有寵為司城夢者子行	七
十三 獻公薨	鄭聲公勝元年鄭益弱	二	三	四	五 子產卒	六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伐越敗我傷闔廬指以死	吳王夫差元年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魯哀公將元年	二	三 地震	四	五	六
五十四 伐晉	五十五 輸范中行氏粟	五十六	五十七 乞救范氏	五十八 景公薨立嬖姬子為太子	齊晏孺子元年田乞詐立陽生殺孺子
十八 趙鞅圍范中行朝歌齊伐我	十九 趙鞅圍范中行鄭來救敗我	二十	二十一 趙鞅拔邯鄲柏人有之	二十二 趙鞅敗范中行中行奔齊伐衛	二十三
七	八	九	十 惠公薨	秦悼公元年	二
二十二 率諸侯圍蔡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救陳王死城父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孔子過宋桓魋惡之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伐曹
四十一 伐晉	四十二 靈公薨蒯聵子輒立晉納太子蒯聵于戚	衛出公元年	二	三 晉伐我救范氏故	四
八 吳伐我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吳伐我楚來救
二十五 楚伐我以吳怨故	二十六 畏楚私召吳人乞遷于州來州來近吳	二十七	二十八 大夫共誅昭侯	蔡成侯朔元年	二
八	九	十 宋伐我	十一	十二	十三 宋伐我
七	八 救范中行氏與趙鞅戰於鐵敗我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二	燕獻公元年	二	三	四
二 伐越	三	四	五	六	七 伐陳

	甲寅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七 公會吳王于繒吳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謝之	八 吳伐我至城下盟而去齊取我三邑	九	十 與吳伐齊	十一 齊伐我冉有言故迎孔子孔子歸	十二 與吳會橐皋用田賦
齊悼公陽生元年	二 伐魯取三邑	三	四 吳魯伐我鮑子殺悼公齊人立其子壬為簡公	齊簡公元年魯與吳敗我	二
二十四 侵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使趙鞅伐齊	二十八	二十九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楚惠王章元年	二 子西召建子勝於吳為白公	三 伐陳陳與吳故	四 伐鄭	五	六 白公勝數請子西伐鄭以父怨故
二十九 侵鄭圍曹	三十 曹倍我我滅之	三十一 鄭圍我敗之於雍丘	三十二 伐鄭	三十三	三十四
五 晉侵我	六	七	八 孔子自陳來	九 孔子歸魯	十 公如晉與吳會橐皋
十四	十五	十六 倍楚與吳成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四 宋圍我鄭救我	十五 宋滅曹虜伯陽				
十三	十四	十五 圍宋敗我師雍丘伐我	十六	十七	十八 宋伐我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八 魯會我繒	九 伐魯	十	十一 與魯伐齊救陳誅伍員	十二 與魯敗齊	十三 與魯會橐皋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十三 與吳會黃池	十四 西狩獲麟衛出公來奔	十五 子服景伯使齊子貢為介齊歸我侵地	十六 孔子卒	十七
三	四 田常殺簡公立其弟驁為平公常相之專國權	齊平公驁元年景公子也齊自是稱田氏	二	三
三十 與吳會黃池爭長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七 伐陳	八	九	十 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惠王復國	十一
三十五 鄭敗我師	三十六	三十七 熒惑守心子韋曰善	三十八	三十九
十一	十二 父蒯聵入輒出亡	衛莊公蒯聵元年	二	三 莊公辱戎州人戎州人與趙簡子攻莊公出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楚滅陳殺湣公	二十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一 敗宋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四 與晉會黃池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敗楚

四十三
敬王崩 徐廣曰歲在甲子
十八 二十七卒
四 三十五卒
三十五 二十七卒
十四 厲公
十二 五十七卒
四十 六十四卒
衛君起元年石傅逐起出輒入復
十四 十九卒
二十四 三十八卒
十六 二十八卒
十九 二十二卒

六國表第三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萬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

以覽觀焉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周	元王元年 徐廣曰乙丑皇甫謐曰元年癸酉二十八年庚子崩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秦	厲共公元年	二 蜀人來賂	三	四	五 楚人來賂	六 義渠來賂緜諸乞援 音義曰一作爰	七 彗星見	八
魏獻子	衛出公輒後元年	晉定公卒	晉出公錯元年					
韓宣子								
趙簡子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衛莊公飲大夫不解襪公怒攻公公奔宋	四十九
楚	楚惠王章十三年 吳伐我 徐廣曰亦曰魯哀公十九年	十四 越圍吳吳怨	十五	十六 越滅吳	十七 蔡景侯卒	十八 蔡聲侯元年	十九 王子英奔秦	二十
燕	燕獻公十七年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齊	齊平公驁五年	六	七 越人始來	八	九 晉知伯瑤來伐我	十	十一	十二

史記十五 二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周	定王元年 徐廣曰癸酉皇甫謐曰貞定王元年癸亥十年壬申崩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秦	九	十 庶長將兵拔魏城彗星見 音義拔一作補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晉人楚人來賂	十五	十六 塹河旁伐大荔補龐戲城	十七	十八
魏										
韓					知伯伐鄭駟桓子如齊求救	鄭聲公卒	鄭哀公元年			
趙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知伯謂簡子欲廢太子襄子襄子怨知伯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楚	二十一	二十二 魯哀公卒	二十三	二十四 魯悼公元年三桓勝魯如小侯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燕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燕孝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齊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救鄭晉師去中行文子謂田常乃今知以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史記十五 三

十一	十九			六十	三十一	七	二十三
十二	二十 公將師與綿諸戰			襄子元年未除服登夏屋誘代王以金斗殺代王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	三十二 蔡聲侯卒	八	二十四
十三	二十一	晉哀公忌元年		二	三十三 蔡元侯元年	九	二十五
十四	二十二	衛悼公黔元年		三	三十四	十	齊宣公就匝元年本作積
十五	二十三			四 與知伯分范中行地	三十五	十一	二
十六	二十四	魏桓子敗知伯于晉陽	韓康子敗知伯于晉陽	五 襄子敗知伯晉陽與魏韓三分其地	三十六	十二	三
十七	二十五 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			六	三十七	十三	四
十八	二十六 左庶長城南鄭			七	三十八		五 宋景公卒徐廣曰案左傳景公死至此九十九年
十九	二十七	衛敬公元年		八	三十九 蔡侯齊元年		六 宋昭公元年
二十	二十八 楚人來迎女			九	四十	燕成公元年	七
二十一	二十九 晉大夫知伯寬率其邑人來奔			十	四十一	二	八

二十二	三十			十一	四十二	三	九
二十三	三十一			十二	四十三 楚滅蔡	四	十
二十四	三十二			十三	四十四 滅杞杞夏之後	五	十一
二十五	三十三 伐義渠虜其王			十四	四十五	六	十二
二十六	三十四 日蝕晝晦星見			十五	四十六	七	十三
二十七	秦躁公元年			十六	四十七	八	十四
二十八	二 南鄭反			十七	四十八	九	十五
考王元年 徐廣曰癸丑	三			十八	四十九	十	十六
二	四			十九	五十	十一	十七
三	五			二十	五十一	十二	十八
四	六	晉幽公柳元年服韓魏		二十一	五十二	十三	十九
五	七			二十二	五十三	十四	二十
六	八 六月雨雪日月蝕			二十三	五十四	十五	二十一
七	九			二十四	五十五	十六	二十二
八	十			二十五	五十六	燕湣公元年	二十三
九	十一			二十六	五十七	二	二十四
十	十二	衛昭公元年		二十七	楚簡王仲元年滅莒	三	二十五

誅字恐誤 鈕按

十一	十三 義渠伐秦侵至渭陽			二十八	二	四	二十六
十二	十四			二十九	三 魯悼公卒	五	二十七
十三	秦懷公元年生靈公			三十	四 魯元公元年	六	二十八
十四	二			三十一	五	七	二十九
十五	三			三十二	六	八	三十
威烈王元年 徐廣曰丙辰	四 庶長鼂殺懷公太子蚤死大臣立太子之子為靈公	衛悼公亹元年		三十三 襄子卒	七	九	三十一
二	秦靈公元年生獻公	魏文侯斯元年	韓武子元年	趙桓子元年	八	十	三十二
三	二	二	二 鄭幽公元年韓殺之	趙獻侯元年	九	十一	三十三
四	三 作上下畤	三	三 鄭立幽公子為繻公元年	二	十	十二	三十四
五	四	四	四	三	十一	十三	三十五
六	五	五 魏誅晉幽公立其弟止	五	四	十二	十四	三十六
七	六	六 晉烈公元年魏城少梁	六	五	十三	十五	三十七
八	七 與魏戰少梁	七	七	六	十四	十六	三十八

九	八 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	八 復城少梁	八	七	十五	十七	三十九
十	九	九	九	八	十六	十八	四十
十一	十 補龐城城籍姑靈公卒立其季父悼子是為簡公	十	十	九	十七	十九	四十一
十二	秦簡公元年	十一 衛慎公元年	十一	十 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	十八	二十	四十二
十三	二 與晉戰敗鄭下	十二	十二	十一	十九	二十一	四十三 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十四	三	十三 公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十三	十二	二十	二十二	四十四 伐魯莒及安陽
十五	四	十四	十四	十三 城平邑	二十一	二十三	四十五 伐魯取都徐廣曰世家云取一城
十六	五 日蝕	十五	十五	十四	二十二	二十四	四十六
十七	六 初令吏帶劍	十六 伐秦築臨晉九里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十八	七 塹洛城重泉初租禾	十七 擊宋中山伐秦至鄭還築合陽	韓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鄭城京	趙烈侯籍元年魏使太子伐中山	二十四 簡王卒	二十六	四十八 取魯郕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九鼎震	二十四	安王元年 徐廣曰庚辰	二	三 王子定奔晉	四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伐魏至陽狐	十五	秦惠公元年	二
徐廣曰云擊宋中山置合陽世家云攻秦至鄭而還築合陽洛陽	十八 文侯受經子夏過段干木之閭常式	十九	二十 卜相李克翟璜爭	二十一	二十二 初為侯	二十三	二十四 秦伐我至陽狐	二十五 太子罃生	二十六 虢山崩壅河	二十七
	二 鄭敗韓于負黍	三	四	五	六 初為侯	七	八	九 鄭圍陽翟	韓烈侯元年	二 鄭殺其相駟子陽
	二	三	四	五	六 初為侯	七 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徐越侍以仁義乃止	八	九	趙武公元年	二
	楚聲王當元年魯穆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魏韓趙始列為諸侯	六 盜殺聲王	楚悼王類元年	二 三晉來伐我至乘丘	三 歸榆關于鄭	四 敗鄭師圍鄭鄭人殺子陽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燕釐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四十九 與鄭會于西城伐衛取毋	五十	五十一 田會以廩丘反	齊康公貸元年	二 宋悼公元年	三	四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三 日蝕	四	五 伐緜	六	七	八	九 伐韓宜陽取六邑	十 與晉戰武城縣陝	十一 太子生	十二	十三 蜀取我南鄭	秦出公元年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伐鄭城酸棗	三十三 晉孝公傾元年	三十四	三十五 齊伐取襄陽	三十六 秦侵晉	三十七	三十八	魏武侯元年襲邯鄲
三 鄭人殺君三月盜殺韓相俠累徐廣曰一作法其	四 鄭相子陽之徒殺其君繻公	五 鄭康公元年	六 救魯鄭負黍反	七	八	九 秦伐宜陽取六邑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韓文侯元年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趙敬侯元年武公子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八	九	十 宋休公元年	十一 伐魯取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魯敗我平陸	十六 與晉衛會濁澤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 庶長改迎靈公太子立為獻公誅出公	秦獻公元年	二 城櫟陽	三	四 日蝕晝晦	五 孝公生	六 初縣蒲藍田善明氏	七	八	九
敗焉	二 城安邑王垣	三	四	五	六	七 伐齊至桑丘	八	九 翟敗我澮伐齊至靈丘	十 辟公俱酉元年	十一
	二 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	三	四	五	六	七 伐齊至桑丘鄭敗晉	八	九 伐齊至靈丘	十	十一
朝作亂奔魏	二	三	四 魏敗我兔臺	五	六	七 伐齊至桑丘	八	九 伐齊至靈丘	十	十一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楚肅王臧元年	二	三	四 蜀伐我茲方	五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田常曾孫田和始列為諸侯遷康公海上食一城	二十 伐魯破之田和卒	二十一 田和子桓公午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伐燕取桑丘	二十六 康公卒田氏遂并齊而有之太公望之後絕祀	齊威王因齊元年自田常至威王威王始以齊強天下	二	三

	烈王元年 徐廣曰丙午	二	三	四	五	六 徐廣曰壽威王朝周	七	顯王元年 徐廣曰癸丑	二	三	四
	十 日蝕	十一 縣櫟陽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民大疫日蝕	十七 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	十八	十九 敗韓魏洛陽	二十
魏韓趙滅晉絕無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衛聲公元年敗趙北藺	十六 伐楚取魯陽	惠王元年	二 敗韓馬陵	三 齊伐我觀	四	五 與韓會宅陽城武都	六 伐宋取儀臺
韓哀侯元年分晉國	二 滅鄭康公康公以二十年滅無後	三	四	五	六 韓嚴殺其君	莊侯元年	二 魏敗我馬陵	三	四	五	六
分晉國	十二	趙成侯元年	二	三 伐衛取都鄙七十三魏敗我藺	四	五 伐齊于鄄魏敗我懷	六 魏敗我涿澤圍惠王	七 侵齊至長城	八	九	十
	六 魯共公元年	七	八	九	十 魏取我魯陽	十一	楚宣王良夫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敗齊林孤	燕桓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晉滅其君	四	五	六 魯伐入陽關晉伐到鱄陵	七 宋辟公元年	八	九 趙伐我甄	十 宋剔成元年	十一 伐魏取觀趙侵我長城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賀秦	六	七	八	九 致胙于秦 徐廣曰獻	十 年東周惠公傑薨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一 章蟜曰徐廣曰一云以車騎與晉戰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	二十二	二十三 與魏戰少梁虜其太子也	秦孝公元年彗星見西方	二 天子致胙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	十 取趙皮牢衛成侯元年	十一	十二 星晝墮有聲	十三	十四 與趙會鄗	十五 魯衛宋鄭侯來徐廣曰紀年一曰魯共侯來朝邯鄲成侯會燕成侯平安
七	八	九 魏敗我于會大雨三月	十	十一	十二	韓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	二 宋取我黃池魏取我朱	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魏敗我于澮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趙孟如齊	十九 與燕會阿與齊宋會平陸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君尹黑迎女秦	十四
九	十	十一	燕文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鄒忌以鼓琴見威王	二十二 封鄒忌為成侯	二十三 與趙會平陸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七 與魏王會杜平	八 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九	十 衛公孫鞅為大良造伐安邑降之	十一 城商塞衛鞅圍固陽降之	十二 初取小邑為三十一縣令為田開阡陌	十三 初為縣有秩史	十四 初為賦	十五	十六
邑 十六 徐廣曰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	十七 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	十八 邯鄲降齊敗桂陵	十九 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	二十 歸趙邯鄲	二十一 與秦遇彤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四	五	六 伐東周取陵觀廩丘	七	八 申不害相	九	十 韓姬弒其君悼公	十一 昭侯如秦	十二	十三
二十	二十一 魏圍我邯鄲	二十二 魏拔邯鄲	二十三	二十四 魏歸邯鄲與魏盟漳水上	二十五	趙肅侯元年	二	三 公子范襲邯鄲不勝死	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魯康公元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四 與魏會田于郊	二十五	二十六 敗魏桂陵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殺其大夫

二十四	十七	二十六	十四	五	二十五	二十七	三十四
二十五 諸侯會	十八	二十七 丹封名會丹魏大臣	十五	六	二十六	二十八	三十五 田忌襲齊不勝
二十六 致伯秦	十九 城武城從東方牡丘來歸天子致伯	二十八	十六	七	二十七 魯景公偃元年	二十九	三十六
二十七	二十 諸侯畢賀會諸侯于澤朝天子 徐廣曰紀年作逢澤	二十九 中山君爲相	十七	八	二十八	三十	齊宣王辟彊元年
二十八	二十一 馬生人	三十 齊虜我太子申殺將軍龐涓	十八	九	二十九	三十一	二 敗魏馬陵田忌田嬰田盼將孫子爲師 徐廣曰楚世家云田盼者齊之將而齊世家不說田盼或者爾時二人皆出征乎
二十九	二十二 封大良造商鞅	三十一 秦商君伐我虜我公子卯	十九	十	三十	三十二	三 與趙會伐魏
三十	二十三 與晉戰岸門	三十二 公子赫爲太子	二十	十一	楚威王熊商元年	三十三	四
三十一	二十四 秦大荔圍合陽孝公薨商君反	三十三 衛鞅亡歸我我恐弗內	二十一	十二	二	三十四	五

三十二	秦惠文王元年楚韓趙蜀人來	三十四	二十二 申不害卒	十三	三	二十五	六
三十三 賀秦	二 天子賀行錢宋太丘社亡	三十五 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	二十三	十四	四	二十六	七 與魏會平阿南
三十四	三 王冠拔韓宜陽	三十六	二十四 秦拔我宜陽	十五	五	二十七	八 與魏會於甄
三十五	四 天子致文武胙魏夫人來	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	二十五 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	十六	六	二十八 蘇秦說燕	九 與魏會徐州諸侯相王
三十六	五 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	二 秦敗我雕陰	二十六 高門成昭侯卒不出此門	十七	七 圍齊於徐州	二十九	十 楚圍我徐州
三十七	六 魏以陰晉爲和命曰寧秦 徐廣曰今之華陰	三 伐趙衛平侯元年	韓宣惠王元年	十八 齊魏伐我我決河水浸之	八	燕易王元年	十一 與魏伐趙
三十八	七 義渠內亂庶長操將兵定之	四	二	十九	九	二	十二
三十九	八 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	五 與秦河西地少梁秦圍我焦曲沃	三	二十	十	三	十三
四十	九 度河取汾陰皮氏圍焦降之與	六 與秦會應秦取汾陰皮氏	四	二十一	十一 魏敗我陘山	四	十四

四十一	魏會應 十 張儀相公子桑圍蒲陽降之魏納上郡	七 入上郡于秦	五	二十二	楚懷王槐元年	五	十五 宋君偃元年
四十二	十一 義渠君為臣歸焦曲沃	八 秦歸我焦曲沃	六	二十三	二	六	十六
四十三	十二 初臘會龍門	九	七	二十四	三	七	十七
四十四	十三 四月戊午魏君為王	十	八 魏敗我韓舉	趙武靈王元年魏敗我趙護	四	八	十八
四十五	相張儀將兵取陝初更元年	十一 衛嗣君元年	九	二 城鄗	五	九	十九
四十六	二 相張儀與齊楚會齧桑	十二	十 君為王	三	六 敗魏襄陵	十 君為王	齊湣王地元年
四十七	三 張儀免相相魏	十三 秦取曲沃平周女化為丈夫	十一	四 與韓會區鼠	七	十一	二
四十八	四	十四	十二	五 取韓女為夫人	八	十二	三 封田嬰於薛
慎靚王元年 徐廣曰辛丑	五 王北遊戎地至河上	十五	十三	六	九	燕噲王元年	四 迎婦于秦
二	六	十六	十四 秦來擊我取鄢	七	十 城廣陵	二	五
三	七	魏哀王元年擊秦不	十五	八	十一	三	六

	五國共擊秦不勝而還	勝	擊秦不勝	擊秦不勝	擊秦不勝	擊秦不勝	
四	八 與韓趙戰斬首八萬張儀復相	二 齊敗我觀津	十六 秦敗我脩魚得韓將軍申差	九 與韓魏擊秦齊敗我觀澤	十二	四	七 敗魏趙觀澤
五	九 擊蜀滅之取趙中都西陽安邑	三	十七	十 秦取我中都西陽安邑	十三	五 君讓其臣子之國顧為臣	八
六	十	四	十八	十一 秦敗我將軍英	十四	六	九
周赧王元年 徐廣曰丁未	十一 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五 秦拔我曲沃歸其人走犀首岸門	十九	十二 徐廣曰紀年云立燕公子職	十五 魯平公元年	七 君及太子噲子之皆死	十
二	十二 樗里子擊藺陽虜趙將公子繇通封蜀	六 秦來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王會臨晉	二十	十三 秦拔我藺虜將趙莊	十六 張儀來相	八	十一
三	十三 庶長章擊楚斬首八萬	七 擊齊虜聲子於濮與秦擊燕	二十一 秦助我攻楚圍景座	十四	十七 秦敗我將屈匄	九 燕人共立公子平	十二
四	十四 蜀相殺蜀侯	八 圍衛	韓襄王元年	十五	十八	燕昭王元年	十三
五	秦武王元年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死於魏	九 與秦會臨晉	二	十六 吳廣入女生子何立為惠王后	十九	二	十四
六	二 初置丞相樗里子甘	十 張儀死	三	十七	二十	三	十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 茂為丞相	四 拔宜陽城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秦昭王元年	二 彗星見桑君為亂誅	三	四 彗星見	五	六 蜀反司馬錯往誅蜀守煇定蜀 日蝕晝晦 伐楚	七 樗里疾卒擊楚斬首三萬魏冉
十一 與秦會應徐廣曰在潁川大城	十二 太子往朝秦	十三 秦擊皮氏未拔而解	十四 秦武王后來歸	十五	十六 秦拔我蒲坂晉陽封陵	十七 與秦會臨晉復歸我蒲反	十八 與秦擊楚	十九
四 與秦會臨晉秦擊我宜陽	五 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	六 秦復與我武遂	七	八	九 秦取武遂	十 太子嬰與秦王會臨晉因至咸陽而歸	十一 秦取我穰 與秦擊楚	十二
十八	十九 初胡服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趙攻中山 惠后卒	二十六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秦來迎婦	二十五 與秦王會黃棘秦復歸我上庸	二十六 太子質秦	二十七	二十八 秦韓魏齊敗我將軍唐眛於重丘	二十九 秦取我襄城殺景缺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	二十四 秦使涇陽君為質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八 為相 楚王來因留之	九	十 楚懷王亡之趙趙弗用	十一 彗星見復與魏封陵	十二 樓緩免穰侯魏冉為丞相	十三 任鄙為漢中守	十四 白起擊伊闕斬首二十四萬	十五 魏冉免相	十六	十七 魏入河東四百里
二十 與齊王會於韓	二十一 與齊韓共擊秦于函谷 河渭絕一日	二十二	二十三	魏昭王元年秦尉錯擊我襄	二 與秦戰解不利	三 佐韓擊秦秦敗我兵伊闕	四	五	六 芒卯以詐見重
十三 齊魏王來立咎為太子	十四 與齊魏共擊秦	十五	十六 與齊魏擊秦秦與我武遂和	韓釐王咎元年	二	三 秦敗我伊闕二十四萬虜將喜	四	五 秦拔我宛城	六 與秦武遂地方二百里
二十七	趙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	二 楚懷王亡來弗內	三	四 圍殺主父 與齊燕共滅中山	五	六	七	八	九
三十 王入秦秦取我八城	楚頃襄王元年秦取我十六城	二	三 懷王卒於秦來歸葬	四 魯文侯元年徐廣曰作湣	五	六	七 迎婦秦	八	九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五 涇陽君復歸秦薛文入相秦	二十六 與魏韓共擊秦孟嘗君歸相齊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佐趙滅中山	三十 田甲劫王相薛文走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十八 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十九 十月為帝十二月復為王任鄙卒	二十	二十一 魏納安邑及河內	二十二 蒙武擊齊	二十三 尉斯離與韓魏燕趙共擊齊破之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魏冉復為丞相	二十七 擊趙斬首二萬地動壞城
七 秦擊我取城大小六十一	八	九 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	十 宋王死我溫	十一	十二 與秦擊齊濟西與秦王會西周	十三 秦拔我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十四 大水衛懷君元年	十五	十六
七	八	九	十 秦敗我兵夏山	十一	十二 與秦擊齊濟西與秦王會西周	十三	十四 與秦會兩周間	十五	十六
十	十一 秦拔我杜陽徐廣曰一作梗	十二	十三	十四 與秦會中陽	十五 取齊淮北	十六 與秦會穰	十七 秦拔我兩城	十八 秦拔我石城	十九 秦敗我軍斬首二萬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與秦會宛	十五 取齊淮北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秦擊我與秦漢及上庸地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與秦三晉擊齊燕獨入至臨菑取其寶器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五	三十六 為東帝二月復為王	三十七	三十八 齊滅宋	三十九 秦拔我列城九	四十 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	齊襄王法章元年	二	三	四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二十八	二十九 白起擊楚拔郢更東至竟陵以為南郡	三十 白起封為武安君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	三十五	三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魏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封弟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二 秦拔我兩城軍大梁下韓來救與秦溫以和	三 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	四 與秦南陽以和	五 擊燕	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暴鳶救魏為秦所敗走開封	二十二	二十三	韓桓惠王元年	二
二十 與秦會黽池藺相如從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藺相如攻
二十 秦拔鄢西陵	二十一 秦拔我郢燒夷陵王亡走陳	二十二 秦拔我巫黔中郡	二十三 復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為郡距秦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擊燕魯頃公元年	二十八
三十三	燕惠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燕武成王元年
五 殺燕騎劫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齊至平邑			
四十五	三十七	七	三	二十九 秦拔我閼與趙奢將擊秦大敗之賜號曰馬服	二十九	二	十四 秦楚擊我剛壽
四十六	三十八	八	四	三十 秦擊我閼與城不拔	三十	三	十五
四十七	三十九	九 秦拔我懷城	五	三十一	三十一	四	十六
四十八	四十 太子質於魏者死歸葬芷陽	十	六	三十二	三十二	五	十七
四十九	四十一	十一	七	三十三	三十三	六	十八
五十	四十二 宣太后薨安國君為太子	十二 秦攻我廩丘正義曰或作邢丘	八	趙孝成王元年秦拔我三城平原君相	三十四	七 齊田單拔中陽	十九
五十一	四十三	十三	九 秦拔我陘城汾旁	二	三十五	八	齊王建元年
五十二	四十四 秦攻韓取南陽徐廣曰一作廩	十四	十 秦擊我太行	三	三十六	九	二
五十三	四十五 秦攻韓取十城	十五	十一	四	楚考烈王元年秦取我州黃歇為相	十	三
五十四	四十六 王之南鄭	十六	十二	五 使廉頗拒秦於長平	二	十一	四

五十五	四十七 白起破趙長平殺卒四十五萬	十七	十三	六 使趙括代廉頗將白起破括四十五萬	三	十二	五
五十六	四十八	十八	十四	七	四	十三	六
五十七	四十九	十九	十五	八	五	十四	七
五十八	五十 王齕鄭安平圍邯鄲及齕還軍拔新中	二十 公子無忌救邯鄲秦兵解去	十六	九 秦圍我邯鄲楚魏救我	六 春申君救趙	燕孝王元年	八
五十九	五十一 徐廣曰乙巳赧王卒	二十一 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	十七	十	七 救趙新中	二	九
	五十二 取西周王	二十二	十八	十一	八 取魯魯君封於莒	三	十
	五十三 徐廣曰丙午王稽棄市	二十三	十九	十二	九	燕王喜元年	十一
	五十四	二十四	二十	十三	十 徙於鉅陽	二	十二
	五十五	二十五 衛元君元年	二十一	十四	十一	三	十三
	五十六	二十六	二十二	十五 平原君卒	十二 柱國景伯死	四 伐趙趙破我軍殺栗腹	十四
	秦孝文王元年徐廣曰辛亥文王后曰華陽后生莊襄王子楚母夏太后	二十七	二十三	十六	十三	五	十五

	秦莊襄王楚元年。徐廣曰王子楚。蒙驁取成皋、滎陽，初置三川郡。呂不韋相。取東西周。	二十八	二十四 秦拔我成皋、滎陽	十七	十四 楚滅魯，頃公遷下邑，為家人，絕祀	六	十六
	蒙驁擊趙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日蝕。	二十九	二十五	十八	十五 春申君徙封於吳	七	十七
	王齮。徐廣曰一作齕。擊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公子無忌率五國卻我軍河外。蒙驁解去。	三十 無忌率五國兵敗秦軍於河外	二十六 秦拔我上黨	十九	十六	八	十八

始皇帝元年 徐廣曰乙卯。擊取晉陽，作鄭國渠		三十一	二十七	二十 秦拔我晉陽	十七	九	十九
二		三十二	二十八	二十一	十八	十	二十
三	蒙驁擊韓，取十三城。王齮死。	三十三	二十九 秦拔我十三城	趙悼襄王偃元年	十九	十一	二十一
四	七月，蝗蔽天下，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二十四 信陵君死	三十	二 太子從質秦歸	二十	十二 趙拔我武遂、方城	二十二
五	蒙驁取魏酸棗二十城。初置東郡。	魏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	三十一	三 趙相、魏相會柯盟	二十一	十三 劇辛死於趙	二十三
六	五國共擊秦。	二 秦拔我朝歌。衛從濮	三十二	四	二十二 王東徙壽春，命曰郢	十四	二十四

七	彗星見北方、西方。夏太后薨。蒙驁死。	陽徙野王 三 秦拔我汲	三十三	五	二十三	十五	二十五
八	嫪毐封長信侯。	四	三十四	六	二十四	十六	二十六
九	彗星見，竟天。嫪毐為亂，遷其舍人于蜀。彗星復見。	五 秦拔我垣、衍、蒲陽	韓王安元年	七	二十五 李園殺春申君	十七	二十七
十	相國呂不韋免。齊、趙來置酒。太后入咸陽。大索。	六	二	八 入秦置酒	楚幽王悍元年	十八	二十八 入秦置酒
十一	呂不韋之河南。王翦擊鄴、閼與，取九城。	七	三	九 秦拔我閼與、鄴，取九城	二	十九	二十九
十二	發四郡兵助魏擊楚。呂不韋卒。復嫪毐舍人遷蜀者。	八	四	趙王遷元年。徐廣曰幽愍元年。秦、魏擊我	三	二十	三十
十三	桓齮擊平陽，殺趙扈輒，斬首十萬，因東擊趙。王之河南。彗星見。	九	五	二 秦拔我平陽，敗扈輒，斬首十萬	四	二十一	三十一
十四	桓齮定平陽、武城、宜安。韓使非來，我殺非。韓王請為臣。	十	六	三 秦拔我宜安	五	二十二	三十二
十五	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十一	七	四 秦拔我狼孟、鄱吾，軍鄴	六	二十三 太子丹質於秦，亡來歸	三十三
十六	置麗邑。發卒受韓南陽地。	十二 獻城秦	八 秦來受地	五 地大動	七	二十四	三十四

十七 內史勝擊得韓王安盡取其地置潁川郡華陽太后薨	十三	九 秦虜王安	六	八	二十五	三十五
十八	十四 衛君角元年	秦滅韓	七	九	二十六	三十六
十九 王翦拔趙虜王遷之邯鄲帝太后薨	十五		八 秦王翦虜王遷邯鄲公子嘉自立為代王代王嘉元年	十 幽王卒弟郝立為哀王三月負芻殺哀王楚王負芻元年負芻哀王庶兄	二十七	三十七
二十 燕太子使荊軻刺王覺之王翦將擊燕	魏王假元年				二十八 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伐我	三十八
二十一 王賁擊楚	二		二	二 秦大破我取十城	二十九 秦拔我薊得太子丹王徙遼東	三十九
二十二 王賁擊魏得其王假盡取其地	三 秦虜王假		三	三	三十	四十
二十三 王翦蒙武擊破楚軍殺其將項燕			四	四 秦破我將項燕	三十一	四十一
二十四 王翦蒙武破楚虜其王負芻			五	五 秦虜王負芻	三十二	四十二
二十五 王賁擊燕虜王喜又擊得代王嘉五月天下大酺			六	秦滅楚	三十三 秦虜王喜拔遼東	四十三
二十六 王賁擊齊虜王建初并天下立為皇帝			八		秦滅燕	四十四 秦虜王建
二十七 更命河為德水為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同天下書分為三十六郡						秦滅齊

二十八	為阿房宮之衡山治馳道帝之琅邪道南郡入為太極廟賜戶三十爵一級
二十九	郡縣大索十日帝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	
三十一	更命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以嘉平大索二十日
三十二	帝之碣石道上郡入
三十三	遣諸逋亡及賈人贅壻略取陸梁為桂林南海象郡以適戍西北取戎為四十四縣築長城河上蒙恬將三十萬
三十四	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方越地覆獄故失
三十五	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
三十六	徙民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石晝下東郡有文言地分
三十七	十月帝之會稽琅邪還至沙丘崩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殺蒙恬道九原入復行錢
三十八	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為兔園十二月就阿房宮其九月郡縣皆反楚兵至戲章邯擊卻之出衛君角為庶人
二	將軍章邯長史司馬欣都尉董翳追楚兵至河誅丞相斯去疾將軍馮劫
三	趙高反二世自殺高立二世兄子嬰子嬰立刺殺高夷三族諸侯入秦嬰降為項羽所殺尋誅羽天下屬漢

景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秦	楚	項	趙	齊	漢	燕	魏	韓
七月	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							
八月	二 葛嬰為涉徇九江立襄彊為楚王		武臣始至邯鄲自立為趙王始					
九月 楚兵至戲	三 周文兵至戲收而陳要問步王師發疆	項梁號武信君	二	齊王田儋始儋狄人諸田宗彊從弟榮榮弟橫	沛公初起	韓廣為趙略地至薊自立為燕王	魏王咎始咎在陳不得歸國 廣曰號咎曹咎字皆作咎音臼	
二年十月	四 誅葛嬰	二	三	二 儋之起殺狄令自王	二 擊胡陵方與破秦監軍	二	二	
十一月	五 周文死	三	四 李良殺武臣張耳陳餘走	三	三 殺泗水守 徐廣曰泗水屬東海 拔薛西周市東略地豐沛間	三	三 齊趙共立周市市不肯曰必立魏咎云	
十二月	六 陳涉死	四	五	四	四 雍齒叛沛公以豐降魏沛公還攻豐不能下	四	四 咎自陳歸立陳涉死	
端月	楚王景駒始秦嘉立之	五 涉將召平矯拜項梁為楚柱國急西擊秦	趙王歇始張耳陳餘立之	五 齊讓景駒以擅自王不請我	五 沛公聞景駒王在留往從與擊秦軍碭西 徐廣曰一作蕭	五	五 章邯已破涉圍咎臨濟	
二月	二 嘉為上將軍	六 梁渡江陳嬰黥布皆屬	二	六 景駒使公孫慶讓齊誅慶	六 攻下碭收得兵六千與故凡九千人	六	六	
三月	三	七	三	七	七 攻拔下邑遂擊豐豐不拔聞項梁兵眾往請擊豐	七	七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酉）	三年十月
四	五	楚懷王始都盱台故懷王孫梁立之	二 陳嬰為柱國	三	四 徙都彭城	五 拜宋義為上將軍	六
八 梁擊殺景駒秦嘉遂入薛兵十餘萬衆	九	十 梁求楚懷王孫得之民間立為楚王	十一 天大雨三月不見星	十二 救東阿破秦軍乘勝至定陶項梁有驕色	十三 章邯破殺項梁於定陶項羽恐還軍彭城	懷王封項羽於魯為次將屬宋義北救趙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秦軍圍歇鉅鹿陳餘出收兵	十一 章邯破邯鄲徙其民於河內
八	九	十 儋救臨濟章邯殺田儋榮走東阿	十一 齊立田假為王秦急圍榮東阿	楚救榮榮解歸逐田假立儋子市為齊王始	二 田假走楚楚趨齊救趙田榮以假故不肯	三 謂楚殺假乃出兵項羽怨田榮	四 齊將田都畔榮往助項羽救趙
八 沛公如薛見項梁梁益沛公卒五千擊豐拔之	九 雍齒奔魏	十 沛公如薛共立楚懷王	十一 沛公與項羽北救東阿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	十二 沛公與項羽西略地斬三川守李由於雍丘	十三 沛公聞項梁死還軍從懷王軍於碭	十四 懷王封沛公為武安侯將碭郡兵西約先至咸陽王之	十五 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使將臧荼救趙
八 臨濟急周市如齊楚請救	九	十 咎自殺臨濟降秦	十一 咎弟豹走東阿	十二	魏豹自立為魏王都平陽始	二	三
		韓王成始	二	三	四	五	六 從項羽畧入關

十一月	十二月	端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七 拜籍為上將軍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正月
三 羽矯殺宋義將其兵渡河救鉅鹿	四 大破秦軍鉅鹿下諸侯將皆屬項羽	五 虜秦將王離	六 攻破章邯章邯軍却	七	八 楚急攻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歸秦請兵趙高讓之	九 趙高欲誅欣欣恐亡走告章邯謀叛秦
十二	十三 楚救至秦圍解	十四 張耳怒陳餘棄將印去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五	六 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	七 項羽田榮分齊為二國	八	九	十	十一
十六	十七 救趙至栗得皇訢武蒲軍與秦軍戰破之	十八	十九 得彭越軍昌邑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軍得積粟	二十 攻開封破秦將楊熊熊走滎陽秦斬熊以徇	二十一 攻潁陽略韓地北絕河津	二十二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四	五 豹救趙	六	七	八 分韓為河南國	九	十
七	八 分趙為殷國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六月	七月	八月 趙高殺二世	九月 子嬰爲王 徐廣曰歲在乙未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 章邯與楚約降未定項羽許而擊	十一 項羽與章邯期殷虛章邯等已降與盟以邯爲雍王	十二 以秦降都尉翳長史欣爲上將將秦降軍	十三	十四 項羽將諸侯兵四十餘萬行略地西至於河南	十五 羽詐阬殺秦降卒二十萬人於新安	十六 至關中誅秦王子嬰屠燒咸陽分天下立諸侯
十九 張耳從楚西入秦	二十	二十一 趙王歇留國陳餘亡居南皮	二十二	二十三 張耳從楚西入秦	二十四	二十五 分趙爲代國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項羽怨榮殺之分齊爲三國
二十三 攻南陽守齮破之陽城郭東徐廣曰陽城在南陽	二十四 降下南陽封其守齮	二十五 攻武關破之	二十六 攻下嶢及藍田以留侯策不戰皆降	二十七 漢元年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破咸陽平秦還軍霸上待諸侯約	二十八 沛公出令三章秦民大悅	二十九 與項羽有郤見之戲下謝解羽倍約分關中爲四國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臧荼從入分燕爲二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從項羽略地遂入關	十六	十七 分魏爲殷國
十四	十五 申陽下河南降楚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分韓爲河南國

義帝元年	二 都江南郴	三	四	五	六	七
九 諸侯尊懷王爲義帝	西楚伯王項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	二 都彭城	三 [illegible]	四	五	六
十七 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		二 都江都				
分楚爲四分爲衡山	王吳芮始故番君	二 都邾	三	四	五	六
分爲臨江	王共敖始故楚柱國	二 都江陵	三	四	五	六
分爲九江	王英布始故楚將	二 都六	三	四	五	六
二十六 更名爲常山	王張耳始故楚將	二 都襄國	三	四	五	六
分爲代	二十七 王趙歇始故趙王	二十八 都代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九 更名爲臨菑	王田都始故齊將	二 都臨菑	三	四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二
分爲濟北	王田安始故齊將	二 都博陽	三	四	五	六 [illegible]
分爲膠東	二十 王田市始故齊王	二十一 都即墨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illegible]	屬 [illegible]
正月 分關中爲漢	二月 王漢始故沛公	三月 都南鄭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分關中爲雍	王章邯始故秦將	二 都廢丘	三	四	五	六
分關中爲塞	王司馬欣始故秦將	二 都櫟陽	三	四	五	六
分關中爲翟	王董翳始故秦將	二 都高奴	三	四	五	六
三十 燕	王臧荼始故燕將	二 都薊	三	四	五	六
分爲遼東	三十一 王韓廣始故燕王	三十二 都無終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十八 更爲西魏	十九 王魏豹始故魏王	二十 都平陽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分爲殷	王司馬卬始故趙將	二 都朝歌	三	四	五	六
二十一 韓	二十二 王韓成始故韓將	二十三 都陽翟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分爲河南	王申陽始故楚將	二 都洛陽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十 項羽滅義帝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七	八	九 耳降漢		歇以陳餘為代王號成安君	二	三	四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歇復王趙	二十六 代王歇還王趙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四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項籍擊榮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籍立故齊王田假為齊王		一 田榮弟橫反城陽擊假走楚楚殺假
七 屬齊							
八月	九月	十月 王至陝[illegible]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王擊殷
七 邯守廢丘漢圍之	八	九	十 漢拔我隴西	十一	十二 漢拔我北地	二年一月	二
七 欣降漢國除	屬漢為河南上郡						
七 翳降漢國除	屬漢為上郡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illegible] 臧荼擊殺廣無終滅之	屬燕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降漢為廢王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降漢卬廢
[illegible] 韓王鄭昌項羽立之	二	三	韓王信始漢立之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九	屬漢為河南郡				

三 項羽以兵三萬破漢兵五十六萬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漢將韓信斬陳餘	十三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漢滅歇立張耳	屬漢為郡
一 齊王田廣始廣榮子橫立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四月 王伐楚至彭城壞走	五月 王走滎陽	六月 王入關立太子復如滎陽	七月	八月	九月	後九月 [illegible]	二年十月	十一月
三	四	五 漢殺邯廢丘	屬漢為隴西北地中地郡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三十三 降漢伐楚	三十四 豹歸叛漢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漢將韓信虜豹屬漢為河東上黨郡			
為河內郡屬漢								
六 從漢伐楚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十 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漢將韓信破殺龍且

十 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王敖薨 臨江王驩始 敖子 二 三 四

十二 布身降漢 地屬項籍 趙王張耳始 漢立之

屬漢為太原郡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漢將韓信擊殺廣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楚圍王滎陽 五月 六月 王出滎陽 [illegible] 八月 周苛樅公殺魏豹 九月 四年十月 十一月

十 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 漢御史周苛入楚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誅籍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漢虜廣

淮南王英布始立之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屬漢為郡 齊王韓信始 漢立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一月 十二月 二月 齊王立信 三月 周苛入楚 四月 王出滎陽豹死徐廣曰[illegible]出成皋 五月 六月 七月 立張耳[illegible] 八月 九月 太公呂后歸自楚 五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三

齊王韓信徙楚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王得故項羽將鍾離眛斬之以聞	十一
十二 徙王長沙	屬淮南國								
屬漢為南郡									
七 淮南國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三	四
三 趙國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耳薨諡景王	趙王張敖立耳子	二	三
十一 徙王楚屬漢為四郡									
正月 殺項籍天下平諸侯臣屬漢	二月 甲午王更號即皇帝位於定陶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帝入關	七月	八月 帝自將誅燕	九月	後九月 [illegible]
五年一月 燕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反漢虜荼	燕王盧綰始漢太尉
復置梁國	二月 梁王彭越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四 韓王信	五 徙王代都馬邑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五年一月	五年一月
分臨江為長沙王	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	二	三	四	五	六 薨諡文王	長沙王成臣始芮子	二	三

史記十六秦楚之際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韋昭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徐廣曰一云非有功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徐廣曰齊楚荊淮南燕趙梁代淮陽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韋昭曰遼東縣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徐廣曰穀水在沛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徐廣曰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是分為七趙分為六徐廣曰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梁分為五徐廣曰濟陰濟川濟東山陽也淮南分三徐廣曰廬江衡山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高祖元年	二年
楚		都彭城
齊		都臨菑
荊		都吳
淮南		都壽春
燕		都薊
趙		都邯鄲
梁		都雎陽
淮陽		都陳
代		十二月初韓王信元年都馬邑徐廣曰本紀及表高祖起五年始徙信故韓王孫
長沙		

三　四　五　六　七

齊王信徙為楚王元年反廢　正月丙午初王交元年交高祖弟也　二

初王信元年故相國　二徙楚　正月甲子初王悼惠王肥元年肥高祖子　二

十一月乙丑初王武王英布元年　二　正月丙午初王劉賈元年　二

九月壬子初王盧綰元年　三　四

初王張耳元年薨　王張敖元年敖耳子　二　三

初王彭越元年　二　三

二　三　四降匈奴國除為郡　初王嘉元年　二

二月乙未初王文王吳芮元年薨　成王臣元年　三

史記十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三　四來朝　五來朝　六

三　四來朝　五來朝　六

三　四　五來朝　六為英布所殺國除為郡

五　六來朝　七來朝反誅　十二月庚午厲王長元年長高祖子

四　五　六來朝　七徐廣曰一云十一月入於匈奴

廢四　初王隱王如意元年如意高祖子　二　三

四　五來朝　六來朝反誅　二月丙午初王恢元年恢高祖子

二月丙寅初王友元年友高祖子徙趙

三　四匈奴攻代代王棄其國亡歸漢後置代都中都　二月丙子初王恒元年恒高祖子

三　四　五來朝　六

十二	孝惠元年	二	三
十七	八	九來朝	十
七	八	九來朝	十
更為吳國十月辛丑初王濞元年濞高祖兄仲子故沛侯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五
三月甲午初王靈王建元年建高祖子	二	三	四
四死	淮陽王徙於趙名友元年是為幽王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二	爲郡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哀王回元年	二

四	五	六	七	高后元年	二
十一來朝	十二	十三	十四來朝	十五	十六
			初置魯國	四月元王張偃元年偃高后外孫故趙王敖子	二
十一來朝	十二	十三薨	哀王襄元年	二	三
五	六來朝	七	八來朝	九	十
六來朝	七	八	九來朝	十	十一
五	六來朝	七	八來朝	九	十
四來朝	五	六	七來朝	八	九
			初置常山國	四月辛卯哀王不疑元年薨	七月癸巳初王
六	七	八	九來朝	十	十一
			初置呂國	四月辛卯呂王台元年薨	十月癸亥王呂
			復置淮陽國	四月辛卯初王懷王彊元年彊惠帝子	二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三	四	五	六	七	恭王右元年

三
十七
三
四來朝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
義元年皇子哀王弟義孝惠子故襄城侯立為帝
二
十二
嘉元年嘉閭王子
二
三
十二
二來朝

四
十八
四
五
十二
十三
十二
十一
五月丙辰初王朝元年朝惠帝子故軹侯
十三
三
四
十三
三

五
十九
五
六
十三
十四來朝
十三
十一
二
十四
四
五無嗣
十四
四

六
二十
六
七
初置琅邪國
十四
十五
十四
十三
三
十五
齊七月丙辰呂產元年產呂王弟故洨侯
初王武元年孝惠帝子故壺關侯
十五
五

七
二十三
七
八
王澤元年故營陵侯
十五
十六
十五絕
十四楚呂產
徙孫元年
四
十六趙徙王呂產元年
二呂產徙王梁
十六
六

八
二十二
八
九
二
十六
十七
十月辛丑初王呂通元年肅
初王呂祿元年呂后兄子胡
五非子誅國除為郡
二有罪誅為郡
七月丁巳王太元年惠帝子
三
二
十七
七

	孝文前元年	二	三
	二十三	癸王郢元年	二
	九 廢為侯		
	十 薨	文王則元年	二
	初置成陽郡	二月乙卯景王章元年 章悼惠王子故朱虛侯	二
	初置濟北	二月乙卯王興居元年 興居悼惠王子故東牟侯	二
	三 徙燕	置除為郡	
	十七	十八	十九 來朝
	十八	十九	二十 來朝
王子故東平侯九月誅國除	十月庚戌琅邪王澤徙燕元年	二 是為敬王薨	康王嘉元年
陵侯誅國除	十月庚戌趙王遂元年 幽王子	二	三
	分為河間都樂成	二月乙卯文王辟彊元年 辟彊趙幽王子	二
	初置太原郡都晉陽	二月乙卯初王參元年 參文帝子	二
	復置梁國	二月乙卯初王懷王勝元年 勝文帝子	二
	三 武誅國除		復置淮陽國
	十八 為文帝	二月乙卯初王武元年 武文帝子	二 徙淮陽
	八	九	琦王蓍元年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四 薨	王戊元年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來朝
共王喜元年	二	三	四	五
為郡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王無道遷蜀死雍 為郡		
三	三	四	五	六 來朝
四	五	六	七 來朝	八
三	四	五	六	七 來朝
三 更為代王				
三	四	五	六 來朝	七
代王武徙淮陽三年	四	五	六 來朝	七
三 太原王參更號為代王 三年實居太原 是為孝王	四	五	六 來朝	七
二	三	四	五	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四	五	六	七		八來朝	九
八	九	十	十一	來朝	十二	十三
六來朝	七	八徙淮南爲郡屬齊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八	二十九	三十
			城陽王喜	徙淮南元年	二	三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來朝
九	十	十一	十二	來朝	十三	十四
八	九	十	十一	來朝	十二	十三薨
八	九	十來朝薨無後	十一	淮陽王武徙梁元年是爲孝王	十二	十三
八來朝	九	十來朝徙梁爲郡				
八	九	十來朝	十一		十二	十三
七	八來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五	十六		後元年	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初置衡山	四月丙寅王勃元年淮	南厲王子故安陽侯	二	三
十四薨無後	四月丙寅王將閭元	年齊悼惠王子故陽虛侯	二	三
復置城陽國	淮南王喜徙城陽十三	年	十四	十五
復置濟北國	四月丙寅初王志元年	齊悼惠王子故安都侯	二	三
分爲濟南國	四月丙寅初王辟光元	年齊悼惠王子故扐侯	二	三
分爲菑川都劇	四月丙寅初王賢元年	齊悼惠王子故武成侯	二	三
分爲膠西都宛徐廣曰樂安有宛縣	四月丙寅初王卬元年	齊悼惠王子故平昌侯	二	三
分爲膠東都卽墨	四月丙寅初王雄渠元	年齊悼惠王子故白石侯	二	三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四徙城陽	四月丙寅王安元年淮	南厲王子故阜陵侯	二	三
十三來朝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哀王福元年薨無後國除爲郡				
初置廬江國	四月丙寅王賜元年淮	南厲王子故周陽侯	二	三
十四來朝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薨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三	四	五	六	七	孝景前元年
十四	十五	十六 來朝	十七	十八	十九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四 來朝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六	十七	十八 來朝	十九	二十	二十九
四 來朝	五 來朝	六	七	八	九
四 來朝	五	六	七	八	九
四	五	六 來朝	七	八	九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四	五	六 來朝	七	八	九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	五	六	七 來朝	八	九
十七	十八 來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九	二十 來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復置河間國
					初置廣川都信都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八 來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來朝	二十二	二十三
					初置臨江都江都
					初置汝南
					初置淮陽國
恭王餘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來朝	二十一 來朝 濞反誅國除	復置長沙國

三	三		四 四月乙巳立太子
二十 來朝	二十一 反誅		文王禮元年王子故平陸侯
分楚復置魯國	六月乙亥淮陽王徙魯元	年是為共王	二 來朝
十	十一		十二 徙濟北廬江王賜徙衡
十	十一		[illegible]王[illegible]元年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 來朝	十一 徙菑川		十二
十	十一 反誅		為郡
十	十一 賢反誅濟北王志	徙菑川十一年是為懿王	十二
十	十二 反誅六月乙亥	王端元年景帝子	二
十	十一 反誅		四月乙巳初王元年是為孝武帝
四十一	四十二 反誅		初置江都六月乙亥淮南王非為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五 來朝	二十六		為郡
三月甲寅初王獻王德元年景帝子	二 來朝		三
三月甲寅王彭祖元年景帝子	二 來朝		三
初置中山都盧奴	六月乙亥靖王勝元年景	帝子	二
七	十一		十二 徙衡山國除為郡
二十四 來朝	二十五 來朝		三十六
三月甲寅初王閼元年景帝子	二		三 薨無後國除為郡
三月甲寅初王元元年景帝子	二		三 徙江都
三月甲寅初王非元年景帝子徙魯	二		為郡
七	八		九
三月甲寅定王發元年景帝子	三		三

	五	六	七十一月乙丑太子發
	二	三來朝薨	安王道元年
	三	四	五
山王元年	二	三	四
	三來朝	三	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三薨是為貞王	武王蔚元年	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	四	五
	二	三	四四月丁巳為太子
江都王元年是為易王	二	三	四
	十三來朝	十四	十五
	二十六薨	王定國元年	二
	廣川王彭祖徙趙四年是為敬肅王	五	六
	四	五	六
	四徙趙國除為信都郡		
	三	四	五來朝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來朝
		復置臨江國	十 月乙丑初王閔王榮元年景帝丁太子發
	十	十一	十二
	四	五來朝	六來朝

	中元年	二	三	四
	二來朝	三	四	五
	六來朝	七	八	九
	五	六	七來朝	八
	五	六	七	八
	二十八	二十九來朝	三十	三十一
	三	四	五	六
	十六來朝	十七來朝	十八	十九
	六來朝	七	八	九
	五復置膠東國	四月乙巳初王康王寄元年景帝子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來朝
	三	四	五來朝	六
	七	八來朝	九	十
	七	八來朝	九	十
	復置清川國	四月乙巳惠王越元年景帝子	二	三
	六	七	八	九來朝
		初置清河都清陽	五月丁巳哀王乘元年景帝子	二
				復置常山國
	三十	三十一來朝	三十二	三十三
為王	二	三	四坐侵廟壖垣為宮自殺國除為南郡	
	十三	十四	十五來朝	十六
	七	八	九	十來朝

五	六	後元元年	二	三
六 來朝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九	十	十一	十二 來朝	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三 薨	頃王延元年	二	三
七	八	九	十 來朝	十一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來朝	二十三	二十四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四 來朝	五	六	七	八 來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七	八	九 來朝	十 來朝	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三 來朝	十四	十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來朝	十四	十五
四	五	六	七	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	四	五	六	七
三月丁巳初王哀王乘元年景帝子	二	三	四	五
三十四	三十五 來朝 薨	恭王貫元年孝王子	二	三
分爲濟川國	五月丙戌初王明元年梁孝王子	二	三	四
分爲濟東國	五月丙戌初王彭離元年梁孝王子	二	三	四
分爲山陽國	五月丙戌初王定元年梁孝王子	二	三	四
分爲濟陰國	五月丙戌初王不識元年梁孝王子	二 薨無後國除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一 來朝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孝武建元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一	十二 來朝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六 來朝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來朝	十八
二十五	二十六 來朝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繆王元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來朝	十八	十九
八	九 來朝	十	十一	十二
六	七	八	九 來朝	十
四	五	六	七 薨	平王襄元
五	六	七	八 爲郡	
五	六	七 坐射殺中傅徐廣曰一作太傅廢遷房陵	八	九
五	六	七	八	九 薨無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來朝	二十五	二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來朝	十九	二十

	六	元光元年	二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來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九	二十來朝	二十一
	十七	十八	十九
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來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來朝	二十六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七	二十八來朝	二十九
	二十一來朝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徐廣曰齊立此五年以征和元年乙丑有罪病死諡曰懿	二	三	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來朝
薨無後國除爲郡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年	二	三	四
	十	十一	十二
後國除爲郡			
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來朝

三	四	五	六	元朔元年
十九來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薨	襄王注元年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二十六薨	安王光元年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二卒	厲王次昌元年	二	三	四
十二	十三	十四來朝	十五	十六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來朝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薨	靖王建元年	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坐禽獸行自殺國除爲郡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來朝	二十八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來朝	頃王不害元年	二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三來朝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三	十四來朝	十五	十六	十七
[illegible]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二十四來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康王庸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三	四來朝	五	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五薨無後國除爲郡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來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	四	五	六	七
二十八來朝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來朝	二十六
王建元年	二	三	四	五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安有罪削國二縣	四十二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	四薨	剛王堪元年	二	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來朝
二十八	二十九來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來朝	二十三
十來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八	十九	二十來朝	二十一	二十二
六	七	八	九	十
二	三	四	五	六

元狩元年	二		三
七	八		九
七	八來朝		九
三十二反自殺國除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來朝
八	九		十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二十七	二十八		哀王賢元年
六	七反自殺國除爲廣陵郡		
四十三反自殺爲六安郡	以故陳爲郡七月丙子徐廣	曰一云王子初王恭王慶元年膠東王子	二
三十四來朝	三十五		三十六
四	五		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來朝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一	十二來朝		十三
七	八來朝		九

四	五	六	元鼎元年
十來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	十一	十三	十三
	復置齊國	四月乙巳初王 齊王閎元年武帝子	一
二十五	二十六來朝薨	[illegible]王義元年	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十一	十二來朝	十三	十四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二	三	四	五
	更為廣陵國	四月乙未初王 胥元年武帝子	二
三	四	五	六
	復置燕國	四月乙巳初王 燕王旦元年武帝子	二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七	八	九來朝	十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來朝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來朝	三十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六來朝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剽攻殺人遷上庸國為太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	三	四	五
十四薨	節王純元年	二	三
十四來朝	十五	十六	十七
	初置泗水都郯徐廣曰泗水為東海	思王商元年徐廣曰一云勤王商元年恒山憲王子	二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
六	七	八	九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三	四	五	六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
十一	十二薨	頃王授元年	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
四十	四十一來朝	四十二薨	四十
	復置清河國	二十代王義徙清河郡是為剛王	二
三十二	三十二薨子為王	更為真定國頃王平元年常山憲王子	三
三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三十
河郡			
十八來朝	十九徙清河為太原郡		
十四	十五來朝	十六	十七

	六	元封五	年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來朝	二十
	三	四		五	六	七
	七	八薨無後國	除高部			
	七	八來朝		九薨	惠王武元年	二
	四十一來朝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
	十九	二十		頃王賁元年	二	三
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薨無後國除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一來朝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
	三	四		五	六	七
五來朝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 哀王昌元年即年薨康王昆侈元年		二		三	四	五
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來朝	二十
	三	四來朝		五	六	七
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

	五	六	太初元年	二	三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	二十三朝泰山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八	九	十	薨子哀王安世元年即年薨戴王賀元年安世子	二
	三	四	五	六	七薨
五	四十六朝泰山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四	五	六	七	八
	戴王通平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八來朝	十九	二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六	七	八	九來朝	十
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八	九來朝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四十二	四十	八							
梁王賀元年									
五	十	一							
九									
六十二	七十	一							
二十五	七十	五							
三十三	三十	六							
三十二	一十	二							
三十三	三十	六	來朝						
二十	八	來朝							

徐廣曰孝武太始二年廣陵中山眞定五來朝孝宣本始元年代來朝二年廣川來朝四年淸河來朝孝宣地節元年梁來朝二年河間來朝三年淸北來朝濟北分平原太山二郡

史記十七終

史記十八

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乃絕耳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閒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國名	侯功	高祖	孝惠	高后	孝文	孝景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	侯第
		十二	七	八	二十三	十六		

平陽 漢書音義曰曹參位第二而表在首以前後故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侯以將軍入漢以左丞相出征齊魏以右丞相為平陽侯萬六百戶 [illegible] 漢儀注天子有中涓如黃門皆中官者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懿侯曹參元年	五 其二年為相國 二 六年十月靖侯窋元年	八	十九 四 後元四年簡侯奇元年	三 十三 四年夷侯時元年	十 元光五年恭侯襄元年 十六 元鼎二年今侯宗元年	二
信武	以中涓從起宛朐入漢以騎都尉定三秦擊項羽別定江陵侯五千三百戶以車騎將軍攻黥布陳豨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肅侯靳歙元年	七	五 三 六年夷侯亭元年	十八 後三年侯亭坐事國人過律奪侯國除			十一
清陽	以中涓從起豐至霸上為騎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羽功侯三千一百戶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定侯王吸元年	七	八	七 元年哀侯彊元年 十六 八年孝侯伉元年	四 十二 五年哀侯不害元年	七 元光二年侯不害薨無後國除	十四
汝陰	以令史從降沛為太僕常奉車為滕公竟定天下入漢中全孝惠魯元侯六千九百戶常為太僕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文侯夏侯嬰元年	七	八	八 七 九年夷侯竈元年 八 十六年恭侯賜元年	十六	七 元光二年侯頗元年 十九 元鼎二年侯頗坐尚公主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八

陽陵	以舍人從起橫陽至霸上為騎將入漢定三秦屬淮陰定齊為齊丞相侯二千六百戶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景侯傅寬元年	五 二 六年頃侯靖元年	八	十四 九 十五年恭侯則元年	三 十三 前四年侯偃元年	十八 元狩元年侯偃坐與淮南王謀反國除	十
廣嚴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為連敖入漢以騎將定燕趙得將軍侯二千二百戶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召歐元年	七	八	一 九 二年戴侯嘉元年 十三 十一年恭侯[illegible]			二十八
廣平	以舍人從起豐至霸上為郎中入漢以將軍擊項羽鍾離眛功侯四千五百戶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敬侯薛歐元年	七	八 元年靖侯山元年	十八 平棘 五 後三年侯澤元年	八 中二年有罪絕 五 中五年復封節侯澤元年	七 其十年為丞相 五 元朔四年侯穰元年 三 元狩元年侯穰受淮南王財物稱臣在赦前詔問謾罪國除	十五
博陽	以舍人從起碭以刺客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滎陽絕甬道擊殺追卒功侯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陳濞元年	七	八	十八	五 四 塞 二 [illegible]除		十九
曲逆	以故秦爵從起陽武至霸上為都尉入漢以護軍中尉從定天下侯五千戶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獻侯陳平元年	七 其五年為左丞相	八 其元年徙為右丞相後專為丞相相孝文二年	二 二 三年恭侯買元年 十九 五年簡侯悝元年	四 十二 五年侯何元年	十 元光五年侯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	四十七
堂邑	以自定東陽為將屬項梁為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都漸自立為王壯息侯千八百戶復相楚元王十一年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安侯陳嬰元年	七	四 四 五年恭侯祿元年	二 二十一 三年夷侯午元年	十六	十一 十三 元光六年季須元年元鼎元年侯須坐母長公主卒未除服姦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	八十六

周呂	以呂后兄初起以客從入漢為侯還定三秦將兵先入碭漢王之解彭城往從之復發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	三 六年正月丙戌令武侯呂澤元年 四 九年子台封酈侯元年	七 有罪						
建成	以呂后兄初起以客從擊三秦漢王入漢而釋之還豐沛奉衛呂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釋之為建成侯	七 六年正月丙戌康侯釋之元年	二 三年侯則元年 五 有罪	胡陵 七 元年五月丙寅封則弟大中大夫呂祿元年 八年祿為趙王國除追尊康侯為昭王祿以趙王謀為不善大臣誅祿遂滅呂					
留	以廄將從起下邳以韓申徒下韓國言上張旗志秦王恐降解上與項羽之郄漢王請漢中地常計謀平天下侯萬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文成侯張良元年	七	二 三年不疑元年 六	四 五年侯不疑坐與門大夫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旦國除				六十二
射陽	兵起初與諸侯共擊秦為楚左令尹漢王與項羽有郄於鴻門項伯纏解難以破羽纏嘗有功封射陽侯	七 六年正月丙午侯項纏元年賜姓劉氏	三 三年侯纏卒嗣子睢有罪國除						
酇	以客初起從入漢為丞相備守蜀及關中給軍食佐上定諸侯為法令立宗廟侯八千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文終侯蕭何元年 元年為丞相九年為相國	二 五 三年哀侯祿元年	一 二年懿侯同元年同祿弟 七	筑陽 九 十 元年同有罪封何小子延元年 三 後四年煬侯遺元年 五年侯則元年有罪	一 武陽 七 前二年封何孫嘉為列侯 中二年侯勝元年 八	十三 酇 二十 元朔二年侯勝坐不敬絕 元狩三年封何曾孫慶為酇侯 元年 元封四年侯壽成元年 六年侯壽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一
曲周	以將軍從起岐攻長社以南別定漢中及蜀定三秦擊項羽侯四千八百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景侯酈商元年	八	八	二十三 元年侯寄元年	九 有罪絕 繆 七 中二年封商他子侯堅元年	九 元光四年康侯遂元年 五 元朔三年侯宗元年 十三 元鼎二年侯終根元年 大 後二年五月侯終根坐詛誅國除		六
絳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為侯定三秦食邑為將軍入漢定隴西擊項羽守嶢關定泗水東海八千一百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武侯周勃元年	七	八 其四年為太尉	十一 元年為右丞相三年免復為丞相 六 十二年侯勝元年	條 六 後元年封勃子亞夫為條侯其三年為太尉七年為丞相有罪國除 平曲 三	十三 三 十六 元朔五年侯建德元年 十三 元鼎五年侯建德坐酎金國除		四
舞陽	以舍人起沛從至霸上為侯入漢定三秦為將軍擊項籍再益封從破燕執韓信侯五千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武侯樊噲元年	六 其七為將軍相國三月 一 七年侯伉元年呂須子	八 坐呂氏誅族	二十三 元年封樊噲子荒侯市人元年	六 七年侯它廣元年 六 中元五年侯它廣非市人子國除			五
潁陰	以中涓從起碭至霸上為昌文君入漢定三秦食邑以車騎將軍屬淮陰定齊淮南及下邑殺項籍侯五千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懿侯灌嬰元年	七	八	四 其一為太尉三為丞相 十九 五年平侯何元年	九 七 中三年侯彊元年	六 有罪絕 九 元光二年封嬰孫賢為臨汝侯 元朔五年侯賢行賕罪國除		九
汾陰	初起以職志擊破秦入漢出關以內史擊諸侯以御史大夫定諸侯比清陽侯二千八百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悼侯周昌元年	三 四年哀侯開方元年 建 四 有罪絕	八	四	十三 安陽 八 前五年侯意元年 中二年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元年有罪絕除			十六
梁鄒	兵初起以謁者從擊破秦入漢以將軍擊定諸侯功侯二千八百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孝侯武儒元年	四 元年侯最元年 三	八	二十三	十六	六 元光元年頃侯嬰齊元年 三 元光四年侯山柎元年 二十 元鼎五年侯山柎坐酎金國除		二十
成	兵初起以舍人從擊秦為都尉入漢定三秦出關以將軍定諸侯功比厭次侯二千五百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敬侯董渫元年	七 元年康侯赤元年	八	二十三	六 有罪絕 節 五 中五年復封康侯赤為節氏侯	三 建元元年恭侯罷軍元年 五 元光二年侯朝元年 十二 元狩三年侯朝為濟南太守與成陽王女通不敬國除		二十五

蓼	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以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羽屬韓信功侯	七 六年正月丙午侯孔聚元年	七	八	八 九年侯臧元年 十五	十六	十四 元朔三年侯臧坐為太常南陵橋壞衣冠車不得度國除	三十
費	以舍人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用都尉屬韓信擊項羽有功為將軍定會稽浙江湖陽侯	七 六年正月丙午圉侯陳賀元年 徐廣曰圉或作幽	七	八	二十二 元年共侯常元年 一 二年侯偃元年	巢 中元二年有罪絕 中六年封賀子侯最元年 四 後元三年最坐縱國除		
陽夏	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陽夏侯	五 六年正月丙午侯陳豨元年 十年八月豨以趙相國將兵守代漢使召豨豨反以其兵與王黃等略代自立為王漢殺豨靈丘						
隆慮	以卒從起碭以連敖入漢以長鈹都尉擊項羽有功侯	七 六年正月丁未哀侯周竈元年	七	八	十七 後元二年侯通元年 六	七 中元年侯通有罪國除		三十四
陽都	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為樓煩將入漢定三秦別降翟王屬悼武王殺龍且彭城為大司馬破羽軍葉拜為將軍忠臣侯七千八百戶	七 六年正月戊申敬侯丁復元年	七	五 六年趮侯甯元年 三	九 十年侯安成元年 十四	一 二年侯安成有罪國除		十七
新陽	以漢五年用左令尹初從功比堂邑侯千戶	七 六年正月壬子胡侯呂清元年	三 四年頃侯臣元年 四	八	六 七年懷侯義元年 二 九年惠侯它元年 十五	四 五年恭侯善元年 五 中三年侯譚元年 七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譚坐酎金國除	八十一

東武	以戶衛徐廣曰一云從起薛屬悼武王破秦軍杠里楊熊軍曲遇入漢為越將徐廣曰一云城將軍定三秦以都尉堅守敖倉為將軍破籍軍功侯二千戶	七 六年正月戊午貞侯郭蒙元年	七	五 六年侯它元年 三	二十三	五 六年侯它棄市國除		四十一
汁防 徐廣曰汁音什邡音方	以趙將前三年從定諸侯侯二千五百戶功比平定侯齒故沛豪有力與上有郤故晚從	七 六年三月戊子肅侯雍齒元年	二 三年荒侯巨元年 五	八	二十三	二 三年侯野元年 十四 中元六年終侯桓元年	二十八 元鼎五年終侯桓坐酎金國除	五十七
棘蒲	以將軍前元年率將二千五百人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二歲十月入漢擊齊歷下軍田既功侯	七 六年三月丙申剛侯陳武元年	七	八	十六 後元元年侯武薨嗣子奇反不得置後國除			十三
都昌	以舍人前元年從起沛以騎隊率先降翟王虜章邯功侯	七 六年三月庚子莊侯朱軫元年	七	八 元年剛侯率元年	七 八年夷侯詘元年 十六	二 三年恭侯偃元年 五 中元年侯辟彊有罪國除		二十三
武彊	以舍人從至霸上以騎將入漢還擊項羽屬丞相甯功侯用將軍擊黥布侯	七 六年三月庚子莊侯莊不識元年	七	六 七年簡侯嬰元年 二	十七 後二年侯青翟元年 六	十六	二十五 元狩二年侯青翟坐為丞相與長史朱買臣等逐御史大夫湯不直國除	三十三
貰	以越戶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千六百戶功比臺侯	二 六年三月庚子齊侯呂元年 徐廣曰呂一作台 五 八年恭侯方山元年	七	八	十一 元年煬侯赤元年 十二 十二年康侯遺元年	十六	十六 元朔五年侯倩元年 八 元狩元年侯倩坐殺人棄市國除	三十六

海陽	以越隊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侯，千八百戶。	七　六年三月庚子，齊信侯搖毋餘元年。	二　二年，哀侯昭襄元年。　五	四　五年，康侯建元年。　四	二十三	三　四年，哀侯省元年。　中六年，侯省薨，無後，國除。		三十七
南安	以河南將軍漢王三年降晉陽，以亞將破臧荼，侯，九百戶。	七　六年三月庚子，莊侯宣虎元年。	七	八	八　九年，共侯戎元年。　十一　後元四年，侯千秋元年。　四	七　中元年，侯千秋坐傷人免。		六十三
肥如	以魏太僕三年初從，以車騎都尉破龍且及彭城，侯，千戶。	七　六年三月庚子，敬侯蔡寅元年。	七	八	二　三年，莊侯成元年。　十四　後元年，侯奴元年。　七	元年，侯奴薨，無後，國除。		六十六
曲城	以曲城戶將卒三十七人初從起碭，至霸上，為執珪，為二隊將，屬悼武王，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軍陳下，功侯，四千戶。為將軍擊燕、代，拔之。	七　六年三月庚子，圉侯蟲達元年。	七	八	八　元年，侯捷元年。　五　有罪，絕。　[illegible]　十三	垣　五　二　一　中五年，復封恭侯捷元年。	二十五　元鼎二年，侯皋柔坐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為賦，國除。	十八
河陽	以卒前元年起碭從，以二隊將入漢，擊項羽，身得郎將處，功侯。以丞相定齊地。	七　六年三月庚子，莊侯陳涓元年。	七	八	三　元年，侯信元年。　四年，侯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奪侯，國除。			二十九
淮陰	兵初起，以卒從項梁，梁死屬項羽為郎中，至咸陽，亡從入漢，為連敖典客，蕭何言為大將軍，別定魏、齊，為王，徙楚，坐擅發兵，廢為淮陰侯。	五　六年，侯韓信元年。　十一年，信謀反關中，呂后誅信，夷三族，國除。						

芒	以門尉前元年初起碭，至霸上，為武定君，入漢，還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侯。	三　六年，侯昭元年。徐廣曰：昭一作[illegible]。　九年，侯昭有罪，國除。				張　十二　孝景三年，昭以故芒侯將兵從太尉亞夫擊吳楚有功，復侯。　後元年三月，侯申元年。	七　元朔六年，侯申坐尚南宮公主不敬，國除。	[illegible]
故市	以執盾初起，入漢，為河上守，遷為假相，擊項羽，侯，千戶，功比平定侯。	三　六年四月癸未，侯閻澤赤元年。　四　九年，夷侯毋害元年。	七		十九　後四年，戴侯續元年。　四	四　孝景五年，侯穀嗣。　十二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穀坐酎金，國除。	五十五
柳丘	以連敖從起薛，以二隊將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籍軍，為將軍，侯，千戶。	七　六年六月丁亥，齊侯戎賜元年。	七	四　五年，定侯安國元年。　四	二十三	三　四年，敬侯嘉成元年。　後元年，侯角有罪，國除。		三十九
魏其	以舍人從沛，以郎中入漢，為周信侯，定三秦，遷為郎中騎將，破籍東城，侯，千戶。	七　六年六月丁亥，莊侯周定元年。	七	四　五年，侯閒元年。　四	二十三	二　前三年，侯閒反，國除。		四十四
祁	以執盾漢王三年初起從晉陽，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方將軍擊楚，追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子留彭城，用執圭東擊羽，急絕其近壁。」侯，千四百戶。[illegible]	七　六年六月丁亥，穀侯繒賀元年。	七	八	十一　十二年，頃侯湖元年。　十二	五　六年，侯它元年。　十一	八　元光二年，侯它坐從射擅罷，不敬，國除。徐廣曰：[illegible]一作酎。	五十一
平	兵初起，以舍人從擊秦，以郎中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守雒陽，功侯，比費侯賀，千三百戶。	六　六年六月丁亥，悼侯沛嘉元年。　一　十二年，靖侯奴元年。	七	八	十五　八　十六年，侯執元年。	十一　中元五年，侯執有罪，國除。		三十二

魯	故城	任侯	棘丘	阿陵	昌武
以舍人從起沛至咸陽爲郎中入漢以將軍從定諸侯侯四千八百戶功比舞陽侯死事無子封母疵代侯徐廣曰一云[illegible]	以兵初起以謁者從入漢以將軍擊諸侯以右丞相備守淮陽功比厭次侯二千戶	以騎都尉漢五年從起東垣擊燕代屬雍齒有功侯爲車騎將軍	以執盾隊史前元年從起碭破秦以治粟內史入漢以上郡守擊定西魏地功侯	以連敖前元年從單父以塞疏入漢還定三秦屬悼武王以都尉擊項羽功侯徐廣曰一云塞路一云以客入漢中	初起以舍人從以郎中入漢還定三秦以郎中將擊諸侯侯九百八十戶比魏其侯
七 六年中母侯疵元年	七 六年中莊侯閻澤赤元年	七 六年侯張越元年	七 六年侯襄元年	七 六年七月庚寅頃侯郭亭元年	七 六年七月庚寅靖信侯單甯元年
七	二 五 三年侯閒方元年	七	七	七	五 六年夷侯如意元年 二
四 五年母侯疵薨無後國除	二	二 三年侯越坐匿死罪免爲庶人國除	四 四年侯襄奪侯爲士伍除	八	八
	二 三年侯方閒爲關內侯			二 三年惠侯歐元年 二十一	一 二十三
				一 前二年侯勝客元年 八 有罪絕 南 中元六年靖侯延居元年 四	十 中四年康侯賈成元年 六
				十二 元光六年侯則元年 七 元鼎四年侯則坐酎金國除	十 元光五年侯得元年 四 元朔元年侯得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國除
				二十七	四十五

高苑	宣曲	絳陽	東茅	斥丘	臺
初起以舍人從入漢定三秦以中尉破籍侯千六百戶比斥丘侯	以卒從起留以騎將入漢定三秦破籍軍滎陽爲郎騎破鍾離眛軍固陵侯六百七十戶	以越將從起留入漢定三秦擊臧荼侯七百四十戶從攻馬邑及布	以舍人從起碭至霸上以二隊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侯千戶	以舍人從起豐以左司馬入漢以亞將攻籍克敵爲東郡都尉擊破籍武城爲漢中尉擊布爲斥丘侯千戶徐廣曰一云武城	以舍人從起碭用隊率入漢以都尉擊籍籍死轉擊臨江屬將軍賈功侯以將軍擊燕
七 六年七月戊戌制侯丙倩元年	七 六年七月戊戌齊侯丁義元年	七 六年七月戊戌齊侯華無害元年	七 六年八月丙辰敬侯劉釗元年	八 六年八月丙辰懿侯唐厲元年	七 六年八月甲子定侯戴野元年
七 元年簡侯得元年	七	七	七	七	七
八 一	八	八	八	八	八
十五 十六年孝侯武元年 八	十 十一年侯通元年 十三	三 四年恭侯勃齊元年 十六 後元四年侯祿元年 四	二 三年侯吉元年 十三 十六年侯吉奪爵國除	八 九年恭侯鼂元年 十五	三 二十 四年侯才元年
十六	四 有罪除 中五年復封侯通元年 發婁 中六年侯通有罪國除	三 前四年侯祿坐出界有罪國除		二 後元年侯賢元年	二 三年侯才反國除
二 建元元年侯信元年 建元三年侯信坐出入屬車間奪侯國除				二十 元鼎二年侯尊元年 十五 三 元鼎五年侯尊坐酎金國除	
四十一	四十三	四十六	四十八	四十	三十五

安國	以客從起豐，以廄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及堅守豐，封雍侯，五千戶。	七　六年八月甲子，武侯王陵元年。定侯安國。	七　其六年為右丞相。	七　一　八年，哀侯忌元年。	二十三　元年，終侯斿元年。斿一作昭。	十六	二　建元元年，侯辟方元年。十八　元狩三年，侯定元年。元鼎五年，侯定坐酎金，國除。	十二
樂成	以中涓騎從起碭中，為騎將，入漢，定三秦，侯。以都尉擊項羽，屬灌嬰，殺龍且，更為樂成侯，千戶。	七　六年八月甲申，節侯丁禮元年。	七	八	四　五年，夷侯馬從元年。十八　後七年，武侯客元年。	十六	二十五　元朔二年，侯義元年。三　元鼎五年，侯義坐言五利侯不道，棄市，國除。	四十二
辟陽	以舍人初起，侍呂后、孝惠沛三歲十月。呂后入楚，食其從一歲，侯。	七　六年八月甲子，幽侯審食其元年。	七	八	三　四年，侯平元年。二十	二　三年，侯平坐反，國除。		五十九
安平	以謁者漢王三年初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侯，二千戶。	七　六年八月甲子，敬侯鄂秋元年。	二　五　孝惠三年，簡侯嘉元年。	七　一　八年，頃侯應元年。	十三　十四年，煬侯寄元年。十	十五　一　後三年，侯但元年。	十八　元狩元年，侯但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遺淮南書稱臣盡力，棄市，國除。	六十一
蒯成	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侯。入漢，定三秦，食邑池陽。擊項羽軍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為信，戰不利，不敢離上，侯，三千三百戶。	七　十二年十月乙未，定蒯成侯緤元年。	七	八	三　緤子昌代，有罪，國除。	鄲　一　中元年，封緤子應為鄲侯元年。八　中二年，侯中居元年。	二十六　元鼎三年，居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二十二
北平	以客從起陽武，至霸上，為常山守，得陳餘，為代相，徙趙相，侯。為計相四歲，淮南相十四歲。千三百戶。	七　六年八月丁丑，文侯張蒼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其四為丞相。五歲罷。	五　六年，康侯奉元年。八　三　後元年，侯預元年。	四　建元五年，侯預坐臨諸侯喪後，不敬，國除。	六十五

史記十八

高胡	以卒從起杠里，入漢，以都尉擊籍，以都尉定燕，侯，千戶。	七　六年中，侯陳夫乞元年。	七	八	四　五年，殤侯程嗣。薨，無後，國除。			八十二
厭次	以慎將前元年從起留，入漢，以都尉守廣武，功侯。	七　六年中，侯元頃元年。漢書作爰類。	七	八	五　元年，侯賀元年。六年，侯賀謀反，國除。			二十四
平皋	項它，漢六年以碭郡長初從，賜姓為劉氏；功比戴侯彭祖，五百八十戶。	六　七年十月癸亥，煬侯劉它元年。	四　五年，恭侯遠元年。三	八	二十三	十六　元年，節侯光元年。	二　建元元年，侯勝元年。十八　元鼎五年，侯勝坐酎金，國除。	百二十一
復陽	以卒從起薛，以將軍入漢，以右司馬擊項羽，侯，千戶。	六　七年十月甲子，剛侯陳胥元年。	七	八	十一　十二年，恭侯嘉元年。十二	十五　一　中六年，康侯拾元年。	十二　元朔元年，侯彊元年。七　元狩二年，侯拾坐不孝，國除。	四十九
陽河	以中謁者從入漢，以郎中騎從定諸侯，侯，五百戶，功比高胡侯。	三　七年十月甲子，齊哀侯其石元年。三　十年，侯安國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十　六　中元年，侯午元年。中四年，侯章元年。	二十七　元封四年，侯仁元年。三　二十　征和三年十月，仁與母坐祝詛，大逆無道，國除。	八十三
朝陽	以舍人從起薛，以連敖入漢，以都尉擊項羽，後攻韓王信，侯，千戶。	六　七年三月壬寅，齊侯華寄元年。	七	八　元年，文侯要元年。	十三　十四年，侯當元年。十	十六	十二　元朔二年，侯當坐教人上書枉法罪，國除。	六十九

棘陽	涅陽	平棘	羹頡	深澤	柏至
以卒從起胡陵入漢以郎將迎左丞相軍以擊諸侯侯千戶	以騎士漢王二年從出關以郎將擊斬項羽侯千五百戶比杜衍侯	以客從起亢父斬章邯所署蜀守用燕相侯千戶	以高祖兄子從軍擊反韓王信為郎中將信母嘗有罪高祖微時太上令之故封為羹頡侯	以趙將漢王三年降屬淮陰侯定趙齊楚以擊平城侯七百戶	以駢憐從起昌邑以說衛入漢以中尉擊籍侯千戶 表師古曰二馬曰駢駢義為並兩騎為軍翼也說讀曰稅稅衛謂軍行左右為衛也
六 六年七月丙辰莊侯杜得臣元年	六 七年中莊侯呂勝元年	六 七年中懿侯執元年 徐廣曰表書作林摯	六 七年中侯劉信元年	五 八年十月癸丑齊侯趙將夜元年	六 七年十月戊辰靖侯許溫元年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八	八	七 一 八年侯辟彊元年	元年信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	一 奪絕 二年復封封二年薨	一 二年有罪絕 六 三年復封溫如故
五 六年質侯但元年 十八	四 五年莊侯子成實非子不當為侯國除	五 六年侯辟彊有罪國除		四 十四年復封將夜元年 六 後元二年戴侯頭元年	十四 元年簡侯祿元年 九 十五年哀侯昌元年
十六				二 二年侯循元年 七 罪絕	十六
九 元光四年懷侯武元年 七 元朔五年侯武薨無後國除				更 五 中五年封頭子夷侯胡元年 十六 元朔五年侯胡薨無後國除	七 元光二年共侯如安元年 十三 元狩二年侯福元年 五 元鼎二年侯福有罪國除
八十一	百四	六十四		九十八	五十八

中水	杜衍	赤泉	栒	武原	磨
以中涓騎將漢王元年從起好畤以司馬擊龍且後共斬項羽侯千五百戶	以郎中騎漢王三年從起下邳屬淮陰從灌嬰共斬項羽侯千七百戶	以郎中騎漢王二年從起杜屬淮陰後從灌嬰共斬項羽侯千九百戶	以燕將軍漢王四年從曹咎軍為燕相告燕王荼反侯以燕相國定盧奴千九百戶	漢七年以梁將軍初從擊韓信陳豨黥布功侯二千八百戶功比高陵	以趙衛將軍漢王三年從起盧奴擊項羽敖倉下為將軍攻臧荼有功侯千戶
六 七年正月己酉莊侯呂馬童元年	六 七年正月己酉莊侯王翳元年	六 七年正月己酉莊侯楊喜元年	五 八年十月丙辰莊侯溫疥元年	五 八年十二月丁未靖侯衛胠元年	五 八年七月癸酉簡侯程黑元年
七	七	七	七	三 四年共侯寄元年 四	七
八	五 三 六年共侯福元年	一 元年奪絕二年復封 七	八	八	二 三年孝侯釐元年 六
九 十年夷侯假元年 三 十一 十三年共侯青肩元年	四 五年侯市臣元年 七 十二 十二年侯翕元年	十一 十二 十二年定侯殷元年	五 六年文侯仁元年 十七 二 後元七年侯河元年	二十三	十六 七 後元元年侯竈元年
十六	十三 三 有罪絕後元元年復封翳子彊侯新人元年徐廣曰彊一作疆	三 四年侯無害元年有罪絕 六 臨汝 五 中五年復封侯無害元年	十 中元四年侯河有罪國除	三 四年侯不害元年 十三 後二年不害坐葬過律國除	七 中元元年侯竈有罪國除
五 建元六年靖侯德元年 一 元光五年侯宜成元年 二十三 元鼎五年侯宜成坐酎金國除	九 元光四年侯定國元年 十二 元狩四年侯定國有罪國除	七 元光二年侯無害有罪國除			
百一	百二	百三	九十一	九十三	九十二

國名	橐	宋子	猗氏	清	彊	彭
侯功	高帝七年為將軍從擊代陳豨有功侯六百戶	以漢三年以趙羽林將初從擊定諸侯功比歷侯五百四十戶	以舍人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侯二千四百戶	以弩將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千戶	以客吏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千戶	以卒從起薛以弩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千戶
高祖十二	五 八年十二月丁未祗侯陳錯元年	四 八年十二月丁卯惠侯許瘛元年 一 十二年共侯不疑元年	五 八年三月丙戌敬侯陳遬元年	五 八年三月丙戌簡侯空中元年 徐廣曰空一作室	三 八年三月丙戌簡侯留勝元年 二 十一年戴侯章元年	五 八年三月丙戌簡侯秦同元年
孝惠七	二 五 三年懷侯嬰元年	七	六 一 七年靖侯交元年	七 元年頃侯聖元年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六 七年恭侯應元年 十四 後五年侯安元年 三	九 十四 十年侯九元年	二十三	七 八年康侯鮒元年 十六	十二 十三年侯服元年 二 十五年侯服有罪國除	二 三年戴侯執元年 二十一
孝景十六	十六	八 中二年侯九坐買塞外禁物罪國除	二 三年侯差元年謀反國除	十六		二 三年侯武元年 十三 後元年武有罪國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十二 不得千秋父徐廣曰千秋父以元朔元年立 七 元狩二年侯千秋元年 九 元鼎五年侯千秋坐酎金國除			二十 元狩三年恭侯石元年 七 元鼎四年侯生元年 一 元鼎五年侯生坐酎金國除		
侯第	百二十四	九十九	五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

國名	吳房	甯	昌	共	閼氏	安丘
侯功	以郎中騎將漢王元年從起下邽擊陽夏以都尉斬項羽有功侯七百戶	以舍人從起碭入以都尉擊臧荼功侯千戶	以齊將漢王四年從淮陰侯起無鹽定齊擊籍及韓王信於代侯千戶	以齊將漢王四年從淮陰侯起臨菑擊籍及韓王信於平城有功侯千二百戶	以代太尉漢王三年降為鴈門守以特將平代反寇侯千戶	以卒從起方與屬魏豹二歲五月以執鈹入漢以司馬擊籍以將軍定代侯三千戶
高祖十二	五 八年三月辛巳莊侯楊武元年	五 八年四月辛卯莊侯魏選元年	五 八年六月戊申圉侯盧卿元年	五 八年六月壬子莊侯盧罷師元年	四 八年六月壬子節侯馮解敢元年 一 十二年恭侯它元年	五 八年七月癸酉懿侯張說元年
孝惠七	七	七	七	七	龍絕後絕	七
高后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十一 十二年侯去疾元年 十二	十五 十六年恭侯連元年 八	十四 十五年侯通元年 九	六 七年惠侯黨元年 八 十五年侯商元年 五 後四年侯商薨無後國除	十四 二年封恭侯子文侯遺元年 八 十六年恭侯勝之元年	十二 十一 十三年恭侯奴元年
孝景十六	十四 後元元年去疾有罪國除	元年侯指元年 三 四年侯指坐出國界有罪國除	二 三年侯通反國除		五 十一 前六年侯平元年	三 四年敬侯執元年 十三 三年康侯訢元年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平坐酎金國除	十八 元狩元年侯指元年 九 元鼎四年侯指坐入上林謀盜鹿國除
侯第	九十四	七十八	百九	百十四		

合陽	高祖兄。兵初起，侍太公守豐，天下已平，以六年正月立仲為代王。高祖八年，匈奴攻代，王棄國亡，廢為合陽侯。	五 八年九月丙午，侯劉仲元年。徐廣曰一作嘉。	二 仲子濞為吳王 以子吳王故，尊仲諡為代頃侯。					
襄平	兵初起，紀成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功比平定侯。戰好畤，死事。子通襲成功，侯。	五 八年九月丙午，侯紀通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九 中元三年，康侯相夫元年。 七	十二 元朔元年，侯夷吾元年。 十九 元封二年，侯夷吾[illegible]，除。	
龍	以卒從漢王元年起霸上，以謁者擊籍，斬曹咎，侯，千戶。	五 八年後九月己巳，敬侯陳署元年。	七	六 二 七年，侯堅元年。	十六 後元元年，侯堅奪侯，國除。			八十四
繁	以趙騎將從漢三年，從擊諸侯，功比吳房侯，千五百戶。	四 九年十一月壬寅，莊侯彊瞻元年。	四 三 五年，康侯昫元年。一云佾。	八	二十三	三 四年，侯寄元年。 六 中二年，侯安國元年。 七	十八 元狩元年，安國為人所殺，國除。	九十五
陸梁	詔以為列侯，自置吏受令長沙王。	二 九年三月丙辰，侯須毋元年。 一 十二年，共侯桑元年。	七	八	十八 五 後三年，康侯慶忌元年。	十六 元年，侯冉元年。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冉坐酎金，國除。	百三十七
高京 徐廣曰一作景	周苛起兵，以內史從擊破秦，為御史大夫入漢，圍取諸侯，堅守滎陽，功比辟陽。苛以御史大夫死事，子成為後，侯。	四 九年四月丙寅，侯周成元年。	七	八	二十 後五年，成坐謀反，繫死，國除，絕。	繼 中元年，封成孫應元年。 侯平嗣，不得元年。	元狩四年，平坐為太常不繕治園陵，不敬，國除。	六十
離	元年四月，侯鄧弱元年。失此侯始所起及所絕。							
義陵 徐廣曰一作陽	以長沙柱國侯，千五百戶。	四 九年九月丙子，侯吳程元年。	三 四 四年，侯種元年。	六 七年，侯種薨，無後，國除。皆失諡。				百三十四
宣平	兵初起，張耳誅秦，為相，合諸侯兵鉅鹿，破秦定趙，為常山王。陳餘反，襲耳，棄國，與大臣歸漢。漢定趙，為王。卒，子敖嗣。其臣貫高不善，廢為侯。	四 九年四月，武侯張敖元年。	七	六 信平 薨，子偃為魯王，國除。徐廣曰封信平。	十五 元年，以故魯王為南宮侯。 八 十六年，哀侯歐元年。	九 中三年，侯生元年。 七	七 絕 睢陽 十八 元光三年，封偃孫侯廣元年。 十二 元鼎二年，侯昌元年。 太初三年，侯昌為太常，[illegible]	三
東陽	高祖六年為中大夫，以河間守擊陳豨力戰功，侯，千三百戶。	一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武侯張相如元年。	七	八	十五 十六年，共侯殷元年。 五 後元五年，戴侯安國元年。 三	三 四年，哀侯彊元年。 十三	建元元年，侯彊薨，無後，國除。	百十八
開封	以右司馬漢王五年初從，以中尉擊燕，定代，侯，比共侯，二千戶。	一 十一年十二月丙辰，閔侯陶舍元年。 一 十二年，夷侯青元年。	七 景帝時為丞相。	八	二十三	九 中元三年，節侯偃元年。 七	十 元光五年，侯睢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睢坐酎金，國除。	百十五
沛	高祖兄合陽侯劉仲子，侯。	二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侯劉濞元年。 十二年十月辛丑，侯濞為吳王，國除。						
慎陽	為淮陰舍人，告淮陰侯信反，侯，二千戶。	二 十一年十二月甲寅，侯樂說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十二 中元六年，靖侯願之元年。 四	二 建元元年，侯買之元年。 十二 元狩五年，侯買之坐鑄白金棄市，國除。	百三十一

禾成	堂陽	祝阿	長修	江邑	營陵
以卒漢五年初從以郎中擊代斬陳豨侯千九百戶	以中涓從起沛以郎入漢以將軍擊籍爲惠侯坐守滎陽降楚免後復來以郎擊籍爲上黨守擊豨侯八百戶	以客從起齧桑以上隊將入漢以將軍定魏太原破井陘屬淮陰侯以缻度軍擊籍及攻豨侯八百戶	以漢二年用御史初從出關以內史擊諸侯功比須昌侯以廷尉死事千五百戶	以趙五年爲御史用奇計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而伐陳豨功侯六百戶	以漢三年爲郎中擊項羽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爲侯與高祖疏屬劉氏世爲衞尉萬二千戶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孝侯高邑元年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哀侯孫赤元年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孝侯公孫耳元年	二 十一年正月丙辰平侯杜恬元年一云杜格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侯趙堯元年	二 十一年侯劉澤元年
七	七	七	二 三年懷侯中元年 五	七	七 六年侯澤爲琅邪王國除
八	八 元年侯德元年	八	八	元年侯堯有罪國除	五
四 五年懷侯漸元年 九 十四年侯漸薨無後國除	二十三	四 五年侯成元年 十四 後三年侯成坐事國人過律國除	四 五年侯喜元年 十九 罪絕		
	十三 中六年侯德有罪國除		八 中五年復封侯相夫元年 陽平 五		
			三十三 元封四年侯相夫坐爲太常與樂令無可當鄭舞人擅繇不如令闌出函谷關國除		
百七	七十七	七十四	百八		八十八

土軍	廣阿	須昌	臨轅	汲	甯陵
高祖六年爲中地守以廷尉擊陳豨侯千二百戶就國後爲燕相	以客從起沛爲御史守豐二歲擊籍爲上黨守陳豨反堅守侯千八百戶後遷御史大夫	以謁者漢王元年初起漢中雍軍塞陳謁上上計欲還衍言從他道道通後爲河間守陳豨反誅都尉相如功侯千四百戶	以初起從爲郎以都尉守蘄城以中尉侯五百戶	高祖六年爲太僕擊代豨有功侯千二百戶爲趙太傅	以舍人從陳留以郎入漢破曹咎成皋爲上解隨馬用都尉擊陳豨功侯千戶
二 十一年二月丁亥武侯宣義元年	二 十一年二月丁亥懿侯任敖元年	二 十一年二月己酉貞侯趙衍元年	二 十一年二月乙酉堅侯戚鰓元年	二 十一年二月己巳終侯公上不害元年	二 十一年二月辛亥夷侯呂臣元年
五 六年孝侯莫如元年 二	七	七	四 五年夷侯觸龍元年 三	一 二年夷侯武元年 六	七
八	八	八	八	十三 十四年康侯廣元年 十	八
二十三	三 三年夷侯敬元年 二十 四年敬侯但元年	十五 十六年戴侯福元年 四 後元四年侯不害元年 四	二十三	十六	十 十一年戴侯射元年 十三
二 二年康侯平元年 十四	十六	四 五年侯不害有罪國除	三 四年共侯忠元年 十三	二 元光二年侯廣德元年 一	三 四年惠侯始元年 一 五年侯始薨無後國除
五 建元六年侯生元年 八 元朔二年侯生坐與人妻姦罪國除	四 建元五年侯越元年 三十二 元鼎二年侯越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		三 建元四年侯賢元年 二十五 元鼎五年侯賢坐酎金國除	九 元狩五年侯廣德坐妻精大逆罪頗連廣德棄市國除	
百二十二	八十九	百七	百十六	百二十三	七十三

汾陽	戴	衍	平州	中牟	邔 漢書音義曰音巨已反
以郎中騎千人前二年從起陽夏，擊項羽，以中尉破鍾離眜，功侯。	以卒從起沛，以卒開沛城門，為太公僕；以中廄令擊豨，侯，千二百戶。	以漢二年為燕令，以都尉下楚九城，堅守燕，侯，九百戶。	漢王四年，以燕相從擊籍，還擊荼，以故二千石將為列侯，千戶。	以卒從起沛，入漢，以郎中擊布，功侯，二千三百戶。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一馬，故得侯。	以故群盜長為臨江將，已而為漢擊臨江王及諸侯，破布，功侯，千戶。
二 十一年二月辛亥，侯靳彊元年。	二 十一年三月癸酉，敬侯彭祖元年。	二 十一年七月乙巳，簡侯翟盱元年。	二 十一年八月甲辰，共侯昭涉掉尾元年。	一 十二年十月乙未，共侯單父聖元年。	一 十二年十月戊戌，莊侯黃極忠元年。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二 三年，共侯解元年。 六	二 三年，共侯悼元年。 六	三 四年，祗侯山元年。 二 六年，節侯嘉元年。 三	八	八	八
二十三	七 八年，夷侯安國元年。 十六	二十三	一 二年，戴侯福元年。 三 五年，懷侯它人元年。 四 九年，孝侯馬童元年。 十五	七 八年，敬侯繒元年。 十五 十二年，戴侯終根元年。	十二 十三年，慶侯榮元年。 九 後元五年，共侯明元年。 三
四 五年，康侯胡元年。 十二	十六	十六	十四 後元二年，侯昧元年。 二	十六	十六
絕 江鄒 元鼎五年，侯石元年。 十九 太初四年五月丁卯，侯石坐為太常，行太僕事，治嗇夫可年，益縱年，國除。	十六 元朔五年，侯安期元年。 十二 元鼎五年，侯蒙元年。 十六 後元元年五月甲戌，侯蒙坐祝詛，無道，國除。	二 建元三年，侯不疑元年。 十 元朔元年，侯不疑坐挾詔書論，國除。	二十三 元狩五年，侯昧坐行馳道中，更呵馳去罪，國除。	十 元光五年，侯舜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舜坐酎金，國除。	十六 元朔五年，侯遂元年。 八 元鼎元年，侯遂坐賣宅縣官故貴，國除。
九十六	百二十六	百三十	百十一	百二十五	百二十三

博陽	陽義	下相	德	高陵	期思
以卒從起豐，以隊卒入漢，擊籍成皋，有功，為將軍，布反，定吳郡，侯，千四百戶。	以荊令尹漢王五年初從，擊鍾離眜及陳公利幾，破之，徙為漢大夫，從至陳，取信，為中尉，從擊布，功侯，二千戶。	以客從起沛，用兵從擊破齊田解軍，以楚丞相堅守彭城，距布軍，功侯，二千戶。	以代頃王子侯。頃王，高祖兄也。廣，濞之弟也。	以騎司馬漢王元年從起廢丘，以都尉破田橫、龍且，追籍至東城，以將軍擊布，九百戶。	淮南王布中大夫，有郄，上書告布反，侯，二千戶。布盡殺其宗族。
一 十二年十月辛丑，節侯周聚元年。	一 十二年十月壬寅，定侯靈常元年。	一 十二年十月己酉，莊侯冷耳元年。	一 十二年十一月庚辰，哀侯劉廣元年。	一 十二年十二月丁亥，圉侯王周元年。	一 十二年十二月癸卯，康侯賁赫元年。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八	六 七年，共侯賀元年。 二	八	二 三年，頃侯通元年。 六	二 三年，惠侯并弓元年。 六	八
八 九年，侯遫元年。 十五	六 七年，哀侯勝元年。 六 十二年，侯勝薨，無後，國除。	二 三年，侯慎元年。 二十一	二十三	十二 十三年，侯行元年。 十一	十三 十四年，康侯赫薨，無後，國除。
十二 中五年，侯遫奪爵一級，國除。		二 三年，侯慎反，國除。	五 六年，侯齕元年。 十一	二 三年，反，國除。	
			二十七 元狩六年，侯何元年。 一 元鼎五年，侯何坐酎金，國除。		
五十三	百十九	八十五	百二十七	九十二	百三十二

穀陵	以卒從前二年起柘，擊籍，定代，為將軍，功侯。	一 十二年正月乙丑，定侯馮谿元年。	七	八	六 七年，共侯熊元年。 七	一 五年，隱侯卬元年。 三 十三 五年，獻侯解元年。	三 建元四年，侯偃元年。	百五
戚	以都尉漢二年初起櫟陽，攻廢丘，破之，因擊項籍，別屬韓信，破齊軍，攻臧荼，遷為將軍，擊信，侯，千戶。	一 十二年十二月癸卯，圉侯季必元年。	七	八	三 四年，齊侯班元年。 二十	十六	二 建元三年，侯信成元年。 二十 元狩五年，侯信成坐為太常縱丞相侵神道，不敬，國除。	九十
壯（徐廣曰一作莊）	以燕將軍漢王三年降，起臨菑，以郎中擊籍、陳豨，功侯，六百戶。	一 十二年正月乙丑，敬侯許倩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一 二年，共侯恢元年。 十五	一 建元二年，殤侯則元年。 九 十五 元光五年，侯廣宗元年。 元鼎五年，侯廣宗坐酎金，國除。	百十二
成陽	以魏郎漢王二年從起陽武，擊籍，屬魏豹，豹反，屬相國彭越，以太原尉定代，侯，六百戶。	一 十二年正月己酉，定侯意元年。	七	八	十 十一年，侯信元年。 十三	十六	建元元年，侯信罪鬼薪，國除。	百十
桃	以客從漢王二年從起定陶，以大謁者擊布，侯，千戶。為淮南相。項氏親也，賜姓。	一 十二年三月丁巳，安侯劉襄元年。	七	一 侯絕二年，復封襄。 七	九 十年，哀侯舍元年。為太常，丞相。 十四	十六	十 元光元年，厲侯申元年。 三 元朔二年，侯自為元年。 十五 元鼎五年，侯自為坐酎金，國除。	百三十五
高梁	食其，兵起以客從，擊破秦，以列侯入漢，還定諸侯，常使約和諸侯。列卒兵聚，功比平侯嘉。以死事，子疥襲食其功侯，九百戶。	一 十二年十月丙寅，共侯酈疥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十六	八 元光二年，侯勃元年。 十 元狩元年，坐詐衡山王取金，當死，病死，國除。	六十六

紀信	以中涓從起豐，以騎將入漢，以將軍擊籍，後攻盧綰，侯，七百戶。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匡侯陳倉元年。	七	二 三年，夷侯開元年。 六	十七 後二年六月，侯陽元年。 六	二 三年，侯陽反，國除。		八十
甘泉（徐廣曰一作景）	以車司馬漢王元年初從起高陵，屬劉賈，以都尉從軍，侯。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莊侯王竟元年。	六 七年，戴侯莫搖元年。	八	十 十一年，侯嫖元年。 十三	九 十年，侯嫖有罪，國除。		百六
鄒陵	以卒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籍荼，侯，七百戶。	一 十二年中，莊侯朱濞元年。	七	三 四年，恭侯慶元年。 五	六 七年，侯慶[illegible]除。			五十二
菌（徐廣曰一作[illegible]）	以中涓前元年從起單父，不入關，以擊籍、布、燕王綰，得南陽，侯，二千七百戶。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侯張平元年。	七	四 五年，侯勝元年。 四	三 四年，侯勝有罪，國除。			四十八
煮棗	以越連敖從起薛，別以郎將入漢，擊齊，以都尉侯，九百戶。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端侯赤元年。	七	二 三年，康侯武元年。 十三		八 中二年，侯昌元年。 二 中四年，有罪，國除。		七十五
張	以中涓騎從起豐，以郎將入漢，從擊諸侯，侯，七百戶。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節侯毛澤元年。	七	八	十二 十二年，侯慶元年。 十一 十三年，侯舜元年。	十二 中六年，侯舜有罪，國除。		七十九

史記十九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如芮王，故著令使特王。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瓚曰：漢以芮忠，故特王之；以非制，故特著令。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徐廣曰：孝文後七年，靖王著薨，無嗣。竟無過，為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駰案：漢書異姓國八王者，吳芮、英布、張耳、臧荼、韓王信、彭越、盧綰、韓信也。

國名	便	軑 音大	平都
侯功	長沙王子侯，二千石。	長沙相侯，七百戶。	以齊將高祖三年降定齊，侯，千戶。
孝惠七	七 元年九月，頃王子吳淺元年。	六 二年四月庚子，侯利倉元年。	二 五年六月乙亥，孝侯劉到元年。
高后八	八	二 三年，侯豨元年。 六	八
孝文二十三	二十二 後七年，恭侯信元年。 一	十五 十六年，侯彭祖元年。 八	二 二年，侯成元年。 二十一
孝景十六	五 十一 前六年，侯廣志元年。	十六	十四 後元二年，侯成有罪，國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二十九 元鼎五年，侯千秋坐酎金，國除。	三十 元封元年，侯秩為東海太守，行過不請，擅發卒兵為衛，當斬，會赦，國除。	
太初已後			

右孝惠時三

國名	扶柳	郊	南宮	梧	平定	博成
侯功	高后姊長姁子，侯。	呂后兄悼武王身佐高祖定天下，呂氏佐高祖治天下，天下大安，封武王少子產為郊侯。	以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從軍，以大中大夫侯。	以軍匠從起郟，入漢，後為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功侯，五百戶。	以卒從高祖起留，以家車吏入漢，以梟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功用齊丞相侯。一云項涓。	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從高祖起豐，攻雍丘，擊項籍，力戰，奉衛悼武王出滎陽，功侯。
孝惠						
高后	七 元年四月庚寅，侯呂平元年。 八年，侯平坐呂氏事誅，國除。	五 元年四月辛卯，侯呂產元年。 六年七月壬辰，產為呂王，國除。 高后八年九月，產以呂王為漢相，謀為不善。大臣誅產，遂滅諸呂。	七 元年四月丙寅，侯張買元年。 八年，侯買坐呂氏事誅，國除。	六 元年四月乙酉，齊侯陽成延元年。	八 元年四月乙酉，敬侯齊受元年。	三 元年四月乙酉，敬侯馮無擇元年。 四 四年，侯代元年。 高后八年，侯代坐呂氏事誅，國除。
孝文				二 七年，敬侯去疾元年。 二十三	二 二年，齊侯市人元年。 四 十八 六年，恭侯應元年。	
孝景				九 中元二年，靖侯偃元年。 七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八 元光三年，侯戎奴元年。 十四 元狩五年，侯戎奴坐謀殺季父棄市，國除。	七 元光二年，康侯延居元年。 十八 元鼎二年，侯昌元年。 二 元鼎四年，侯昌有罪，國除。	
太初已後						

沛	襄成	軹	壺關	沅陵	上邳	朱虛	昌平
呂后兄康侯少子侯奉呂宣王寢園	孝惠子侯	孝惠子侯	孝惠子侯	長沙嗣成王子侯	楚元王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孝惠子侯
七 元年四月乙酉侯呂種元年 侯更為不其 高后八年侯種坐呂氏事誅國除	二 元年四月辛卯侯義元年 高后二年侯義為常山王國除	三 元年四月辛卯侯朝元年 高后四年侯朝為常山王國除	四 元年四月辛卯侯武元年 高后五年侯武為淮陽王國除	八 元年十一月壬申頃侯吳陽元年	七 二年五月丙申侯劉郢客元年	七 二年五月丙申侯劉章元年	三 四年二月癸未侯太元年 高后七年太為呂王國除
				十七 後二年頃侯福元年 六	二 孝文元年侯郢客為楚王國除	二 孝文二年侯章為城陽王國除	
				十二 中元五年哀侯周元年 四 後三年侯周薨無後國除			

贅其	中邑	樂平	山都	松茲 徐廣曰一作祝	成陶 徐廣曰一作陰
呂后昆弟子用淮陽丞相侯	以執矛從高祖入漢以中尉破曹咎用呂相侯六百戶	以隊卒從高祖起沛屬皇訢以郎擊陳餘用衛尉侯六百戶	高祖五年為郎中柱下令以衛將軍擊陳豨用梁相侯	兵初起以舍人從起沛以郎吏入漢還得雍王邯家屬功用常山丞相侯	以卒從高祖起單父為呂氏舍人度呂氏淮之功用河南守侯五百戶
四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勝元年 八年侯勝坐呂氏事誅國除	五 四年四月丙申貞侯朱通元年	二 四年四月丙申簡侯衛無擇元年 六年恭侯勝元年 三	五 四年四月丙申貞侯王恬開元年	五 四年四月丙申夷侯徐厲元年	五 四年四月丙申夷侯周信元年
	十七 後元二年侯悼元年 六	二十三	三 四年惠侯中黃元年 二十	六 七年康侯悼元年 十七	十一 十二年孝侯勃元年 三 十五年侯勃有罪國除
	十五 後元三年侯悼有罪國除	十五 後元二年侯侈元年 一	三 四年敬侯觸龍元年 十三	十二 中元六年侯偃元年 四	
		五 建元六年侯侈坐以買田宅不法又請求吏罪國除	二十六 元狩六年侯當元年 八 元封元年侯當坐與奴闌入上林苑國除	五 建元六年侯偃有罪國除	

	俞（如淳曰音輸）	滕	醴陵	呂成	東牟	鋸（一作鉅）	信都
侯功	以連敖從高祖破秦入漢以都尉定諸侯功比朝陽侯嬰死子它襲功用太中大夫侯	以舍人郎中十二歲以都尉屯霸上用楚相侯	以卒從漢王二年初起櫟陽以卒吏擊項籍為河南都尉長沙相侯六百戶	呂氏昆弟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呂肅王子侯	以張敖魯元太后子侯
孝惠七							
高后八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它元年 四 八年侯它坐呂氏事誅國除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更始元年 四 八年侯更始坐呂氏事誅國除	四年四月丙申侯越元年 五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忿元年 四 八年侯忿坐呂氏事誅國除	六年四月丁酉侯劉興居元年 三	六年四月丁酉侯呂通元年 二 八年侯通為燕王坐呂氏事國除	八年四月丁酉侯侈元年 一
孝文			三 四年侯越有罪國除		一 二年侯興居為濟北王國除		孝文元年侯侈有罪國除

	樂昌	祝茲	建陵	東平（徐廣曰一作康）	右高后時十二	陽信	軹	壯武	清郭（[illegible]）
侯功	以張敖魯元太后子侯	呂后昆弟子侯	以大謁者侯宦者多奇計	以燕王呂通弟侯		高祖十二年為郎以典客奪趙王呂祿印關殿門拒呂產等入共尊立孝文侯二千戶	高祖十年為郎從軍十七歲為太中大夫迎孝文代用車騎將軍迎太后侯萬戶薄太后弟	以家吏從高祖起山東以都尉從之滎陽食邑以代中尉勸代王入驂乘至代邸王卒為帝功侯千四百戶	以齊哀王舅父侯
高后	八年四月丁酉侯受元年 一	八年四月丁酉侯呂榮元年坐呂氏事誅國除	八年四月丁酉侯張澤元年九月奪侯國除	八年五月丙辰侯呂莊元年坐呂氏事誅國除					
孝文	孝文元年侯受有罪國除		[illegible]		孝文二十三	十四 元年三月辛丑侯劉揭元年 九 十五年侯中意元年	十 元年四月乙巳侯薄昭元年 十三 十一年侯戎奴元年	二十三 元年四月辛亥侯宋昌元年	元年四月辛未侯駟鈞元年 五 六年鈞有罪國除
孝景					孝景十六	五 六年侯中意有罪國除	十六	十一 中元四年侯昌奪侯國除	
建元							建元二年侯梁元年 一		

周陽	以淮南厲王舅父侯			元年四月辛未侯趙兼元年 五 孝文前六年兼有罪國除		
樊	以睢陽令高祖初起從阿以韓家子還定北地用常山相侯千二百戶			十四 元年六月丙寅侯蔡兼元年 九 十五年康侯客元年徐廣曰一作容	九 中元三年恭侯平元年 七	十三 元朔二年侯辟方元年 四 元鼎四年侯辟方有罪國除
管	齊悼惠王子侯			二 四年五月甲寅恭侯劉罷軍元年 十八 六年侯戎奴元年	二 三年侯戎奴反國除	
瓜丘	齊悼惠王子侯			十一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寧國元年 九 十五年侯偃元年	二 三年侯偃反國除	
營	齊悼惠王子侯			十 四年五月甲寅平侯劉信都元年 十 十四年侯廣元年	二 三年侯廣反國除	
楊虛	齊悼惠王子侯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恭侯劉將廬元年 十六年侯將廬為齊王有罪國除		
朸 力音	齊悼惠王子侯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辟光元年 十六年侯辟光為濟南王國除		
安都	齊悼惠王子侯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志元年 十六年侯志為濟北王國除		

平昌	齊悼惠王子侯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卬元年 十六年侯卬為膠西王國除		
武城	齊悼惠王子侯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賢元年 十六年侯賢為菑川王國除		
白石	齊悼惠王子侯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雄渠元年 十六年侯雄渠為膠東王國除		
波陵	以陽陵君侯			五 七年三月甲寅康侯魏駟元年 十二年康侯魏駟薨無後國除		
南鄭 徐廣曰一作朋	以信平君侯			一 七年三月甲寅侯起元年 孝文時坐後父故奪爵級關內侯		
阜陵	以淮南厲王子侯			八 八年五月丙午侯劉安元年 十六年侯安為淮南王國除		
安陽	以淮南厲王子侯			八 八年五月丙午侯劉勃元年 十六年侯勃為衡山王國除		
陽周	以淮南厲王子侯			八 八年五月丙午侯劉賜元年 十六年侯賜為廬江王國除		

東城	以淮南厲王子侯			七 八年五月丙午，哀侯劉良元年。 十五 十五年，侯良薨，無後，國除。			
犂	以齊相召平子侯，千四百一十戶			十一 十年四月癸丑，頃侯召奴元年。 三 後五年，侯澤元年。	十六	十六 元朔五年，侯延元年。 十九 元封六年，侯延坐不出持馬，斬，國除。	
缾	以北地都尉孫卬，匈奴入北地，力戰死事，子侯			十 十四年二月丁巳，侯孫單元年。	二 前三年，侯單謀反，國除。		
弓高	以匈奴相國降，故韓王信孼子，侯，千二百三十七戶			十六年六月丙子，壯侯韓穨當元年。 八	十六 前元年，侯則元年。	十六 元朔五年，侯則薨，無後，國除。	
襄成	以匈奴相國降，侯，故韓王信太子之子，侯，千四百三十二戶			七 十六年六月丙子，哀侯韓嬰元年。 一 後七年，侯澤之元年。	十六	十五 元朔四年，侯澤之坐詐病不從，不敬，國除。	
故安	孝文元年，舉淮陽守從高祖入漢功侯，食邑五百戶；用丞相侯，一千七百一十二戶			後三年四月丁巳，節侯申屠嘉元年。 五	二 前二年，恭侯蔑元年。 十四	十九 元狩二年，清安侯臾元年。 五 元鼎元年，臾坐為九江太守有罪，國除。	
章武	以孝文后弟侯，萬一千八百六十九戶			後七年六月乙卯，景侯竇廣國元年。 一	六 十 前七年，恭侯完元年。	八 元光三年，侯常生元年。 十 元狩元年，侯常生坐謀殺人未殺，罪，國除。	

南皮	以孝文后兄竇長君子侯，六千四百六十戶			後七年六月乙卯，侯彭祖元年。 一	十六	五 建元元年，夷侯良元年。 五 元光年年，侯桑林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桑林坐酎金罪，國除。	
右孝文時廿九							
孝景六十							
平陸	楚元王子侯，三千二百六十七戶				元年四月乙巳，侯劉禮元年。五 乙卯 三 三年，侯禮為楚王，國除。		
休	楚元王子侯				三 元年四月乙巳，侯富元年。 三年，侯富以兄子戊為楚王反，富與家屬至長安北闕自歸，不能相教，上印綬。詔復王。後以平陸侯為楚王，更封富為紅侯。		
沈猶	楚元王子侯，千三百八十戶				十六 元年四月乙巳，夷侯劉歲元年。	四 建元五年，侯受元年。 十八 元狩三年，侯受坐為宗正聽謁，不具宗室，不敬，國除。	
紅	楚元王子侯，千七百五十戶				四 三年四月乙巳，共侯富元年。一羅侯 一 前七年，悼侯澄元年。 九 中元年，敬侯嘉元年。一作高	十五 元朔四年，侯章元年。 一 元朔五年，侯章坐酎金，國除。	
宛朐	楚元王子侯				二 元年四月乙巳，侯劉埶元年。 三年，侯埶反，國除。		
魏其	以大將軍屯滎陽，扞吳楚七國反已破，侯，三千三百五十戶				十四 三年六月乙巳，侯竇嬰元年。	九 建元元年，嬰為丞相，二歲免。 元光四年，侯嬰坐爭灌夫事，上書稱先帝詔，矯制害，罪當棄市，國除。	

棘樂	楚元王子侯戶千二百一十三				十四 三年八月壬子敬侯劉調元年	一 建元二年恭侯應元年 十一 元朔元年侯慶元年 十六 元鼎五年侯慶坐酎金國除	
俞	以將軍吳楚反時擊齊有功布故彭越舍人越反時布使齊還已梟越布祭哭之當亨出忠言高祖赦之黥布反布爲都尉戶千八百				六 六年四月丁卯侯欒布元年 中元五年侯布薨	十一 元朔三年侯賁元年 元狩六年侯賁坐爲太常廟犧牲不如令國除	
建陵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中尉侯戶一千三百一十				十一 六年四月丁卯敬侯衛綰元年	十 元光五年侯信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信坐酎金國除	
建平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江都相侯戶三千一百五十				十一 六年四月丁卯哀侯程嘉元年	七 元光二年節侯橫元年 一 元光三年侯回元年 一 元光四年侯回薨無後國除	
平曲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隴西太守侯戶三千二百二十				五 六年四月己巳侯公孫昆邪元年 中元四年侯昆邪有罪國除太僕賀父		
江陽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趙相侯戶二千五百四十一				四 六年四月壬申康侯蘇嘉元年[illegible] 七 中元二年懿侯盧元年徐廣曰一作哀侯	二 建元三年侯明元年 十六 元朔六年侯雕元年 十一 元鼎五年侯雕坐酎金國除	
遽	以趙相建德王遂反建德不聽死事子侯戶千九百七十				中元二年四月己巳侯橫元年 六 後元三年侯橫有罪國除		

新市	以趙內史王慎王遂反慎不聽死事子侯戶一千十四				五 中元二年四月乙巳侯康元年 三 後元元年殤侯始昌元年	九 元光四年殤侯始昌爲人所殺國除	
商陵	以楚太傅趙夷吾王戊反不聽死事子侯戶千四十五				八 中元二年四月乙巳侯周元年	二十九 元鼎四年侯周坐爲丞相知列侯酎金輕下廷尉自殺國除	
山陽	以楚相張尚王戊反尚不聽死事子侯戶千一百一十四				八 中元二年四月乙巳侯當居元年	十六 元朔五年侯當居坐爲太常程博士弟子故不以選擇國除徐廣曰程一作擇	
安陵	以匈奴王降侯戶一千五百一十七				七 中元三年十一月庚子侯子軍元年	五 建元六年侯子軍薨無後國除	
垣	以匈奴王降侯				三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賜元年 六年賜死不得及嗣		
遒	以匈奴王降侯戶五千五百六十九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隆彊元年不得隆彊嗣	後元年四月甲辰侯則坐使巫齊少君祠祝詛上大逆無道國除 徐廣曰[illegible]書云武後二年	
容成	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戶				七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唯徐盧元年	十四 建元元年康侯綽元年 二十二 元朔三年侯光元年 十八 後二年三月壬辰侯光坐祠祝詛國除	
易	以匈奴王降侯				中元二年十一月丁丑侯僕黥元年 六 後元二年侯僕黥薨無嗣		

范陽	以匈奴王降侯，戶千一百九十七。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端侯代元年。 七	七 元光二年，[illegible]侯德元年。 二 元光四年，侯德無後，國除。	
翕	以匈奴王降侯。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邯鄲元年。 七	九 元光四年，侯邯鄲坐行來不請長信，不敬，國除。	
亞谷	以匈奴東胡王降，故燕王盧綰子侯，千五百戶。				中元五年四月丁巳，簡侯它父元年。 三 後元元年，安侯種元年。	十一 建元元年，康侯偏元年。 二十四 元光六年，侯賀元年。	十五 征和二年七月辛巳，侯賀坐太子事，國除。
隆慮	以長公主嫖子侯，戶四千一百二十六。				中元五年五月丁丑，侯蟜元年。 五 徐廣曰：按本史乃前五年，非中元年。	二十四 元鼎元年，侯蟜坐母長公主薨未除服，姦，禽獸行，當死，自殺，國除。	
乘氏	以梁孝王子侯。				中元五年五月丁卯，侯買元年。 一 中元六年，侯買嗣為梁王，國除。		
桓邑	以梁孝王子侯。				中元五年五月丁卯，侯明元年。 中六年，為濟川王，國除。		
蓋	以孝景后兄侯，戶二千八百九十。				中元五年五月甲戌，靖侯王信元年。 五	二 元狩三年，侯偃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偃坐酎金，國除。	

塞	以御史大夫前將兵擊吳楚功侯，戶千四十六。				後元年八月，侯直不疑元年。 三	三 建元四年，侯相如元年。 十二 元朔四年，侯堅元年。 十二 元鼎五年，侯堅坐酎金，國除。	
武安	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戶八千二百一十四。				後元年三月，侯田蚡元年。 一	九 元光四年，侯梧元年。 五 元朔三年，侯梧坐以襜褕入宮廷中，不敬，國除。	
周陽	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戶六千二十六。				後元年三月，懿侯田勝元年。 一	十二 元光六年，侯彭祖元年。 八 元狩二年，侯彭祖坐當歸與章侯宅不與罪，國除。	

右孝景時三十

史記二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徵毛詩傳曰膺當也鄭玄曰徵艾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國名	侯功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已後
翕	匈奴相降侯元朔二年屬車騎將軍擊匈奴有功益封	三 四年七月壬午侯趙信元年	六年侯信爲前將軍擊匈奴遇單于兵敗信降匈奴國除				
持裝	匈奴都尉降侯	一 六年後九月丙寅侯樂元年	六	六	元鼎元年侯樂死無後國除		
親陽	匈奴相降侯	三 四年十月癸巳侯月氏元年	五 元朔五年侯月氏坐亡斬國除				
若陽	匈奴相降侯	三 四年十月癸巳侯猛元年	五 元朔五年侯猛坐亡斬國除				
長平	以元朔三年再以車騎將軍擊匈奴取朔方河南功侯元朔五年以大將軍擊匈奴破右賢王益封三千戶		五 二年三月丙辰烈侯衞青元年徐廣曰青以元封五年薨		六	六	太初元年今侯伉元年
平陵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青擊匈奴功侯以元朔五年用游擊將軍從大將軍益封		五 二年三月丙辰侯蘇建元年	六	六 元鼎六年侯建爲右將軍與翕侯信俱敗獨身脫來歸當贖國除		
岸頭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青擊匈奴功侯元朔六年從大將軍益封		五 二年六月壬辰侯張次公元年	元狩元年次公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及受財物罪國除			
平津	以丞相詔所褒侯		四 三年十一月乙丑獻侯公孫弘元年	二 元狩三年侯慶元年 四	六	三 元封四年侯慶坐爲山陽太守有罪國除	
涉安	以匈奴單于太子降侯		三 三年四月丙子侯於單元年五月卒無後國除				

昌武	以匈奴王降侯。以昌武侯從驃騎將軍擊左賢王功，益封。		三 四年七月庚申，堅侯趙安稽元年。	六	六	一 二年，侯充國元年。 五	五 太初元年，侯充國薨，亡後，國除。
襄城	以匈奴相國降侯。		三 四年七月庚申，侯無龍元年。一云乘龍。	六	六	六	一 太初二年，無龍從浞野侯戰死。 二 四年，侯病已元年。
南奅 徐廣曰匹孝反	以騎將軍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太初二年，以丞相封為葛繹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公孫賀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賀坐酎金，國除。絕十歲。		十三 太初二年三月丁卯，封葛繹侯。征和二年，賀子敬聲有罪，國除。
合騎	以護軍都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賢王庭，得王，功侯。元朔六年，增封。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公孫敖元年。	一 元狩二年，敖將兵擊匈奴，與驃騎將軍期，後，畏懦，當斬，贖為庶人，國除。			
樂安	以輕車將軍再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李蔡元年。	四 元狩五年，侯蔡以丞相侵盜孝景園神道壖地，罪，自殺，國除。			
龍頟	以都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元朔六年，以橫海將軍擊東越功，為案道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韓說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說坐酎金，國絕。二歲，復侯。	六 元年五月丁卯，案道侯說元年。	十三 征和元年，子長代，有罪，絕。子曾復封為龍頟侯。
隨成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攻農吾，先登石累，得王，功侯。		二 五年四月乙卯，侯趙不虞元年。	三 元狩三年，侯不虞坐為定襄都尉，匈奴敗太守，以聞非實，坐謾，國除。			
從平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賢王庭，數為鴈行，上石山先登，功侯。		二 五年四月乙卯，公孫戎奴元年。	一 元狩三年，侯戎奴坐為上郡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謾，國除。			
涉軹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至右賢王庭，得王虜閼氏，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李朔元年。	元狩元年，侯朔有罪，國除。			
宜春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衛伉元年。	六	四 元鼎元年，侯伉坐矯制不害，國除。		
陰安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衛不疑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不疑坐酎金，國除。		
發干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衛登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登坐酎金，國除。		
博望	以校尉從大將軍六年擊匈奴，知水道，及前使絕國大夏功侯。		一 六年三月甲辰，侯張騫元年。	一 元狩二年，侯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國除。			

冠軍	衆利	潦	宜冠
以嫖姚校尉再從大將軍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益封迎渾邪王益封擊左右賢王益封	以上谷太守四從大將軍六年擊匈奴首虜千級以上功侯	以匈奴趙王降侯	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再出擊匈奴侯功故匈奴歸義
一 六年四月壬申景桓侯霍去病元年	一 六年五月壬辰侯郝賢元年		
六	一 元狩二年侯賢坐爲上谷太守入戍卒財物上計謾罪國除	元年七月壬午悼侯趙王煖訾元年 二 元狩二年煖訾死無後國除	二年正月乙亥侯高不識元年 二 元狩四年不識擊匈奴戰軍功增首不以實當[illegible]罪國除
元鼎元年哀侯嬗元年 六			
元封元年哀侯嬗薨無後國除徐廣曰嬗字子侯爲武帝奉車登封泰山暴病死			

煇渠	從驃	下麾	湼陰	順梁（一作煇渠）	河綦
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再出擊匈奴得王功侯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虜五王功益封故匈奴歸義	以司馬再從驃騎將軍數深入匈奴得兩王子騎將功侯以匈河將軍元封三年擊樓蘭功復侯	以匈奴王降侯	以匈奴渾邪王將衆十萬降侯萬戶	以匈奴王降侯	以匈奴右王與渾邪降侯
五 二年二月乙丑忠侯僕多元年	五 二年五月丁丑侯趙破奴元年	五 二年六月乙亥侯呼毒尼元年	四 二年七月壬午定侯渾邪元年	四 三年七月壬午悼侯扁訾元年	四 三年七月壬午康侯烏黎元年
三 元鼎四年侯電元年 三	四 元鼎五年侯破奴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煬侯伊卽軒元年 二	六 元鼎元年魏侯蘇元年	一 二年侯扁訾死無後國除	二 元鼎三年餘利鞮元年 四
六	浞野 四 三年侯破奴元年	六	五 元封五年魏侯蘇薨無後國除		六
四	一 二年侯破奴以將軍擊匈奴失軍爲虜所得國除	四			四

常樂	以匈奴大當戶與渾邪降侯			四 三年七月壬午，肥侯稠雕元年	六	六	一 太初三年，今侯廣漢元年
符離	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右王，將重會期，首虜二千七百人，功侯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路博德元年	六	六	太初元年，侯路博德有罪，國除
壯	以匈奴歸義匈奴因亭王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左王，以少破多，捕虜二千一百人，功侯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復陸支元年	二 元鼎三年，今侯偃元年 四	六	四
眾利	以匈奴歸義樓剸王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右王，手自劍合，功侯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伊即軒元年	六	五 六年，今侯當時元年 一	四
湘成	以匈奴符離王降侯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敞屠洛元年	四 元鼎五年，侯敞屠洛坐酎金，國除		
義陽	以北地都尉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左王，得王，功侯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衛山元年	六	六	四
散	以匈奴都尉降侯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董荼吾元年	六	六	二 太初三年，今侯安漢元年 二

臧馬	以匈奴王降侯			四年六月丁卯，康侯延年元年 一 五年，侯延年死，不得置後，國除			
周子南君	以周後紹封				三 四年十一月丁卯，侯姬嘉元年 三	四年，君買元年 三	四
樂通	以方術侯				一 四年四月乙巳，侯五利將軍欒大元年。五年，侯大有罪，斬，國除		
瞭	以匈奴歸義王降侯				四年六月丙午，侯次公元年 一 五年，侯次公坐酎金，國除		
術陽	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				四年，侯建德元年 一 五年，侯建德有罪，國除		
龍亢	以校尉摎世樂擊南越死事子侯				二 五年三月壬午，侯廣德元年	六 元封六年，侯廣德有罪，國除	
成安	以校尉韓千秋擊南越死事子侯				三 五年三月壬子，侯延年元年	六 元封六年，侯延年有罪，國除	

昆	以屬國大且渠擊匈奴功侯				二 五年五月戊戌侯渠復累元年	六	四
騏	以屬國騎擊匈奴捕單于兄功侯				二 五年五月壬子侯駒幾元年一云駒幾	六	四
梁期	以屬國都尉五年閒出擊匈奴得復累緣等功侯				二 五年七月辛巳侯任破胡元年	六	四
牧丘	以丞相及先人萬石積德謹行侯				二 五年九月丁丑恪侯石慶元年	六	二 二年侯德元年 三
膫	以南越將降侯				一 六年三月乙酉侯畢取元年	六	四
將梁	以樓船將軍擊南越推鋒卻敵侯				一 六年三月乙酉侯楊僕元年	三 元封四年侯僕有罪國除	
安道	以南越揭陽令聞漢兵至自定降侯				一 六年三月乙酉侯揭陽令定元年	六	四
隨桃	以南越蒼梧王聞漢兵至降侯				一 六年四月癸亥侯趙光元年	六	

湘成	以南越桂林監聞漢兵破番禺諭甌駱兵四十餘萬降侯				一 六年五月壬申侯監居翁元年	六	四
海常	以伏波司馬捕得南越王建德功侯				一 六年七月乙酉莊侯蘇弘元年	六	太初元年侯弘死無後國除
北石	以故東越衍侯佐繇王斬餘善功侯					六 元年正月壬午侯吳陽元年	三 太初四年今侯首元年
下鄜	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					六 元年四月丁酉侯左將黃同元年	四
繚嫈	以故校尉從橫海將軍說擊東越功侯					元年五月乙卯侯劉福元年 一 二年侯福有罪國除	
蘌兒	以軍卒斬東越徇北將軍功侯					六 元年閏月癸卯莊侯轅終古元年徐廣曰閏四月也	太初元年終古死無後國除
開陵	以故東越建成侯與繇王共斬東越王餘善功侯					元年閏月癸卯侯建成元年 六	四

國名	侯功				元封	太初
臨蔡	以故南越郎聞漢兵破番禺爲伏波得南越相呂嘉功侯				元年閏月癸卯侯孫都元年 六	四
東成	以故東越繇王斬東越王餘善功侯萬戶				元年閏月癸卯侯居服元年 六	四
無錫	以東越將軍漢兵至棄軍降侯				元年侯多軍元年 六	四
涉都	以父棄故南海守漢兵至以城邑降子侯				元年中侯嘉元年 六	太初二年侯嘉薨無後國除 二
平州	以朝鮮將漢兵至降侯				三年四月丁卯侯唊元年 如淳曰唊音頰 一 四年侯唊薨無後國除	
荻苴	以朝鮮相漢兵至圍之降侯				三年四月侯朝鮮相韓陰元年 四	四
澅清	以朝鮮尼谿相使人殺其王右渠來降侯				三年六月丙辰侯參元年 [illegible] 四	四
騠茲	以小月氏若苴王將衆降侯				四年十一月丁卯侯稽谷姑元年 三	太初元年侯稽谷姑薨無後國除

國名	侯功				元封	太初
浩	以故中郎將將兵捕得車師王功侯				四年正月甲申侯王恢元年 一 四年四月侯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國除封凡三月	
瓡讘 徐廣曰在河東 駰案音胡讘之涉反	以小月氏王將衆千騎降侯				四年正月乙酉侯扜者元年 二 六年侯勝元年	四
幾	以朝鮮王子漢兵圍朝鮮降侯				四年三月癸未侯張路歸義元年 二 元封六年侯張路使朝鮮謀反死國除	
涅陽	以朝鮮相路人漢兵至自先降道死其子侯				四年三月壬寅康侯子最元年 三	太初二年侯最死無後國除 二

右太史公本表

當塗 魏不害以圉守尉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蒲 蘇昌以圉尉史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潦陽 江德以園廄嗇夫共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富民 田千秋家在長陵以故高廟寢郎上書諫孝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黃帝涉江上書至意拜爲大鴻臚征和四年爲丞相封三千戶至昭帝時病死子順代立爲虎牙將軍擊匈奴不至質誅死國除 集解漢書音義曰質所期處也

右孝武封國名

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故復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于左方令後好事者得覽觀成敗長短絕世之適得以自戒焉當世之君子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當世豈不盛哉觀其持滿守成之道皆不謙讓驕蹇爭權喜揚聲譽知進不知退終以殺身滅國以三得之（以三得之者即上所謂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也）及身失之不能傳功於後世令恩德流子孫豈不悲哉夫龍頟侯曾為前將軍世俗順善厚重謹信不與政事退讓愛人其先起于晉六卿之世有土君國以來為王侯子孫相承不絕歷年經世以至于今凡八百餘歲豈可與功臣及身失之者同日而語之哉悲夫後世其誡之

博陸

霍光家在平陽以兄驃騎將軍故貴前事武帝覺捕得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瓚曰漁陽有博陸城也）中輔幼主昭帝為大將軍謹信用事擅治尊為大司馬益封邑萬戶後事宣帝歷事三主天下信鄉之益封二萬戶子禹代立謀反族滅國除

秺

（晉灼曰音妒在濟陰成武今有秺亭）金翁叔名日磾以匈奴休屠王太子從渾邪王將衆五萬降漢歸義侍中事武帝覺捕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謹厚益封三千戶子弘代立為奉車都尉事宣帝

安陽

上官桀家在隴西以善騎射從軍稍貴事武帝為左將軍覺捕斬侍中謀反者馬何羅弟重合侯通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謀反族滅國除

桑樂

上官安以父桀為將軍故貴侍中事昭帝安女為昭帝夫人立為皇后故侯三千戶驕蹇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父子謀反族滅國除

富平

張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張湯子武帝時給事尚書為尚書令事昭帝謹厚習事為光祿勳右將軍輔政十三年無適過侯三千戶及事宣帝代霍光為大司馬用事益封萬六千戶子延壽代立為太僕侍中

義陽

傅介子家在北地以從軍為郎為平樂監昭帝時刺殺外國王天子下詔書曰平樂監傅介子使外國殺樓蘭王以直報怨不煩師有功其以邑千三百戶封介子為義陽侯子厲代立爭財相告有罪國除

商利

王山齊人也故為丞相史會騎將軍上官安謀反山說安與俱入丞相斬安山以軍功為侯三千戶上書願治民為代太守為人所上書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為庶人國除

建平

杜延年以故御史大夫杜周子給事大將軍幕府發覺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等罪封為侯邑二千七百戶拜為太僕元年出為西河太守五鳳三年入為御史大夫

弋陽

任宮以故上林尉捕格謀反者左將軍上官桀殺之便門封為侯二千戶後為太常及行衛尉事節儉謹信以壽終傳於子孫

宜城

燕倉以故大將軍幕府軍吏發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罪有功封侯邑二千戶為汝南太守有能名

宜春

王訢家在齊本小吏佐史稍遷至右輔都尉武帝數幸扶風郡訢共置辦拜為右扶風至孝昭時代桑弘羊為御史

大夫元鳳三年代田千秋爲丞相封二千戸立二年爲人
所上書言孳自殺不殊子代立爲屬國都尉

安平

楊敞家在華陰故給事大將軍幕府稍遷至大司農爲御
史大夫元鳳六年代王訢爲丞相封二千戸立二年病死
子賁代立十三年病死子翁君代立爲典屬國三歲以季
父惲故出惡言繫獄當死得免爲庶人國除

右孝昭時所封國名

陽平

蔡義家在溫故師受韓詩爲博士給事大將軍幕府爲杜
城門候入侍中授昭帝韓詩爲御史大夫是時年八十衰
老常兩人扶持乃能行然公卿大臣議以爲爲人主師當
以爲相以元平元年代楊敞爲丞相封二千戸病死絕無
後國除

扶陽

韋賢家在魯通詩禮尚書爲博士授魯大儒入侍中爲昭
帝師遷爲光祿大夫大鴻臚長信少府以爲人主師本始
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千八百戸爲丞相五歲多
恩不習吏事免相就第病死子玄成代立爲太常坐祠廟
騎奪爵爲關內侯

平陵

范明友家在隴西以家世習外國事使護西羌事昭帝拜
爲度遼將軍擊烏桓功侯二千戸取霍光女爲妻地節四
年與諸霍子禹等謀反族滅國除

營平

趙充國以隴西騎士從軍得官侍中事武帝數將兵擊匈
奴有功爲護軍都尉中事昭帝昭帝崩議立宣帝決疑定
策以安宗廟功侯封二千五百戸

陽成

田延年以軍吏事昭帝發覺上官桀謀反事後留遲不得
封爲大司農本造廢昌邑王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
廟功侯二千七百戸逢昭帝崩方上事並急因以盜都內
錢三千萬（集解韋昭曰百官表曰司農屬官有都內）發覺自殺國除

平丘

王遷家在衞爲尚書郎習刀筆之文侍中事昭帝帝崩立
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戸爲光祿大夫秩中
二千石坐受諸侯王金錢財漏泄中事誅死國除

樂成

霍山山者大將軍光兄子也光未死時上書曰臣兄驃騎
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謚景桓侯絕無後臣光願以
所封東武陽邑三千五百戸分與山天子許之拜山爲侯
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冠軍

霍雲以大將軍兄驃騎將軍適孫爲侯地節三年天子下
詔書曰驃騎將軍去病擊匈奴有功封爲冠軍侯薨卒子
侯代立病死無後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以其邑三千戸
封雲爲冠軍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平恩

許廣漢家昌邑坐事下蠶室獨有一女嫁之宣帝未立時
素與廣漢出入相通卜相者言當大貴以故廣漢施恩甚
厚地節三年封爲侯邑三千戸病死無後國除

昌水

田廣明故郎爲司馬稍遷至南郡都尉淮陽太守鴻臚左
馮翊昭帝崩議廢昌邑王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本
始二年封爲侯邑二千三百戸爲御史大夫後爲祁連將
軍擊匈奴軍不至質當死自殺國除

高平

魏相家在濟陰少學易爲府卒史以賢良舉爲茂陵令遷
河南太守坐賊殺不辜繫獄當死會赦免爲庶人有詔守
茂陵令爲揚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遷爲

大司農御史大夫地節三年譖毁韋賢代爲丞相封千五百戶病死長子賓代立坐祠廟失侯

博望 許中翁(名舜)以平恩侯許廣漢弟封爲侯邑二千戶亦故有私恩爲長樂衞尉死子延年代立

樂平 許翁孫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爲侯封二千戶拜爲彊弩將軍擊破西羌還更拜爲大司馬光祿勳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酒好色以早病死子湯代立

將陵 史子回(名曾)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六百戶與平臺侯昆弟行也子回妻宜君故成王孫嫉妒絞殺侍婢四十餘人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爲媚道爲人所上書言論棄市子回以外家故不失侯

平臺 史子叔(名玄)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五百戶衞太子時史氏內一女於太子嫁一女魯王今見魯王亦史氏外孫也外家有親以故貴數得賞賜

樂陵 史子長(名高)以宣帝大母家貴侍中重厚忠信以發覺霍氏謀反事封二千五百戶

博成 張章父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臥馬櫪閒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諸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爲侯封三千戶

都成 金安上先故匈奴以發覺故大將軍霍光子禹等謀反事有功侯二千八百戶安上者奉車都尉秺侯從羣子行謹善退讓以自持欲傳功德於子孫

平通 楊惲家在華陰故丞相楊敞少子任爲郎好士自喜知人居衆人中常與人顏色以故高昌侯董忠引與屛語言霍氏謀反狀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爲光祿勳到五鳳四年作爲妖言大逆罪要斬國除

高昌 董忠父故潁川陽翟人以習書詣長安忠有材力能騎射用短兵給事黃門(漢書東方朔傳曰武帝微行出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與張章相習知章告語忠霍禹謀反狀忠以語常侍騎郎楊惲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今爲梟騎都尉侍中坐祠宗廟乘小車奪百戶

爰戚 趙成用發覺楚國事侯二千三百戶地節元年楚王與廣陵王謀反成發覺反狀天子推恩廣德義下詔書曰無治廣陵王廣陵王不變更後復坐祝詛滅國自殺國除今帝復立子爲廣陵王

酇 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朕閒漢之與相國蕭何功第一今絕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戶封蕭何玄孫建世爲酇侯

平昌 王長君(名無故)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衞太子時嫁太子家爲太子男史皇孫爲配生子男絕不聞聲問行且四十餘歲至今元康元年中詔徵立以爲侯封五千戶宣帝舅父也

樂昌 王稚君(名武)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以宣帝舅父外家封爲侯邑五千戶平昌侯王長君弟也

邛城 王奉光家在房陵以女立爲宣帝皇后故封千五百戶言奉光初生時夜見光其上傳聞者以爲當貴云後果以女故爲侯

安遠 鄭吉家在會稽以卒伍起從軍爲郎使護將弛刑士田渠

黎會匈奴單于死國亂相攻日逐王將衆來降漢先使語吉吉將吏卒數百人往迎之衆頗有欲還者因斬殺其渠率遂與俱入漢以軍功侯二千戶

博陽　邴吉家在魯本以治獄爲御史屬給事大將軍幕府常施舊恩宣帝遷爲御史大夫封侯二千戶神爵二年代魏相爲丞相立五歲病死子翁孟代立爲將軍侍中甘露元年坐祠宗廟不乘大車而騎至廟門有罪奪爵爲關內侯

建成　黃霸家在陽夏以役使徙雲陽以廉吏爲河內守丞遷爲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坐見知夏侯勝非詔書大不敬罪久繫獄三歲從勝學尚書會赦以賢良舉爲揚州刺史潁川太守善化男女異路耕者讓畔賜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居潁川入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封千八百戶

西平　于定國家在東海本以治獄給事爲廷尉史稍遷御史中丞上書諫昌邑王遷爲光祿大夫爲廷尉乃師受春秋變道行化謹厚愛人遷爲御史大夫代黃霸爲丞相

右孝宣時所封

陽平　王稚君名禁家在魏郡故丞相史女爲太子妃太子立爲帝女爲皇后故侯千二百戶初元以來方盛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多得其力未聞其有知略廣宜於國家也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國名	王子號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茲	河間獻王子	五年正月壬子侯劉明元年 二	二 元朔三年侯明坐謀反棄市國除徐廣曰一作[illegible]殺人棄市				
安成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思侯劉蒼元年 一	六	六	元年今侯自當元年 六	六	四
宜春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侯劉成元年 一	六	六	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四		
句容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哀侯劉黨元年 一	元朔元年哀侯黨薨無後國除				
句陵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侯劉福元年 一	六	六	五年侯福坐酎金國除 四		
杏山	楚安王子	六年後九月壬戌侯劉成元年 一	六	六	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四		

浮丘	廣戚	丹楊	眙台	湖孰	秩陽	睢陵	龍丘
楚安王子	魯恭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六年後九月壬戌侯劉不審元年 一							
六	元年十月丁酉節侯劉擇元年 徐廣曰擇一作將 六	元年十二月甲辰哀侯敢元年 六	元年十二月甲辰侯劉象之元年 六	元年正月丁亥頃侯劉胥元年 六	元年正月丁卯終侯劉漣元年 六	元年正月丁卯侯劉定國元年 六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代元年 五
四 五年今侯霸元年 二	元年侯始元年 六	元狩元年侯敢薨無後國除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霸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始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象之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今侯聖元年 二	三 四年終侯漣薨無後國除	四 五年侯定國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代坐酎金國除
				六			
				四			

張梁	劇	壤	平望	臨原	葛魁 徐廣曰葛一作莒	益都	平酌
江都易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易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哀侯劉仁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原侯劉錯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劉高遂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劉賞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敬侯劉始昌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節侯劉寬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胡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戴侯劉彊元年 五
六	六	六	二 三年今侯楚人元年 四	六	三 四年今侯戚元年 三	六	六
二 三年今侯須元年 四	一 二年孝侯廣昌元年 五	元年今侯延元年 六	六	六	二 元鼎三年侯戚坐殺人棄市國除	六	元年忠侯中時元年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劇魁	壽梁	平度	宜城	臨朐	雷	東莞	辟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劉墨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守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衍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康侯劉偃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哀侯劉奴元年 五	二年五月甲戌侯劉稀元年 五	三年五月甲戌侯劉吉元年 三 元朔五年侯吉有痼疾不朝廢國除	二年五月甲戌節侯劉壯元年 三 五年侯朋元年 二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守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元年侯福元年	六	五 五年侯稀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朋坐酎金國除
元年侯昭元年 三 四年侯德元年		六	六	六			
四		四	太初元年侯福坐殺弟棄市國除	四			

史記二十一 四

尉文	封斯	榆丘	襄嚵	邯會	朝	東城	陰城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節侯劉丙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共侯劉胡陽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壽福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建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子侯劉仁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義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遺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蒼元年 五
元年侯犢元年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元年侯犢坐酎金國除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壽福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建坐酎金國除	六	二 二年今侯祿元年 四	元年侯遺有罪國除	六
[illegible]	六			六	六		元年侯蒼有罪國除
[illegible]	三 四年今侯如意元年			四	四		

史記二十一 五

廣望	中山靖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安中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將梁	中山靖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朝平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朝平坐酎金國除		
新館	中山靖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未央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未央坐酎金國除		
新處	中山靖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嘉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陘城	中山靖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貞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貞坐酎金國除		
蒲領	廣川惠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嘉元年 四				
西熊	廣川惠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明元年 四				
棗彊	廣川惠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晏元年 四				

畢梁	廣川惠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嬰元年 四	六	六	三 元封四年侯嬰有罪國除	
房光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殷元年 四	六	元鼎元年殷有罪國除		
距陽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白元年 四	四 五年侯度元年 二	四 元鼎五年侯度有罪國除		
蔞安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退元年 四	六	六	元年今侯嬰元年 六	四
阿武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湣侯劉豫元年 四	六	六	六	三年今侯寬元年
參戶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勉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州鄉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節侯劉禁元年 四	六	六	五 六年今侯惠元年 一	四
成平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禮元年 四	二 元狩三年侯禮有罪國除			

廣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順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順坐酎金國除		
蓋胥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讓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讓坐酎金國除		
陪安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康侯劉不害元年 四	六	一 二年哀侯秦客元年 一 元鼎二年侯秦客薨無後國除		
榮簡 徐廣曰一作營簡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騫元年 四	二 三年侯騫有罪國除			
周堅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何元年 四	四 五年侯當時元年 二	四 元鼎五年侯當時坐酎金國除		
安陽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桀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五據 一本作㩜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臒丘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臒丘坐酎金國除		
富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龔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陪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繆侯劉明元年 四	六	二 三年侯邑元年 二 元鼎五年侯邑坐酎金國除		
叢 徐廣曰一作敬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信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信坐酎金國除		
平	濟北貞王子		二年十月癸酉侯劉遂元年 四	元狩元年侯遂有罪國除	六	六	四
羽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成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胡毋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楚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楚坐酎金國除		
離石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綰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邵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慎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利昌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嘉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藺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憙元年				
臨河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賢元年				
隰成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子侯劉忠元年				
土軍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郢客元年		侯郢客坐與人妻姦棄市		
皋狼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遷元年	一			
千章（徐廣曰一作斥）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遇元年				
博陽	齊孝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康侯劉就元年 四	六	三年侯終吉元年 元鼎五年侯終吉坐酎金國除		
寧陽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節侯劉恢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瑕丘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節侯劉貞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公丘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夷侯劉順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郁狼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侯劉騎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騎坐酎金國除		
西昌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侯劉敬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敬坐酎金國除		
陘城	中山靖王子		三年三月癸酉侯劉義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義坐酎金國除		
邯平	趙敬肅王子		三年四月庚辰侯劉順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順坐酎金國除		
武始	趙敬肅王子		三年四月庚辰侯劉昌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象氏	趙敬肅王子		三年四月庚辰節侯劉賀元年 四	六	六	二 元封三年思侯安德元年 四	四

易	洛陵	攸輿	茶陵	建成	安衆	葉	利鄉
趙敬肅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城陽共王子
二年四月庚辰安侯劉平元年 四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章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則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欣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拾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丹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嘉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嬰元年 三
六	一 元狩二年侯章有罪國除	六	六	五 元狩六年侯拾坐不朝不敬國除	六		一 元狩三年侯嬰有罪國除
六		六	一 二年哀侯陽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今侯種元年 二		六	六		五 六年今侯山拊元年 一		
四		太初元年侯則篡死罪棄市國除	太初元年侯陽薨無後國除		四		

有利	東平	運平	山州	海常	鈞丘	南城	廣陵 徐廣曰一作陽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釘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慶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訢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齒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福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寬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貞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常侯劉表元年 三
元狩元年侯釘坐遺淮南書稱臣棄市國除	三 元狩三年侯慶坐與姊妹姦有罪國除	六	六	六	三 四年今侯執德元年 三	六	四 五年侯成元年 二
		四 元鼎五年侯訢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齒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福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四	四	

莊原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皐元年 三	六	元鼎五年侯皐坐酎金國除 四		
臨樂	中山靖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敦侯劉光元年 三	六	六	五 六年今侯建元年 一	四
東野	中山靖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章元年 三	六	六	六	四
高平	中山靖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嘉元年 三	六	元鼎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四		
廣川	中山靖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頗元年 三	六	元鼎五年侯頗坐酎金國除 四		
千鍾 徐廣曰一作重	河間獻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搖元年一 云劉陰 二	元狩一年侯陰不使人為秋請有罪國除			
披陽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丑敬侯劉燕元年 三	六	四 五年今侯隅元年 二	六	四
定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敬侯劉越元年 三	六	三 四年今侯德元年 三	六	四

史記二十一 十四

稻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丑夷侯劉定元年 三	六	二 二年今侯都陽元年 四	六	四
山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侯劉國元年 三	六	六	六	四
繁安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侯劉忠元年 三	六	六	六	三 四年今侯壽元年 三
柳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康侯劉陽元年 三	六	三 四年侯罷師元年 三	四 五年侯自為元年 二	四
雲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夷侯劉信元年 三	六	五 六年今侯歲發元年 一	六	四
牟平 徐廣曰一作羊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共侯劉渫元年 三	一 三年今侯奴元年 四	六	六	四
柴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原侯劉代元年 三	六	六	六	四
栢陽	趙敬肅王子		五年十一月辛酉侯劉終古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史記二十一 十五

鄗	趙敬王子		五年十一月辛酉侯劉延年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延年坐酎金國除		
桑丘	中山靖王子		五年十一月辛酉節侯劉洋元年 二	六	三 四年今侯德元年 三	六	四
高丘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哀侯劉破胡元年 二	六	元鼎元年侯破胡薨無後國除		
柳宿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夷侯劉蓋元年 二	二 三年侯蘇元年 四	四 元鼎五年侯蘇坐酎金國除		
戎丘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讓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讓坐酎金國除		
樊輿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節侯劉條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曲成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萬歲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萬歲坐酎金國除		
安郭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博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安險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應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應坐酎金國除		
安遙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恢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恢坐酎金國除		
夫夷	長沙定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敬侯劉義元年 二	六	四 五年今侯禹元年 二	六	四
舂陵	長沙定王子		五年六月壬子侯劉買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都梁	長沙定王子		五年六月壬子敬侯劉遂元年 二	六	一 元年今侯係元年 六	六	四
洮陽	長沙定王子		五年六月壬子靖侯劉狗彘元年 二	五 元狩六年侯狗彘薨無後國除			
泉陵	長沙定王子		五年六月壬子節侯劉賢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終弋	衡山王賜子		六年四月丁丑侯劉廣置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廣置坐酎金國除		

麥	鉅合	昌	賁	雩殷	石洛	扶溏	挍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昌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發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差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方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康侯劉澤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敬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昆吾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霸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昌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發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差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方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枸	父城 徐廣曰一作六	庸	翟	鱣	彭	瓡 徐廣曰一作報	虛水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一	一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讓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光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譚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壽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應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偃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息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禹元年 六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光坐酎金國除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壽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應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偃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東淮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類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類坐酎金國除		
栒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賈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賈坐酎金國除		
涓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不疑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不疑坐酎金國除		
陸	菑川靖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何元年 六	六	六	四
廣饒	菑川靖王子			元年十月辛卯康侯劉國元年 六	六	六	四
缾	菑川靖王子			元年十月辛卯侯劉成元年 六	六	六	四
俞閭	菑川靖王子			元年十月辛卯侯劉不害元年 六	六	六	四
甘井	廣川穆王子			元年十月乙酉侯劉元元年 六	六	六	四

襄陵	廣川穆王子			元年十月乙酉侯劉聖元年 六	六	六	四
皋虞	膠東康王子				三 元年五月丙午侯劉建元年 三 四月今侯[illegible]元年		
魏其	膠東康王子				元年五月丙午侯劉昌元年 六	六	四
祝茲	膠東康王子				元年五月丙午侯劉延元年 四 元鼎二年延坐棄印綬出國不敬國除		

史記二十一 終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高皇帝元年	春沛公為漢王之南鄭秋還定雍	一 丞相蕭何守漢中		御史大夫周苛守滎陽
二 立太子	春定塞翟魏河南韓殷國夏伐項籍至彭城還據滎陽	二 守關中	一 太尉長安侯盧綰	
三	魏豹反使韓信別定魏伐趙楚圍我滎陽	三	二	
四	使韓信別定齊及燕太公自楚歸與楚界洪渠	四	三 周苛守滎陽死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
五 入都關中	冬破楚垓下殺項籍春王踐皇帝位定陶	五 罷太尉官	四 後九月綰為燕王	
六	尊太公為太上皇劉仲為代王立大市更名咸陽曰長安	六 封為酇侯張蒼為計相		
七	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長安伐匈奴匈奴圍我平城	七		
八	擊韓信反虜於趙城貫高作亂明年覺誅之匈奴攻代王代王棄國亡廢為郃陽侯	八		
九	未央宮成置酒前殿太上皇輦上坐帝奉玉卮上壽曰始常以臣不如仲力今臣功孰如仲多太上皇笑殿上稱萬歲徙齊田楚昭屈景于關中	九 遷為相國		御史大夫昌為趙丞相
十	太上皇崩陳豨反代地	十		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
十一	誅淮陰彭越黥布反	十一	周勃為太尉攻代後官省	
十二	冬擊布還過沛夏上崩葬長陵	十二		
孝惠元年	趙隱王如意死始作長安城西北方除諸侯丞相為相	十三		
二	楚元王齊悼惠王來朝 七月辛未何薨	十四 七月癸巳齊相平陽侯曹參為相國		
三	初作長安城蜀湔氐反擊之	二		

四	五	六	七	高后元年	二	三	四
三月甲子赦無所復作	為高祖立廟於沛城成置歌兒一百二十人 八月乙丑參卒	七月齊悼惠王薨立太倉西市八月赦齊	上崩大臣用張辟彊計呂氏權重以呂台為呂王立少帝己卯葬安陵	王孝惠諸子置孝悌力田	十二月呂王台薨子嘉代立為呂王行八銖錢		廢少帝更立常山王弘為帝
三	四	一 十月己巳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曲逆侯陳平為左丞相	二	三 十一月甲子徙平為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	四 平二 其食	五 三	六 置太尉官 四
		[illegible]					一 絳侯周勃為太尉
		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徐廣曰表在高后元年			平陽侯曹窋一本為御史大夫在六年		

五	六	七	八	孝文元年	二	三
八月淮陽王薨以其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令戍卒歲更	以呂產為呂王四月丁酉赦天下晝昏	趙王幽死以呂祿為趙王梁王徙趙自殺	七月高后崩九月誅諸呂後九月代王至踐皇帝位 [illegible]	除收孥相坐律立太子賜民爵	除誹謗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勝為梁王 十月丞相平薨	徙代王武為淮陽王上幸太原濟北王反匈奴大入上郡以地盡與太原太原更號代 十一月壬子勃免相之國
七 五	八 六	九 七	十 七月辛巳為帝太傅九月丙戌復為丞相 八	十一 十一月辛巳平徙為左丞相太尉絳侯周勃為右丞相	一 十一月乙亥絳侯勃復為丞相	十二月乙亥太尉潁陰侯灌嬰為丞相 罷太尉官
二	三	四	五 隆慮侯竈為將軍擊南越徐廣曰一作周	六 勃為相潁陰侯灌嬰為太尉	一	二 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擊濟北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甯侯遬深澤侯將夜祁侯賀將兵屯滎陽徐廣曰遬姓魏將夜姓趙
			御史大夫蒼		一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四	十二月乙[illegible]日	一　三月甲午，御史大夫北平侯張蒼為丞相	安丘侯張說為將軍擊胡，出代	關中侯申屠嘉為御史大夫
五	除錢律，民得鑄錢	二		
六	廢淮南王，遷嚴道，道死雍	三		
七	四月丙子，初置南陵	四		
八	[illegible]	五		
九	溫陵鍾自鳴，以芷陽鄉為霸陵	六		御史大夫敬
十	諸侯王皆至長安	七		
十一	上幸代，地動	八		
十二	河決東郡金堤，徙淮陽王為梁王	九		
十三	除肉刑及田租稅律、戍卒令	十		
十四	匈奴大入蕭關，發兵擊之，及屯長安旁	十一	成侯董赤、內史欒布、昌侯盧卿、隆慮侯竈、甯侯遫為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皆擊匈奴。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屯長安旁	
十五	黃龍見成紀，上始郊見雍五帝	十二		
十六	上郊見渭陽五帝	十三		
後元年	新垣平詐言方士，覺，誅之	十四		
二	匈奴和親，地動。八月戊辰[illegible]相	十五　八月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封故安侯		御史大夫青

三	四	五	六	七	孝景元年	二
置谷口邑		上幸雍	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	六月己亥，孝文皇帝崩。其年丁未，太子立。民出臨三日，葬霸陵。	立孝文皇帝廟，郡國為太宗廟。	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四月中，孝文太后崩。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置司直	嘉卒 八 開封侯陶青為丞相
			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去，亦罷。	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詹事戎奴為車騎將軍，侍太后。		[illegible]
						御史大夫錯

三	四	五	六	七	中元年	二	三
吳楚七國反，發兵擊，皆破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	立太子。	置陽陵邑。 丞相北平侯張蒼卒	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	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四月丁巳，膠東王立為太子。 青罷相		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皇子乘為清河王。 亞夫免相
二 置太尉官	三	四	五	六月乙巳，太尉條侯亞夫為丞相。 罷太尉官	二	三	四 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
中尉條侯周亞夫為太尉，擊吳楚；曲周侯酈寄為將軍，擊趙；竇嬰為大將軍，屯滎陽；欒布為大將軍，擊齊。	二 太尉亞夫	三	四	五 遷為丞相			
	御史大夫蚡		御史大夫陽陵侯岑邁	御史大夫舍			御史大夫綰

史記表二十二 九

四	五	六	後元年元	二	三	孝武建元元年	二
臨江王徵自殺葬藍田燕數萬為銜土置冢上	皇子舜為常山王	梁孝王武薨分梁為五國王諸子子買為梁王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	五月地動七月乙巳日蝕 相舍免		正月甲子孝景崩二月丙子太子立	綰免相	置茂陵 嬰免相
二	三	四	五 八月壬辰御史大夫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二	三	四 魏其侯竇嬰為丞相 置太尉	二月乙未太常柏至侯許昌為丞相 蚡免太尉 罷太尉官
				六月丁丑御史大夫岑邁卒		武安侯田蚡為太尉	
			御史大夫不疑			御史大夫抵 漢表云牛抵	御史大夫趙綰

史記表二十二 十

三	四	五	六	元光元年	二	三
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處廬江郡		行三分錢 徐廣曰漢書云半兩四分曰兩	正月閩越王反孝景太后崩徐廣曰景帝母竇氏 相昌免		帝初之雍郊見五畤	五月丙子決河於瓠子
二	三	四	五 六月癸巳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二	三	四
			青翟為太子太傅		夏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篡單于馬邑不合誅恢	
	御史大夫青翟		御史大夫安國			

四	五	六	元朔元年	二	三	四
十二月丁亥地動 卒蚡	十月族灌夫家棄魏其侯市	南夷始置郵亭	衛夫人立為皇后		匈奴敗代太守友徐廣曰太守姓共名友	匈奴入寇代上郡 襄
五 平棘侯薛澤為丞相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大中大夫衛青為車騎將軍出上谷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大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皆擊匈奴	車騎將軍青出鴈門擊匈奴衛尉韓安國為將屯將軍軍代明年屯漁陽卒	春車騎將軍青出雲中至高闕取河南地		
御史大夫歐					御史大夫弘	

史記二十二

五	六	元狩元年	二	三
匈奴敗代都尉朱英 澤免相		十月中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皆自殺國除	匈奴入鴈門代郡江都王建反膠東王子慶立為六安王 弘卒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八 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二	三	四 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為丞相	二
春長平侯衛青為大將軍擊右賢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屬青左內史李沮為強弩將軍太僕賀為車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大行息為將軍皆屬大將軍擊匈奴	大將軍青再出定襄擊胡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敗降匈奴衛尉蘇建為右將軍敗身脫左內史沮為強弩將軍皆屬青		冠軍侯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胡至祁連合騎侯敖為將軍出北地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為將軍出右北平	
		御史大夫蔡	御史大夫湯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四		三	大將軍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擊單于。	
五	蔡坐侵園堧自殺	四 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為丞相		
六	四月乙巳，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	二		
元鼎元年		三		
二	青翟有罪自殺	四 太子太傅高陵侯趙周為丞相	湯有罪自殺	御史大夫慶
三		二		
四	立常山憲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六月中，河東汾陰得寶鼎。	三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五	三月中，南越相嘉反，殺其王及漢使者。 周坐酎金自殺	四 九月辛巳，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	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主爵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皆破南越。	
六	十二月，東越反。	二	故龍頟侯韓說為橫海將軍，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中尉王溫舒出會稽：皆破東越。	
元封元年		三		御史大夫寬
二		四	秋，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出遼東，擊朝鮮。	
三		五		
四		六		
五		七		
六		八		
太初元年	改曆，以正月為歲首。	九		
二	正月戊申，慶卒。	十 二月丁卯，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		

三	四	天漢元年	二	三	四	太始元年	二	三	四
						班固云司馬遷記事訖于天漢自此已後後人所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春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方至余吾水上游擊將軍韓說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皆擊匈奴				
御史大夫延廣		御史大夫卿		御史大夫周				御史大夫勝之	

征和年元	二	三	四	後元年元	二	孝昭始元元年	二	三
冬賀坐為蠱死	七月壬午太子發兵殺游擊將軍說使者江充	六月劉屈氂因蠱斬						
十二	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封彭城侯	二	六月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	二	三	四 九月日磾卒	五	六
		春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方以兵降胡重合侯莽通出酒泉御史大夫商丘成出河西擊匈奴			二月己巳光祿大夫霍光為大將軍博陸侯都尉金日磾為車騎將軍秺侯太僕安陽侯上官桀為大將軍			
	御史大夫成							

四	五	六	元鳳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三月甲戌，丞相千秋卒。	十二月庚戌，丞相訢卒。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為丞相，封宜春侯。	二	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封安平侯。
三月癸酉，衛尉王莽為左將軍，騎都尉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九月庚午，光祿勳張安世為右將軍。		十二月庚寅，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擊烏丸。			九月庚寅，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擊烏丸。
			御史大夫訢			御史大夫楊敞		

史記二十二　十七

一

元平元年	孝宣	二	孝宣本始元年	三	四	地節元年	二
義卒				三月戊子，皇后崩。六月乙丑，義薨。	三月乙卯，立霍后。		
九月戊戌，御史大夫蔡義為丞相，封陽平侯。	二	三	四	六月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封扶陽侯。	二	三	四　三月庚午，將軍光卒。
四月甲申，光祿大夫龍額侯韓曾為前將軍。五月丁酉，水衡都尉趙充國為後將軍，右將軍張安世為車騎將軍。		七月庚寅，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龍額侯韓曾為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為蒲類將軍，度遼將軍平陵侯范明友為雲中太守，富民侯田順為虎牙將軍，皆擊匈奴。					二月丁卯，侍中中郎將霍禹為右將軍。
御史大夫昌水侯田廣明				御史大夫魏相			

史記二十二　十八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三	立太子。五月甲申，賢老，賜金百斤	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為丞相，封高平侯	七月，安世為大司馬衛將軍。禹為大司馬	御史大夫邴吉
四		二　七月壬寅，禹腰斬		
元康元年		三		
二		四		
三		五		
四		六　八月丙寅，安世卒		
神爵元年	上郊甘泉太畤、汾陰后土	七	四月，樂成侯許延壽為强弩將軍。後將軍充國擊羌。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韓曾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二	上郊雍五畤。祋栩出寶璧玉器	八		
三	三月，相卒	四月戊戌，御史大夫邴吉為丞相，封博陽侯		御史大夫望之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四		二		
五鳳元年		三		
二		四　五月己丑，曾卒	五月，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御史大夫霸
三	正月，吉卒	三月壬申，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封建成侯		御史大夫延年
四		二		
甘露元年		三　二月丁未，延壽卒		
二	赦殊死，賜高年及鰥寡孤獨帛，女子牛酒	四		御史大夫定國
三	三月己丑，霸薨	七月丁巳，御史大夫于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		太僕陳萬年為御史大夫
四		二		
黃龍元年		三	樂陵侯史子長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太子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	
孝元初元元年		四		

二	三	四	五	永光元年
				十月戊寅定國免
五	六	七	八	九 七月子長[illegible]就第
	十二月執金吾馮奉世為右將軍		二月丁巳平恩侯許嘉為左將軍	九月衛尉平昌侯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二月廣德免
			中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十二月丁未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七月太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

二	三	四	五
三月壬戌朔日食			
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為丞相封扶陽侯丞相賢子	二	三	四
七月太常任千秋為奮武將軍擊西羌雲中太守韓次君為建威將軍擊羌後不行	右將軍平恩侯許嘉為車騎將軍侍中光祿大夫樂昌侯王商為右將軍右將軍馮奉世為左將軍		
二月丁酉右扶風鄭弘為御史大夫			

建昭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月甲辰玄成薨		
五	六	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為丞相封樂安侯	二	三
	弘免			
	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	衛尉繁延壽為御史大夫		

竟寧元年	孝成建始元年	二	三
			十二月丁丑衡免
四	五	六	七 八月癸丑遣光祿勳詔嘉上印綬免賜金二百斤
六月己未衛尉楊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 延壽卒			十月右將軍樂昌侯王商為光祿大夫右將軍執金吾弋陽侯任千秋為右將軍 譚免
三月丙寅太子少傅張譚為御史大夫			廷尉尹忠為御史大夫

四		三月甲申右將軍樂昌侯王商為右丞相	任千秋為右將軍長樂衛尉史丹為右將軍 十一月己丑忠卒	少府張忠為御史大夫
河平元年		二		
二		三		
三		四	十月辛卯史丹為左將軍太僕平安侯王章為右將軍	
四	四月壬申丞相商免	六月丙午諸吏散騎光祿大夫張禹為丞相		
陽朔元年		二		
二		三		六月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
三			九月甲子御史大夫王音為車騎將軍	十月乙卯光祿勳于永為御史大夫
四		七月乙丑右將軍光祿勳平安侯王章卒	閏月壬戌永卒	
鴻嘉元年	三月禹卒	四月庚辰薛宣為丞相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史記二十二 終

史記二十三

禮書第一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晁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禀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

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

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徐廣曰大剛曰鉅施，鑽如蜂蠆，輕利剽遬，卒如熛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徐廣曰垂涉地名也；莊蹻起，楚分而為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日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案：謂鄧林後遂為社名。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為炮格，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陖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徐廣曰試一作誠也。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辠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辠人不尤其上，知辠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

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毛詩敘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禮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音含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鄭玄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穀梁傳曰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始封之君必為其太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禮記曰庶人祭於寢，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鄭玄曰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臑孰之也，先大羹鄭玄曰大羹肉湆，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先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鄭玄曰啐入口也，成事俎弗嘗也，三侑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幬也禮記曰素車之乘，尊其質也。鄭玄曰素車，殷路也，郊之麻絻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論語曰麻冕，禮也。孔安國曰，喪服之先散麻儀禮士喪禮曰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禮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也，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鄭玄曰清廟，一倡而三歎鄭玄曰倡，發歌句者；三歎，三人從歎之，縣一鍾尚拊膈徐廣曰膈一作搏，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徐廣曰稅一作悅。故至備，情文俱盡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

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誠陳（鄭玄曰誠猶審也陳設也謂彈畫也）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鄭玄曰衡稱也縣謂錘也）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鄭玄曰方猶道也）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史記二十三 終

史記二十四

樂書第二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

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暤，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搥，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於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極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頌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己，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鄭玄曰：同，謂協好惡；異，謂別貴賤。）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王肅曰：流，遂不能自還。）禮勝則離。（王肅曰：離析而不親。）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鄭玄曰：欲其并行彬彬然。）禮義立，則貴賤等矣；（鄭玄曰：等，階級。）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鄭玄曰：和在心。）禮自外作。（鄭玄曰：敬在貌。）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鄭玄曰：文猶動。）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鄭玄曰：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鄭玄曰：至猶達也，行也。）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鄭玄曰：賓，協也。試，用也。）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鄭玄曰：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和，故百物不失；（鄭玄曰：不失其性。）節，故祀天祭地。（鄭玄曰：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鄭玄曰：教人者也。）幽則有鬼神。（鄭玄曰：助天地成物者也。聖人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

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鄭玄曰：沿猶因述也。）故事與時並，（鄭玄曰：舉事在其時也。王肅曰：有其時然後得立其事。）名與功偕。（鄭玄曰：名在於其功也，皆相因循也。王肅曰：有功然後名與之。）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詘信俯仰級兆舒疾，（徐廣曰：級今禮作綴。駰案鄭玄曰：兆，其外營域也。）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術。（鄭玄曰：術，謂訓其義。）作者之謂聖，術者之謂明。明聖者，術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鄭玄曰：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鄭玄曰：言法天地也。）過制則亂，過作則暴。（鄭玄曰：過猶誤也。暴，失文武意也。）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王肅曰：言能合道論中倫理而無患也。）欣喜驩愛，樂之容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鄭玄曰：質猶本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

事於山川鬼神，則此所以與民同也。（王肅曰：自天子至民人，皆貴禮敬樂之和，以事鬼神先祖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鄭玄曰：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徐廣曰：辯一作別。駰案鄭玄曰：辯，徧也。）干戚之舞，非備樂也；（鄭玄曰：樂以文德為備，若咸池也。）亨孰而祀，非達禮也。（鄭玄曰：達，猶具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鄭玄曰：言其有損益也。）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鄭玄曰：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侉。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略。）及夫敦樂而無憂，（鄭玄曰：被原也。）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鄭玄曰：禮以為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鄭玄曰：樂為同。）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鄭玄曰：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鄭玄曰：敦和，樂貴同也。）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鄭玄曰：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人鬼之志。）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玄曰：各得其事也。王肅曰：各得其位也。）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鄭玄曰：高卑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有常，小大殊矣。（鄭玄曰：動靜，陰陽用事也。小大，萬物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鄭玄曰：象，光耀也。形，體貌也。）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隮，（鄭玄曰：隮，升也。）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鄭玄曰：蕩猶動也。）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鄭玄曰：奮，迅也。）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興焉。（鄭玄曰：百物化生。）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別則亂登，（鄭玄曰：登，成也。）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鄭玄曰：蟠猶委也。）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鄭玄曰：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王肅曰：著，明也。太始謂天也。成物謂地也。）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鄭玄曰：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鄭玄曰：間謂百物也。）故聖人曰「禮云樂云」。（鄭玄曰：言禮樂法天地也。）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曰：南風長養之風也。言父母之長養己也。其辭未聞也。王肅曰：南風育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夔始作樂以賞諸侯。（鄭玄曰：欲天下之君皆如此。）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級

逮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綴短 王肅曰遠以象民行之遠短近以象民行之近 故觀其舞而知其德 鄭玄曰 聞其謚而知其行 鄭玄曰謚者行之迹 大章章之也 鄭玄曰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 咸池備也 鄭玄曰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王肅曰包容浸潤行化皆然故曰備也 韶繼也 鄭玄曰舜樂名也言能繼堯之德 夏大也 鄭玄曰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 殷周之樂盡也 鄭玄曰言盡人事也周禮曰殷曰大濩周曰大武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 鄭玄曰教謂樂也 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 鄭玄曰事謂禮也 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 王肅曰作樂以法治 善則行象德矣 王肅曰君行善即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 夫豢豕為酒 鄭玄曰以穀食犬豕曰豢為作也 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 鄭玄曰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 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 鄭玄曰一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也 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閉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 鄭玄曰大事謂死喪 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鄭玄曰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也 樂樂其所自生 鄭玄曰 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所謂大路者天子之輿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葆龜也 公羊傳曰 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也 鄭玄曰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鄭玄曰理 樂統同禮別異 鄭玄曰統同同和合也別異異尊卑也 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順天地之誠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 鄭玄曰降下也興猶出也 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鄭玄曰凝成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欣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 鄭玄曰氣曰煦體曰嫗 然后草木茂區萌達 鄭玄曰屈生曰區 羽翮奮角觡生 鄭玄曰無鰓曰觡 蟄蟲昭穌 鄭玄曰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穌 羽者嫗伏毛者孕鬻 鄭玄曰孕任也鬻生也 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 鄭玄曰內敗曰殰殈裂也 則樂之道歸

焉耳 陰陽故歸此也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 鄭玄曰揚鉞也 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陳樽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鄭玄曰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 樂師辯乎聲詩故北面而弦 王肅曰但能別聲詩不知其義故北面而弦 宗祝辯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辯乎喪禮故後主人 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 鄭玄曰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後謂位在下也 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鄭玄曰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為治法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風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 鄭玄曰 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鄭玄曰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 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憂嘽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 鄭玄曰 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 王肅曰 而民剛毅廉直經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 王肅曰肉好言音之洪美 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 王肅曰 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 鄭玄曰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 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 鄭玄曰密之言閉也 剛氣不怒柔氣不懾 鄭玄曰懾猶恐懼也 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 鄭玄曰 廣其節奏省其文采 鄭玄曰 以繩德厚也 鄭玄曰繩猶度也王肅曰 類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 鄭玄曰 以象事行 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育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 王肅曰 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

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鄭玄曰：成象，人樂習之也。）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鄭玄曰：反，猶本也。），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流於聰明，淫樂廢禮不接於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鄭玄曰：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代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鄭玄曰：倫謂人道也。），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鄭玄曰：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眾也。），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也，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君子曰：

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鄭玄曰：致猶深審也。樂由中出，故治心也。），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謙，樂主其盈。禮謙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諸聲音，形於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綸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

鄭玄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也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鄭玄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要其節奏，鄭玄曰奏，會也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齊，中和之紀，鄭玄曰紀，總要之名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矣。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鄭玄曰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旅，鄭玄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鄭玄曰無姦聲也弦匏笙簧合守拊鼓，鄭玄曰合，皆也。言眾皆待擊鼓乃作也，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也始奏以文，止亂以武，鄭玄曰文謂鼓，武謂金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孫炎曰整其亂行節之以相，趨數迅疾之以雅。鄭玄曰相即拊也，亦以節樂。雅亦樂器名，狀如漆筩，中有椎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鄭玄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姦聲以淫，溺而不止，王肅曰姦聲淫，使人溺而不能自止及優侏儒，王肅曰俳優短人也獶雜子女，不知父子。鄭玄曰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亂男女之尊卑也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鄭玄曰鏗鎗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文侯曰：敢問何如？鄭玄曰欲知音樂異意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祅祥，此之謂大當。鄭玄曰當謂不失其所也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鄭玄曰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擇善而從之曰比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鄭玄曰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及後世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與？鄭玄曰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

子夏答曰：鄭音好濫淫志，鄭玄曰濫，濫竊姦聲也宋音燕女溺志，王肅曰燕歡悅衛音趨數煩志，孫炎曰趨數，音促速而數變也。鄭玄曰煩，勞也齊音敖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鄭玄曰言四者皆出於淫音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鄭玄曰古者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鄭玄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之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鄭玄曰椌楬謂柷敔此六者，德音之音也。鄭玄曰六者為本，以其聲質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鄭玄曰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鄭玄曰號令所以警眾也。王肅曰鏗鏗然以之立號也號以立橫，鄭玄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王肅曰聲果勁磬以立別，鄭玄曰謂分明於節義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鄭玄曰廉，廉隅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王肅曰濫，會諸音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鄭玄曰聞讙囂則人意動作也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鄭玄曰以聲合己志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鄭玄曰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眾也答曰：病不得其眾也。鄭玄曰病猶憂也，以不得眾心為憂，憂其難也永歎之，淫液之，何也？鄭玄曰永歎淫液，歌遲之也答曰：恐不逮事也。鄭玄曰逮，及也。事，戎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王肅曰蚤疾也備服事，久不得待，故發作疾也答曰：及時事也。鄭玄曰時至武事當施也。王肅曰欲令之事各及時武坐致右憲左，何也？答曰：非武坐也。鄭玄曰言武之事無坐也聲淫及商，何也？王肅曰聲淫貪商答曰：非武音也。王肅曰言武王不獲已，為天下除殘，非貪商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答曰：有司失其傳也。鄭玄曰有司典樂者，傳猶說也如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鄭玄曰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傳，非人意也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鄭玄曰萇弘，周大夫賓

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鄭玄曰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子曰居吾語女鄭玄曰居猶安坐也夫樂者象成者也王肅曰象成功為樂揔干而山立王肅曰持干楯山立不動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王肅曰志在鷹揚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王肅曰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且夫武始而北出鄭玄曰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成而滅商鄭玄曰成猶奏也再奏象克殷時三成而南王肅曰誅紂已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王肅曰有南國以為疆界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王肅曰分陝而治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玄曰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王肅曰以象尊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振威於中國也王肅曰振威武也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者一擊一刺為一伐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王肅曰分部而並進者欲事早成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鄭玄曰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夫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鄭玄曰欲語以作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反商鄭玄曰反當為及謂至紂都也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鄭玄曰積土為封封比干之墓崇賢也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玄曰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庶民弛政庶士倍祿鄭玄曰弛政去紂時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濟河而西馬散華山之陽鄭玄曰散猶放也而弗復乘牛散桃林之野鄭玄曰桃林在華山旁而不復服車甲弢徐廣曰弢音韜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鄭玄曰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王肅曰所以能建天下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為諸侯謂之建櫜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鄭玄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鄭玄曰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搢笏鄭玄曰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而虎賁之士稅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鄭玄曰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鄭玄曰耕藉藉田也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鄭玄曰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鄭玄曰冕而揔干親在舞位也所以教諸侯之悌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鄭玄曰言武遲久為此也

史記二十四　十二

[illegible]子貢見師乙而問焉鄭玄曰師樂官也乙名也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鄭玄曰氣順性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鄭玄曰樂人稱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鄭玄曰執猶處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鄭玄曰肆正也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鄭玄曰各因其德歌所宜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鄭玄曰育生也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鄭玄曰以其溫良能斷也明乎齊之詩者見利而讓也鄭玄曰以其肆直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鄭玄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而有此事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鄭玄曰長引其聲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貢問樂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而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平

史記二十四　十三

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郎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史記二十四 終

史記二十五

律書第三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文穎曰神農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行也）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音厄）選（音息戀反）蠕（音而兗反）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徐廣曰一作含）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為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言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殖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大呂者（徐廣曰此中闕不說大呂）其於十

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徐廣曰棋一作稹也]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蔟泰蔟者言萬物蔟生也故曰泰蔟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徐廣曰一作莖]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廁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音孚]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於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於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蜄[蜄音之慎反]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於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於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徐廣曰吳一作柔]且就死也西至於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者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徐廣曰一作陽]氣之賊[徐廣曰一作則]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徐廣曰一作則]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於奎[徐廣曰一作畫]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爲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蔟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鍾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鍾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鍾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史記二十五 終

史記二十六

曆書第四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鴂先滜（徐廣曰秭音姊鴂音規子規鳥也一名鶗鴂）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於冬分時雞三號卒明（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卒斯也）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漢書音義曰以歲之餘為閏故曰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漢書音義曰九黎君號蚩尤是也）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應劭曰黎陰官也火數二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漢書音義曰文十二文也史相承以建寅月名孟陬正月為孟陬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曆誤春三月當指辰而指巳是謂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徐廣曰云一作敕）天之曆數在爾躬（何晏曰曆數謂列次也）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鄭玄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故

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如淳曰呂氏春秋荊人鬼而越人禨今之巫祝禱祠淫祀之比也晉灼曰禨音珠璣之璣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韋昭曰謂正曆必先稱端始也若十一月朔旦冬至也舉正於中韋昭曰氣在望中則時日昏明皆正也歸邪音餘於終韋昭曰餘餘分也終閏月也中氣在晦則後月閏在望是其正中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音餘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漢書音義曰五行相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之也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曆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曆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漢書音義曰謂分部二十八宿為距度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曆徐廣曰陳術云徵士巴郡落下閎也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徐廣曰詹一作售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應劭曰言黃帝造曆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啓閉分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敘曆之意也孟康曰合作也黃帝作曆曆終復始無窮已故曰不死清濁律聲之清濁也五部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為五行也氣二十四氣物萬物也分曆數之分也瓚曰黃帝聖德與虛合契升龍登仙於天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徐廣曰猶以為應土德之勝水今日順夏至黃鍾為宮林鍾為徵

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徐廣曰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文穎曰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更相治間不容翲忽五家文悖異推太初之元也

曆術甲子篇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正北　十二

無大餘　無小餘　無大餘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十二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大餘五　小餘八

端蒙單閼徐廣曰單閼一作亶安二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八　小餘六百九十六　大餘十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三年

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六百三　大餘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餘七　小餘十一　大餘二十一　無小餘

徒維敦牂天漢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一　小餘三百五十九　大餘二十六　小餘八

祝犁協洽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五　小餘二百六十六　大餘三十一　小餘十六

商橫赤奮若三年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六百一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二十四　大餘四十二　無小餘
橫艾閹茂太始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八百六十九　大餘四十七　小餘八
尚章困敦二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二　小餘二百七十七　大餘五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大淵獻三年　十二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一百八十四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汭漢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　小餘五百三十二　大餘三　無小餘
游兆（徐廣曰作游桃）攝提格征和元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八百八十　大餘八　小餘八
彊梧單閼三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七百八十七　大餘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十二
大餘三　小餘一百九十五　大餘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五百四十三　大餘二十四　無小餘
商橫敦牂後元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一　小餘四百五十　大餘二十九　小餘八
昭陽協洽二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七百九十八　大餘三十四　小餘十六
橫艾涒灘始元元年正西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七百五　大餘三十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四　小餘一百一十三　大餘四十五　無小餘
焉逢閹茂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八　小餘四百六十一　大餘五十　小餘八
端蒙困敦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三百六十八　大餘五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百一十六　無大餘　小餘二十四
彊梧赤奮若六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一　小餘一百二十四　大餘六　無小餘
徒維攝提格元鳳元年　十二
大餘五　小餘三十一　大餘十一　小餘八
祝犁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三百七十九　大餘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三　小餘七百二十七　大餘二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七　小餘六百三十四　大餘二十七　無小餘
橫艾敦牂五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二　小餘四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八
尚章協洽六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百八十九　大餘三十七　小餘十六
焉逢涒灘元平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　小餘二百九十七　大餘四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四　小餘六百四十五　大餘四十八　無小餘
游兆閹茂二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五百五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八
彊梧大淵獻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二　小餘九百　大餘五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困敦四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三百八　大餘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犂赤奮若地節元年　十二
大餘一　小餘二百一十五　大餘九　無小餘
商橫攝提格二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五　小餘五百六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八
昭陽單閼三年正南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四百七十　大餘十九　小餘十六
橫艾執徐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三　小餘八百一十八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閏十三
大餘八　小餘二百二十六　大餘三十　無小餘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一百三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
端蒙協洽三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百八十一　大餘四十　小餘十六
游兆涒灘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　小餘八百二十九　大餘四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七百三十六　大餘五十一　無小餘
徒維閹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一百四十四　大餘五十六　小餘八
祝犂大淵獻三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四百九十二　大餘一　小餘十六
商橫困敦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七　小餘三百九十九　大餘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赤奮若五鳳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一　小餘七百四十七　大餘十二　無小餘
橫艾攝提格二年　十二
大餘十五　小餘六百五十四　大餘十七　小餘八
尚章單閼三年　十二

大餘十　小餘六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執徐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　小餘四百一十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八　小餘三百一十七　大餘三十三　無小餘
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六百六十五　大餘三十八　小餘八
彊梧協洽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七　小餘七十三　大餘四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涒灘四年　十二
大餘四十　小餘九百二十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犂作噩黃龍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二十八　大餘五十四　無小餘
商橫閼茂初元元年正東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二百三十五　大餘五十九　小餘八
昭陽大淵獻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五百八十三　大餘四　小餘十六
橫艾困敦三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七　小餘九百三十一　大餘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赤奮若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一　小餘八百三十八　大餘十五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五年　十二
大餘六　小餘二百四十六　大餘二十　小餘八
端蒙單閼永光元年　閏十三
無大餘　小餘五百九十四　大餘二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五百一　大餘三十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餘十八　小餘八百四十九　大餘三　無小餘
徒維敦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三　小餘二百五十七　大餘四十一　小餘八
祝犁協洽五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一百六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涒灘建昭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　小餘五百一十二　大餘五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五　小餘四百一十九　大餘五十七　無小餘
橫艾閹茂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九　小餘七百六十七　大餘二　小餘八
尚章大淵獻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一百七十五　大餘七　小餘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八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赤奮若竟寧元年　十二
大餘二　小餘四百三十　大餘十八　無小餘
游兆攝提格建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七百七十八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
彊梧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　小餘六百八十五　大餘二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九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右曆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端旃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奮若寅名攝提格于丙名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時）正西（加酉時）正南（加午時）正東（加卯時）

史記二十六　終

史記二十七

天官書第五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舝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眾者實其虛則耗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群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閒為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為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張素為廚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眾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眾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為溝瀆婁為聚眾胃為天倉其南眾星曰廥積昴曰髦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閒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

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
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
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
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
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
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
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
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
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
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
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
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
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
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
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
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
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
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
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
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
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

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
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
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
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
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
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
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作
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
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
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
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
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

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
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見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
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
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
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
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
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長四丈末兌退而
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
兵其出如浮如沉其國有土功如沉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
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沉所居野大穰色
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鬬其
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

廟。歲星廟也。察剛（徐廣曰一作罰）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徐廣曰以下云熒惑為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為丈夫，北為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鬭，光相逮，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晉灼曰伏不見）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五帝日朝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

史記二十七　五

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曰易猶輕速也）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贏，為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金為

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為焠（晉灼曰火入水故曰焠），與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閼，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為疾，為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早出者為贏，贏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為合，相陵為鬭，（[illegible]）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圜，為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為兵；青圜，為憂水；黑圜，為疾，多死；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徐廣曰一作志）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

史記二十七　大

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二十日，（徐廣曰一云三十二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

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嬴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以

史記二十七　七

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為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可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

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夭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

史記二十七　八

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為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蝕晚為彗星及天夭其時宜效不效為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為旱黃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

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兔過太白間可槭劍（蘇林曰槭音函函容也其間可容一劍）小戰客勝兔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兔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七星為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兩軍相當曰暈（如淳曰暈讀曰運）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

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李奇曰屈或為尾也韋昭曰短而直）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彊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徐廣曰一云食於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為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為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候）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大而赤（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為也五星之精散為六十四變記不盡）狀類南極（晉灼曰老人星也）所出其下起兵兵強其衝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孟康曰形如三足机机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精）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徐廣曰一作六）賊星（孟康曰形如彗九尺太白之精）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　司危星（孟康曰星大而有毛兩角熒惑之精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獄漢星（孟康曰青中赤表下有三彗縱橫亦填星之精漢書天文志獄漢一名咸漢）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塡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孟康曰星上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

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閒，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閒，氣皆黑。江、淮之閒，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及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蜄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積聚。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垘；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槁枯；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昳，為稷；昳至餔，為黍；餔至下餔，為菽；下餔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

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為其環域千里內占則其為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眛趙尹皋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

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戒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屈小變不可勝道由

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塡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修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　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　黃帝行德天夭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　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　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　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　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史記二十七

史記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

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

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

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太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太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

褒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太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服虔曰解凍)秋涸凍冬塞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徐廣曰[illegible]山或字誤也)岳山岐山(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壹山又有岳山)吳岳(徐廣曰[illegible]在汧也)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音將蒙反)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陳寶節來祠(服虔曰[illegible]節來)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霸產長水灃澇([illegible])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韋昭曰無車駒之屬)汧洛二

淵鳴澤蒲山嶽𡸣山([illegible])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晉灼曰自此以下至天淵玉女凡一十六小神不說)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illegible])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illegible])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畤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畤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illegible])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絜皋矣其法[illegible])

([illegible])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illegible])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或云枌榆鄉名高祖里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

([illegible])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illegible])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能依人為厲)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

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閒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在文帝十五年）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日沒於西墓謂濛谷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徐廣曰一營宇之中立五廟）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如淳曰二水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

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徐廣曰在霸陵）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壇謂位也）祠以五牢具（駰案如淳曰亭名也）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是後二十七年鼎出汾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自此後武帝事皆是取為武帝本紀注解已在其篇）

（一云今上）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

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徐廣曰音丈恚反駰案黃錘皆在東萊)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徐廣曰澤一作皋)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立十九年)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

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外戚傳封禪書曰趙之王夫人卒有子封為齊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徐廣曰元鼎二年時)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大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

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徐廣曰元鼎四年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徐廣曰以元狩二年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

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徐廣曰元鼎四年也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武帝姑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

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徐廣曰河東書曰蓋從水自中山西曣嗢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上言從行上爲之或者祭鼎也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

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徐廣曰烹煮也音觴以亨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徐廣曰臨中亦復有中山也非魯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徐廣曰一云大饗祠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

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徐廣曰一作塞)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垓次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貍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一作酒 水於釜中曰洎音其冀反)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

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太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太一常居也斗口三星占將作天)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瑟)及空侯(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徐廣曰須一作涼)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

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
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
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
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
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採儒術
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
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
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
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
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
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
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
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
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
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
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
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閒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
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
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
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
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
禪太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
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
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

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
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
德非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
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
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
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
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
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天子既已封太山
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
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
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
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於東井後
十餘日有星茀於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
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
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
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
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
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
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
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
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
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
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
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

可爲觀如緱城（徐廣曰一云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徐廣曰在甘泉）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徐廣曰元封五年）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祕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徐廣曰當五年修封今適二年故但祠於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災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

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徐廣曰一作丸）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修封（徐廣曰天漢三年）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

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二十八 終

河渠書第七[illegible]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檋檋直轅車也音己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樏尸子又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韋昭曰湍疾也悍強也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廝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瓚曰禹貢云夾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韋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漢書曰冰姓李鑿離碓晉灼曰碓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如淳曰欲罷勞之息秦伐韓之計乃使水工鄭國韋昭曰鄭國能治水故曰水工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illegible]出馮翊懷德縣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

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
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
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
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
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
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
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
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
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
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
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
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可
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
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
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
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
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
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
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
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
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
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
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

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
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
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
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
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
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
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
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窴決河是
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
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
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
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
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
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
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
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
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
以禦水穨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
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
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
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

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徐廣曰一作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徐廣曰：漢書溝洫志行田二百畝……[illegible]）

史記二十九 終

史記三十

平準書第八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如淳曰……[illegible]）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

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閒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獘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期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

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幷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

者出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臧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羡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

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屩而牧羊。（韋昭曰屩草履）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徐廣曰元鼎二年時丙寅歲）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服虔曰分曹職案行）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徐廣曰元狩[illegible]）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張晏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鼎二年）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illegible]）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

益廣關，置左右輔。（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徙函谷關於新安東界。）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韋昭曰：戰逐，謂驅逐也。）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illegible]）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illegible]）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illegible]）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illegible]）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illegible]）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illegible]）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illegible]）用充仞新秦中。（[illegible]）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illegible]）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

史記三十

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如淳曰：塞候斥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illegible]）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illegible]）乃拜式為御史大夫。（[illegible]）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illegible]）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illegible]）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illegible]）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

九

平準

[illegible]

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轉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

[illegible]

黃金以溢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康熙己丑冬十月借人以北宋小字本[illegible]三冊借錢[illegible]校一過[illegible]書者封禪書[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三十 終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
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
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
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
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
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
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
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
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
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
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
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
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
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
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
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
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
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二
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
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
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

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
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
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
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
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
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
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
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
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
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
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
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
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
明主也歌唐曰思

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服虔曰：鄶以下及曹風，其國小，無所刺譏。）歌小雅。（杜預曰：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思而不貳，（杜預曰：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也。）怨而不言，（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歌大雅。（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杜預曰：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賈逵曰：言道備至也。）直而不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杜預曰：詘，撓也。）近而不偪，（杜預曰：偪，迫也。）遠而不攜，（杜預曰：攜，貳也。）遷而不淫，（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酆，武王居鄗。杜預曰：淫，過蕩也。）復而不厭，（杜預曰：常日新也。）哀而不愁，（杜預曰：知命也。）樂而不荒，（杜預曰：節之以禮也。）用而不匱，（杜預曰：德弘大也。）廣而不宣，（杜預曰：不自顯也。）施而不費，（杜預曰：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杜預曰：義然後取。）處而不底，（杜預曰：守之以道。）行而不流，（杜預曰：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杜預曰：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賈逵曰：象箾，舞曲名。南籥，以籥舞也。杜預曰：文王之樂，武也。）曰：美哉，猶有感！（服虔曰：感，恨也。）見舞大武，（賈逵曰：武王所作大武樂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殷湯樂大濩也。）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服虔曰：慙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賈逵曰：夏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服虔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服虔曰：有虞氏之樂。）曰：德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於帝舜之德，極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故不敢請。）

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服虔曰：入邑與政，歸之公也。）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欒高之難在昭公八年。）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鄭所以能相存也。）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聞鍾聲，（服虔曰：孫文子擊鍾作樂也。）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關爭也，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以戚畔獻公時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賈逵曰：衛君喪未葬。）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王肅曰：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於鍾鼓乎。）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張晏曰：言晉國之政將萃於三家。）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杜預曰：言政在三家也。）吾子直，（服虔曰：直不能曲撓。）必思自免於難。

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

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眛立。王餘眛二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焉。

四年，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眛之子僚為王。

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左傳曰：舟名餘皇。）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

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

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欲取國）乃求勇士專諸（[illegible]）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以兵圍楚之六灊（杜預曰灊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服虔曰觀強弱）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服虔曰時可殺王僚）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王肅曰[illegible]）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服虔曰[illegible]）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為室也）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鈹音披）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杜預曰[illegible]）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illegible]）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賈逵曰[illegible]）遂弒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服虔曰待其天命之所立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復命哭僚墓（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復位而待（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嚭普鄙反）亡奔吳（徐廣曰伯嚭州犂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吳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服虔曰鄖楚縣）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奔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服虔曰鄀楚邑）十五年孔子相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檇音醉賈逵曰檇李越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也）越使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illegible]）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左傳曰使罪人三行[illegible]）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傷吳王闔廬指軍卻七里（[illegible]）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越絕書曰闔廬冢在吳縣閶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澒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槃郢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王夫差元年（越絕書曰太伯至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使大夫種

因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曰行成求成也），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後遂收夏眾，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

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眾。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

越王句踐率其眾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齊鮑氏弒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

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史記三十一

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
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
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
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
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
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
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
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
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
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
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
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
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
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
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
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
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
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
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
「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
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
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
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衛康
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
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
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
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
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
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
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
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
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
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
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
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
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
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
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
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
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
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
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
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
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成
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
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

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鬬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戶閒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閒發視乃襄公遂弒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

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詳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詳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齊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

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之而背信殺劫也）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爲卿讓於是以爲工正（賈逵曰掌百工）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 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弒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多作釐）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賈逵曰衛地）而立衛君

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賈逵曰民逃其上曰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杜預曰召陵潁川縣也）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左傳曰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韋昭曰下堂下也）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悼）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仲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刀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

急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
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服虔曰內婦官也）
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
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氏之女子姓）生
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
共姬（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
無詭（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
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群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
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
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
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斂一作臨也）桓公十有餘
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
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
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
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
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
葬齊桓公（皇覽曰桓公冢在臨菑縣南十七里所菑水南）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
（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
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
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
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
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
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
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

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
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
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
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注申池海濱齊藪也）二人浴戲
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
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
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
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王子城父
攻殺之（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弒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
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崔
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
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
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
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
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
百乘（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
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徐廣曰一作摩）笄下（賈逵曰靡笄山名也）癸酉陳于鞍（服虔曰鞍齊地名也）
逢丑父（賈逵曰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
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
子忍之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絓於木
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
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
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
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陘 賈逵曰馬陘齊地也）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曰賂以紀甗玉磬也）不聽

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杜預曰：蕭桐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賈逵曰：蕭，附庸，子姓。）令齊東畝。（服虔曰：欲令齊隴畝東行。）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鞍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賈逵曰：數會諸侯。）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東，徙之東垂也。）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柯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徐廣曰：史記多作逞。）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賈逵曰：曲沃，盈之邑。）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山隘也。）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朝歌，晉邑。）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閒公（服虔曰：伺公閒隙。）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為崔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服虔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陪臣爭趣（徐廣曰：爭，一作扞。）有淫者，不知二命。（服虔曰：言不敢聽公命也。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弒之。晏嬰立崔杼門外，（賈逵曰：聞難而來。）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死亡也。）若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服虔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杜預曰：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也。）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之，所以得人心。）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徐廣曰：史記多作箸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嫳（賈逵曰：嫳，齊大夫，慶封之屬。）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杼婦自殺。崔杼毋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舍，慶封之子。慶封傳其職政與子。）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

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僇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也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鄙邑景公卒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作黔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之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賈逵曰晏嬰之子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爲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徐廣曰年表曰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

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賈逵曰：闞止，子我也）。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杜預曰：心不安，故數顧也）。御鞅言簡公（賈逵曰：鞅，齊大夫也）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夕（服虔曰：夕，夕省事），田逆殺人，逢之（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杜預曰：逆，子行，陳氏宗），遂捕以入（杜預曰：執逆入至於朝也）。田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服虔曰：使陳逆詐病而遺也），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杜預曰：陳宗，宗長之家）。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杜預曰：言介達之也），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曰：終喪也），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疏遠也）。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子我）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為陳氏作內閒也）。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子我在幄（杜預曰：幄，帳也，聽政之處也），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宦者禦之（服虔曰：闔宦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服虔曰：檀臺，公飲酒於此臺），成子遷諸寢（服虔曰：成子遷公令居寢也）。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服虔曰：齊大夫）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預曰：言將為公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杜預曰：以公怒故也），聞公猶怒，將出（服虔曰：出奔也），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杜預曰：言需疑則害事）。誰非田宗（杜預曰：言陳氏宗族眾多）？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服虔曰：會徒眾），攻闈與大門（服虔曰：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賈逵曰：豐丘，陳氏邑也），殺之郭關（服虔曰：郭門也）。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服虔曰：子方，子我之黨，大夫東郭賈也），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預曰：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出雍門（杜預曰：齊城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

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弒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

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彊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史記三十二

史記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

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

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為與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

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無敢寇攘踰牆垣魯人三郊三隧歭爾芻茭糗糧楨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煬公築茅闕門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𣶏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

為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徐廣曰一作五十年皇甫謐云三十六年子真公濞立。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韋昭曰令不行則政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韋昭曰使民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韋昭曰言先王立長之命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韋昭曰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誅之亦失，不誅亦失，已言不教之擊而教逆也王其圖之。」韋昭曰誅之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一作訓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韋昭曰穆仲即仲山父之諡「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韋昭曰固故也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韋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為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徐廣曰表云弗生也是為惠公。惠公三十年，晉人弒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弒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徐廣曰一作軌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賈逵曰棠魯地陳魚而觀之杜預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也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illegible]

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魯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也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賈逵曰鍾巫祭名也齊于社圃，杜預曰社圃園名館于蒍氏。服虔曰館舍也蒍氏魯大夫揮使人弒隱公于蒍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穀梁傳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穀梁傳曰桓公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杜預曰始議行事也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賈逵曰申繻魯大夫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illegible]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

（賈逵曰黨氏之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服虔曰割其臂以與公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杜預曰鍼巫氏魯大夫也），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鳥一名運日），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犇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賈逵曰卜齮魯大夫也宮中小門謂之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尸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閒于兩社，為公室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

魯世家三十三　七

「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元年，以汶陽鄪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鄪魯二邑杜預曰汶陽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徐廣曰卓一作悼）。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立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鹹魯地也），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舂猶衝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僑如也得臣獲僑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杜預曰長丘宋地），獲長翟緣斯（賈逵曰緣斯僑如之先）。晉之滅路（杜預曰魯宣公十五年），獲僑如弟棼如。齊惠公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惠公二年魯文公年）。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服虔曰獲與鄋瞞同時）。鄋瞞由是遂亡（杜預曰長翟之種絕）。十五年，

魯世家三十三

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為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俀（徐廣曰俀一作倭）。俀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俀，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宣公俀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徐廣曰肱一作股），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服虔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賈逵曰宣公欲通於晉以去三桓不能事齊故失大援）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杜預曰隆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北）。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鞍，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

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叔孫僑如 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左傳曰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索隱曰 謂增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 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毀也 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為君，徐廣曰裯一作袑 服虔曰胡歸姓之國也 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 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服虔曰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杜預曰先人事後卜筮 今裯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度 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左傳曰好以大屈 服虔曰大屈寶金可以為劍 一曰大屈弓名 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 與之大曲之弓既而悔之 大屈弓所謂大曲之弓 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服虔曰鸜鵒不踰濟 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 宜穴又巢 師己曰：「文成之世童謠曰賈逵曰師己魯大夫也文成魯文公成公 『鸜鵒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鬪雞，徐廣曰一本作 服虔曰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鬪雞 季氏芥雞羽，服虔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目 郈氏金距。服虔曰以金錯距 季平子怒而侵郈氏，服虔曰侵郈氏之宮地以自益 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賈逵曰昭伯臧為也 偽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大臣 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杜預曰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入泗水 請囚於鄪，服虔曰鄪季氏邑 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服虔曰五乘自隨以出也 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左傳曰鬷戾 謂其眾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 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賈逵曰魯邑 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 許齊臣高齕、子將粟五千庾。賈逵曰十六斗為庾 五千庾八萬斗 子將言於齊侯曰：「群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服虔曰異怪也 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之，道卒。集解 元公卒于曲棘 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 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主 比公於大夫 故稱主君 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示憂戚 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內昭公，眾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

弟宋爲君，是爲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服虔曰：史墨，晉史蔡墨)：「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鄪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爲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關，魯邑)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服虔曰：仲由，子路)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illegible])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樂[illegible])

([illegible])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爲哀公。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爲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之作難，故君臣多閒。(賈逵曰：閒，隙也)公游于陵阪，(服虔曰：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曰：「請問余及死乎？」(杜預曰：問己可得以壽死不)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杜預曰：陘氏即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元年甲辰，終庚午)子寧立，是爲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三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二十年乃卒[illegible])子嘉立，是爲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年辛亥，終辛未)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年壬申，終甲辰)子奮立，是爲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丙寅)子屯立，是爲康公。康公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丁卯，終乙亥)子匽立，是爲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爲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子賈立，是爲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丑，終丁亥)子讎立，是爲頃公。頃公二年，秦拔楚之郢，([illegible])楚頃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illegible])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下邑，(一作下)爲家人，魯絕祀。頃公卒于柯。([illegible])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閒齗齗如也」。([illegible])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illegible])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illegible] 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 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何休曰陜者蓋今弘農陜縣是也 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illegible] 君奭不說周公[illegible] 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illegible] 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illegible]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illegible]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illegible] 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illegible] 於是召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爲犬戎所弒秦始列爲諸侯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桓侯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 桓侯七年卒世本曰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 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穨爲周王譙周曰案春秋傳燕與子穨伐惠王者乃南燕姞姓也世家以爲北燕失之 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爲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爲諸侯釐公三十年伐敗齊于林營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爲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爲王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爲反間欲以亂齊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

習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
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
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
聽其所使。鹿毛壽（徐廣曰：一作「厝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厝。）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
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
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
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
而以啟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
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
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
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
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

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
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
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
之。」太子因要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
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
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
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章子，齊人，見孟子。），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
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駰案：汲冢紀年曰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
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徐廣曰：噲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燕昭
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
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
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

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
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
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
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
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
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
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
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
城。湣王死於莒，乃立其子為襄王。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燕
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二年，秦敗趙於長
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
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

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
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
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為可。
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卿秦攻代。唯獨大夫
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
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
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
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
乘於代。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
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將渠為相。）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
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
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在魏郡。），拔之。趙孝成

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徐廣曰屬河間）方城（徐廣曰屬廣陽有督亢亭）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獘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徐廣曰出涿郡故安也）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史記三十四

史記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季載冄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徐廣曰文王之子爲[illegible]十六國）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杜預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封叔度於蔡（杜預曰居上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冄季載皆少未得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康叔封季載於冄冄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冄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宋忠曰胡徙居新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爲諸侯四十八年釐侯卒子

共侯與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為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為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弟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為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王即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醳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為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弑其王郟敖而自立為靈王九年陳司徒招弑其君哀公楚使公子棄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于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棄疾為蔡公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為平侯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為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萇弘以求長於衛衛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為晉滅沈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為質於吳以共伐楚冬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為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為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二十八年昭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為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為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為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為衛有世家言冄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冄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世家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宋忠曰濟陰定陶縣
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
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
周厲王奔于彘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
立是爲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
兕立徐廣曰兕音徐子反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復名弟兕也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因
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列爲諸侯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
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爲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索隱曰系本作終湦音生
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弒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
華父督弒其君殤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莊
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
年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
卒子共公襄立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
欲觀其駢脅韋昭曰駢脅者并幹也釐負羈諫不聽私善與重耳二十一年晉文
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閭或說晉文
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
侯晉乃復歸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
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
立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五年晉欒書中
行偃使程滑弒其君厲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
十六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
須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悼公八年宋
景公立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

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爲隱公隱公四年
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爲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
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賈逵曰社宮社也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謀欲亡曹曹叔振
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
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曹無離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
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
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
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賈逵曰以小加大宋景公
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
曹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
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
叔鐸之祀忽諸

史記三十五

陳杞世家第六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嬀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立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平公七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二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

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為后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羇旅之臣賈逵曰羇寄也旅客也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賈逵曰京大也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為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是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群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

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為賊弒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弒其君郟敖自立，為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徐廣曰三十二年時]招卒立留為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棄疾為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服虔曰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故為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賈逵曰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瞍無違天命以廢絕者鄭衆曰幕舜之先也駰案國語賈義為長]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杜預曰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也]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杜預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之陳]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

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棄疾弒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籍五歲矣。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湣公。

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也]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徐廣曰謀一作謨]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匄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弒隱公自立，是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閼路弒湣公代立，是為哀公。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欶立，[徐廣曰欶一作遬]是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

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為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公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為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

諸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爲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

衛康叔世家第七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疌伯立疌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爲夫人生子蚤死陳女

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賈逵曰石碏衞上卿]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衞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衞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弒桓公衞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服虔曰右宰醜衞大夫濮陳地]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賈逵曰邢周公之胤姬姓國]是爲宣公宣公七年魯弒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弒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弒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杜預曰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犇齊衞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衞納衞惠公誅左右公子衞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犇溫衞燕立惠王弟頹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衞衞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衞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衞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衞君[賈誼書曰衞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答曰衞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衞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犇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衞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衞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衞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服虔曰南河齊南之東南河也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衞南]救宋徵師於衞衞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犇晉文公重耳伐衞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衞成公遂出犇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鴆衞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鴆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衞而誅元咺衞君瑕出犇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歜弒其

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世本曰成公徙濮陽宋忠曰濮陽帝丘地名子穆公遬立穆公二年楚莊公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賈逵曰師曹樂人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獻公戒二子欲共晏食皆服朝衣待命日晏也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服虔曰從公於囿公不釋射服與之言左傳曰不釋皮冠二子怒如宿服虔曰宿孫文子邑也孫文子子數侍公飲左傳曰文子子孫蒯也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杜預曰巧言詩小雅也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公欲以譬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賈逵曰伯玉衛大夫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illegible]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

史記三十七　四

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服虔曰衛卿孔烝鉏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

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賈逵曰南子宋女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遫謀朝使殺夫人賈逵曰戲陽遫太子家臣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賈逵曰僕御也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服虔曰郢自謂己無德不足立以污辱社稷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絰歸服虔曰衰絰將為若從衛來迎太子也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弒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

史記三十七　五

反魯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杜預曰軒大夫車也三死死罪三與之盟許以悝母為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服虔曰圃園昏二人蒙衣而乘服虔曰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為婦人之服巾蒙其面而共乘也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服虔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稱姻妾以告賈逵曰稱姻家妾也遂入適伯姬氏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既食悝母杖戈而先服虔曰先至孔悝所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賈逵曰介被甲也豭豭豚欲以盟伯姬劫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曰於衛臺上召大夫以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服虔曰季路為孔氏邑宰故告之召護駕乘車服虔曰召護衛大夫駕乘車不爲兵車也言無鬥爭之意也行爵食炙服虔曰欒甯使召護乃行爵食炙奉出公輒奔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賈逵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奔衛矣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杜預曰且欲至門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與其難鄭衆曰是時輒以出不及事不當踐

其難（子羔言不及以爲子路欲死闕也）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服虔曰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爲也（服虔曰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有繼其後攻太子）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服虔曰二子蒯聵之臣敵當也）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服虔曰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衛人立公子斑師爲衛君（左傳曰班師襄公之孫）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爲衛君（服虔曰起靈公子）

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黚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世本云敬公費也）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亹弒之代立是爲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穨弒懷公而代立是爲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遬立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壻故魏立之（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爲東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三年卒）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爲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史記三十七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阢，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讎。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今女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桮；為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詳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

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

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

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皇極：皇建其

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馬融曰：斂是五福之道以為教，傅布與眾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馬融曰：以其能敬是五福，故眾民於女取中正以歸心也）錫女保極（鄭玄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孔安國曰：民有安利之心……皆大為中正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馬融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觀所趣合也）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孔安國曰：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女則與之爵祿）時人斯其維皇之極（孔安國曰：不合于中之人，女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也已）毋侮鰥寡而畏高明（馬融曰：高明，顯貴者，不枉法畏之）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王肅曰：使進其行，則政日明，國乃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孔安國曰：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孔安國曰：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家，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為女用咎惡）毋偏毋頗，遵王之義（孔安國曰：偏，不平；頗，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毋有作好，遵王之道（馬融曰：好，私好也）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孔安國曰：言無偏私……）毋黨毋偏，王道平平（孔安國曰：言辯治也）毋反毋側，王道正直（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會其有極（鄭玄曰：……）歸其有極（……歸其有中之人以為臣也）曰王極之傅言（馬融曰：……）是夷是訓，于帝其順（馬融曰：……）凡厥庶民，極之傅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三德：一曰正直（鄭玄曰：中平之人），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孔安國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不友剛克（孔安國曰：友，順也……）內友柔克（……）沈漸剛克（……）高明柔克（馬融曰：……）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馬融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孔安國曰：在位不敬……）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曰：……）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貣（……）立時人為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玄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孔安國曰：……）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孔安國曰：……）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鄭玄曰：……）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孔安國曰：……）

庶徵：曰雨，曰暘，曰奧，曰寒，曰風，曰時（孔安國曰：……）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治，時暘若；曰知，時奧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暘若；曰舒，常奧若；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王眚維歲（……）卿士維月（孔安國曰：……）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成，治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孔安國曰：星，民象……）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孔安國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鄭玄曰：康寧，平安），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孔安國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六極：一曰凶短折（鄭玄曰：……）

（短未婚曰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孔安國曰：惡，醜陋也。）六曰弱（鄭玄曰：愚懦不壯毅曰弱。）於是
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
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
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
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武王崩
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
周公（徐廣曰：一云欲襲成周。）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
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世本曰：宋更曰睢陽。）微子故
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
爲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
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
位湣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魴。）弒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厲公

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
惠公覵立（呂忱曰：覵音古莧反。）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
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秦
始列爲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爲魯惠
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
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
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穆公九年病
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
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
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
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
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弒其君完自立欲

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
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
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戴公之孫。）督說目而觀之
（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
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伐宋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魯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
弒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弒殤公而迎
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爲相九年執鄭
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
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賈逵曰：問因曰弔。）湣
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
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魯地。案杜預曰）

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
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
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牧聞
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何休曰：闔，門扇。）因殺太宰華督乃更
立公子游爲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亳（服虔曰：亳，宋邑也。杜預曰：今梁國有蒙縣西北有亳城。）
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
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爲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
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服虔曰：宋萬多力，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醉而縛之。）以革裹之歸宋
（以革裹之）宋人醢萬也（服虔曰：醢，肉醬。）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
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爲衛文公文公女弟
爲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
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

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
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霣星如雨與雨偕下 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六鶂退蜚
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鶂徐察之則退飛 風疾也 賈逵曰風起於遠于宋都爲而疾故鶂遇風却退 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爲
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盟 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 以求諸侯於楚
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
于盂 杜預曰盂宋地 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
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
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
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 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 楚人
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
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
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 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 子魚曰
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 徐廣曰一云何常言與 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爲
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
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
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 徐廣曰八十匹 十四年
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
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
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
弒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
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
子杵臼是爲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 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敗緣斯於長丘今又此時未詳
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 徐廣曰一無革字
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 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姊也不可所不肯也

乃助之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爲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
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爲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
責以弒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
戴莊桓之族爲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 賈逵曰出逐也 四年春鄭命楚
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
羊羹不及 左傳曰御羊斟也 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
百乘文馬四百匹 賈逵曰文馬畫馬也 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
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
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
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
骨而炊 何休曰析破人骨也 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
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
不臣矣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
三年共公卒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
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 皇甫謐曰華元冢在陳留小黃縣城北 誅唐山乃立
共公少子成是爲平公 左傳曰魚石奔楚 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
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
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爲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
三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爲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
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奔見諸華氏相
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爲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爲之求入魯
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已復去二十五
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
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弒簡

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褍秦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年表[illegible]十九年)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徐廣曰一[illegible])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四十三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史記三十八

史記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福是爲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爲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

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為君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弒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弒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之

八年士蔿說公賈逵曰士蔿晉大夫曰故晉之群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群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獻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

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政正卿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將事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帥師是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爲師必不威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服虔曰不得立已）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裻之衣偏異色駮不純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爲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陽虢邑在大陽東北二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虢之塞邑）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張晏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名掌陰事今閹士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爲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

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服虔曰袪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秦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服虔曰以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齒戲喻荀息之年老也）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屈潰（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韋昭曰冀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

晉於齧桑。[illegible]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弟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慚，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illegible]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illegible]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illegible]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郤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illegible]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

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illegible]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illegible]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illegible]秋，狐突之下國，[illegible]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illegible]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illegible]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illegible]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illegible]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郤稱、冀芮實為不從。[illegible]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illegible]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禮晉惠公，[illegible]惠公禮倨，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illegible]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illegible]「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illegible]「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

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
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
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一曰深猶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
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
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賈逵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
右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騺不
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
梁繇靡御虢射為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
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
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
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
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
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
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
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
舍晉惠公餽之七年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
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
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
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
不聘曰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塹也民力罷怨其眾數相驚
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
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
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
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之心子亡矣

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
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
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
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
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
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為內應殺懷公
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
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
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
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
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
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
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
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
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
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
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
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與以
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
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
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
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
文公不禮去過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
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

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一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卽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

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胥臣臼季也)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黍苗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郤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也)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壬寅重耳入於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卽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

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己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

【史記一 十九】 十二

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賈逵曰綿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徐廣曰一作閒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

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未周軍也趙衰舉郤穀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賓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

【史記一 十九】 十三

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得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阸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塞讒慝之口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一謂宋一謂復曹衛先軫

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 索隱曰怒楚令必戰 既戰而後圖之 杜預曰須勝負乃定計 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 得臣即子玉 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 賈逵曰衛地也 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 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也 作王宮于踐土 服虔曰晉敗楚師襄王自往勞之踐土鄭地晉侯聞而為之作宮 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 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 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 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 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弓玈弓黑弓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 秬鬯一卣珪瓚 賈逵曰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為鬯也 虎賁三百人 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 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 賈逵曰稽首首至地 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 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 馬融曰王順曰父 丕顯文武能慎明德 孔安國曰文王武王能詳慎顯用有德 昭登於上布聞在下 馬融曰顯明也上謂天下謂地 維時上帝集厥命於文武 孔安國曰惟是上帝集成其王命於文王武王 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 孔安國曰當憂念我身繼我一人長安王位 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 服虔曰王庭踐土也 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壬申

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 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 荀林父將中行先縠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杜預曰三行無佐疑大夫帥也 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眾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絰 賈逵曰墨變凶 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 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 譏者曰非禮也 杜預曰記禮所由變也 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 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 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 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 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晉人以難故 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 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

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曰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索隱左傳曰此時賈佗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教導不至)今君卒言猶在耳(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為靈

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于扈(杜預曰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郩(徐廣曰年表曰北徵也)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賈逵曰雕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賈逵曰鉏麑晉力士)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

死(杜預曰趙盾庭樹也)初盾常田首山(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服虔曰宦宦學仕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何休曰犬四尺曰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服虔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

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曰不隱盾之罪)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為法受屈也杜預曰善其為法受惡也)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縠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縠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

鄭欲飲馬于河爲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縠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紿爲救宋（解揚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紿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鞍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爲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爲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爲卿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氾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　杜預曰在馮翊夏陽北也）

問伯宗伯宗以爲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曰伯宗隱其人而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爲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郤錡郤犨郤至）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自困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閒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

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徐廣曰周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

晉世家二十九

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助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行陳也)魏絳戮其僕(賈逵曰僕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鄬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柤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惟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

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作盈)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

晉世家三十九

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歃晉公次之)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

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

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史記三十九

史記四十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熊䵣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爲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九州記曰鄂今武昌）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毋康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為蚡冒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田二十三年衛弒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弒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

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艱立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江羋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羋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商

[illegible]

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也。)不聽。丁未，成王自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予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皐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閒。伍舉曰：「願有進。」[illegible]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illegible])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示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illegible])楚王問鼎小大輕重，(杜預曰：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illegible])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illegible])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郟鄏，([illegible])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illegible])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illegible])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弒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

四

[illegible]

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許鄭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立，是為郟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illegible])子比、子晳、棄疾。郟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弒之，([illegible])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illegible])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illegible])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啟有鈞臺之饗，(杜預曰：[illegible])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illegible])康王有豐宮之朝，([illegible])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曰：用會召陵之禮也。)

五

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大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弒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illegible]）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帥師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服虔曰有功受分器）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露藍蔞（服虔曰蓽路柴車素木輅也藍蔞言衣被壞其蔞藍蔞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服虔曰以桃弧棘矢禳除凶邪共王事言楚在山林少所出也）齊王舅也（服虔曰成王之舅）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服虔曰國有別都也 陳有東不羹潁有西不羹）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于申僇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于鄧（杜預曰潁川邵陵縣西有鄧城）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

史記四十　六

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服虔曰聽國人欲為誰）王曰眾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入于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 杜預曰襄陽宜城縣）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韋昭曰今之中涓）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臥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

史記四十　七

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子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眾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為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群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共王妾）埋璧於室內召

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璧一邊杜預曰過其上）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晳皆
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
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日子晳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
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
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
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何爲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黨
入內當與謀其可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
人當須內主爲應）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民眾也）有民而無德
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
人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
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無釁動取國故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羈身寄客在於晉是無民）亡無
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子比涉五難
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
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
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
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
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
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有莒衛以爲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
爲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
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賈逵曰子犯舅犯）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
齊宋秦楚以爲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賈逵
曰四姓晉大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惠懷棄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故文公
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

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
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爲太子建取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
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
更爲太子娶是時伍奢爲太子太傅無忌爲少傅無忌無寵於太
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
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無忌又日
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
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
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
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
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
子不殺者爲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
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
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
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
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
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
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還
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
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
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
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
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乃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
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

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眾，眾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王十年三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此言三公子非）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止之，然恐其弒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閒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地理志曰汝南南頓縣故頓子國）滅胡。（杜預曰汝南縣西北有胡城）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

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群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塗一作[illegible]）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明堂不惠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為白公邑名巢邑大夫皆稱公也白亦邑也汝南褒信縣有白亭）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楚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欲弒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

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徐廣曰年表云歸榆關于鄭）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強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強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索隱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索隱曰懷王六年昭陽將和而攻[illegible]）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

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

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柰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

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

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雎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后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眛為

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一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二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年事矣)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

于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伐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

國者昭雎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illegible]）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閒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于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徐廣曰[illegible]鸗[illegible]音龍）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

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膠聲郯國大發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徐廣曰[illegible]音爭一作[illegible]）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徐廣曰以石傅[illegible]）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illegible]一作益[illegible]在[illegible]泰山[illegible]北[illegible]者有長城[illegible]也）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徐廣曰[illegible]）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翅（徐廣曰[illegible]）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

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徐廣曰武以爲……[illegible]）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illegible]）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弒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騶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弒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弒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屬江夏）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illegible]）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illegible]）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illegible]）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於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illegible]）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

勢之於人也可不愼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史記四十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
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
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元
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
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杜預曰吳郡嘉
興縣南有檇李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
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
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
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
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
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吳王追而圍之越王
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韋昭
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定傾者與人虞翻曰人道卑謙以自牧節事者以地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彊成卑
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句踐曰諾乃令
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
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
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
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
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
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
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
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

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illegible]）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鎭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

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索隱曰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戹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索隱曰執事[illegible]）使者去不者且得罪（索隱曰我及子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以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illegible]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歸吳所侵宋

地與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徐廣曰狡作郊)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徐廣曰效猶見也)所重

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宗胡之地(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夏路以左(徐廣曰楚適諸夏江夏之處)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有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鬭晉楚

也晉楚不鬭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徐廣曰一作寵)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

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定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

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愼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爲上幣銅鐵爲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而二品之來古矣駰謂楚之三錢賈說近之）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又殺子殺人猶得也且欲出之且赦也）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徐廣曰狡一作郊）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亦宜然）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主）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史記四十一

史記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韋昭曰幽王八年為司徒）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閒，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襃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虞翻曰周太史）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徐廣曰虢在成皋鄶在密縣 虞翻曰[illegible]）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illegible]）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虞翻曰十邑謂虢鄶鄢蔽補丹依疇歷華也）竟國之。（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

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大叔段）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

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賈逵曰京鄭都邑 杜預曰今滎陽京縣）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潰，段出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 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賈逵曰城潁鄭地）誓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賈逵曰潁谷鄭地），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

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聸射中王臂。祝聸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

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illegible]）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

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為宋大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illegible]故曰有寵）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

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婿雍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鄭大夫）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 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

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怨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
邑櫟（宋忠曰今潁川陽翟縣）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
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
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
昭公爲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
卒用渠彌爲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
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
亹爲君是爲子亹也無謚號子亹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
止（服虔曰首止衛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
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爲公子之時嘗會鬬相仇及會諸侯
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
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

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
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
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
亂弒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弒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
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假要以求入假曰舍
我我爲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假殺鄭子
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
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
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
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假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假
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
惠王弟穨伐王王出奔溫立弟穨爲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

兵擊周王子穨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
與虢叔襲殺王子穨而入惠王於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踕立厲公
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
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
妾曰燕姞（賈逵曰姞南燕姓）夢天與之蘭（賈逵曰蘭香草也）曰余爲伯鯈余爾祖也（賈逵曰伯鯈南燕祖）
以是爲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也爲女子之名）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與之
草蘭爲符遂生子名曰蘭二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
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
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
反國爲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爲
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請
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

公爵祿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犕王怒與翟
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氾三十
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
禮故倍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
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
罪早死公怒溉（徐廣曰溉一作既）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
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爲太子晉於是欲得叔
詹爲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
聽臣晉卒爲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
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
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
入蘭爲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姞

（姞之女爲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爲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爲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爲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殽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繆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爲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二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第二指也）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與羹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爲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鄢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

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誆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廢也）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爲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爲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濆立悼公元年鄦公（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睔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睔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睔於鄭二年楚反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睔是爲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爲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鄭城守

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惲立。是爲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
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弒釐公）赴諸侯曰
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爲簡公。簡公元年，諸公
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
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爲
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
駟爲不可而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
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
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
以子產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衞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illegible]爲邑）
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

史記四十二　七

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
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
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爲祟，史官莫
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賈逵曰曠大也）不
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
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殷之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故）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
商。（賈逵曰唐人謂陶唐之胤劉累之事夏孔甲者封於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其季世曰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
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己：（賈逵曰帝天也己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乃
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
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爲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
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生

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修昧之職）宣汾、洮，（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
澤，（服虔曰陂障其水也）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者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顓頊也）
沈、姒、蓐、黃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臺駘之後也）今晉主汾川而滅之。（賈逵曰滅四國）由是
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
菑禜之；（服虔曰禜爲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禜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
禜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
也！」厚爲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
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
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
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爲平王。欲行德諸侯，歸
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
宣子曰：「爲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

史記四十二　八

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
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十
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
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
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
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賈逵曰愛
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于鄭，鄭救之。
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鐵丘在戚城南）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
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三十六
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年）哀
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共公三年，三晉滅知
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

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年表云鄭立幽公子駘 駘或作後）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徐廣曰在陽城）二十年韓趙魏列爲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爲君是爲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乙陽爲鄭康公乙康國云鄭康公乙爲韓所滅）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則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史記四十二 終

史記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徐廣曰或云皋狼地名在西河）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奔齊（徐廣曰求一作泉）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爲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爲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

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遂立太子是爲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胹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爲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趨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

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

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弒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爲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於周其明年入周敬王於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

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

[illegible]

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子）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上軍司馬）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皐繹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荀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范中行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於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

史記四十三　八

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於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於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illegible]）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

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詢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徐廣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冢併上氣成樓閣）太子毋卹代立是爲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一作雒）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晉懿公知伯益驕

史記四十三　七

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髯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乘或作[illegible]）（徐廣曰界一作介）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

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婆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單複具爲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於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於廩

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太戊午爲相(徐廣曰戊一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於鄄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地理志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年表無此)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甄一作會也)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年表云已取趙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趙有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肅侯爭立緤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呂忱曰扣牽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

[illegible]不知何意何本。

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死於桑丘。（地理志曰：泰山有桑丘縣）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

武靈王元年（徐廣曰：年表云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於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illegible]），使樂池送之（[illegible]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illegible]趙王之所立者是趙聞燕亂，遣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蘇林曰：苕音條[illegible]）。命乎命乎，曾無我嬴！」（[illegible]）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方言曰：娃，美也。吳有館娃之宮），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其女曰姚）。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為野臺（徐廣曰：野，一作宮），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徐廣曰：一作絕脈。臏音頻忍反）。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

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illegible]）。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illegible]）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本紀云幼而徇齊），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

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劉氏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卻冠秫絀(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縫綝亦縫紩之別名也秫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縷之麤拙也又本作鮭冠黎緤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辠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徐廣曰戰國策作紹)

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或宜言趙與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閼與)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徐廣曰鴟一作鴻)王軍取鄗石邑(徐廣曰在常山)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傅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

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徐廣曰九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二年主父
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
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
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
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
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
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
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
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
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
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
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

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
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
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
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
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
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
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
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
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
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
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
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

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
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
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
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
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
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
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
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illegible]）
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徐廣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
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
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
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

下笑豈不痛乎（徐廣曰成[illegible]此十四年）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鄚易（今屬河間 皆屬涿郡）
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常山）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
十年秦自置爲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
梗陽（徐廣曰太原晉陽縣內有梗陽城也）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公
主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
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
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敎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
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孰民不疾疫衆人
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
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
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

故以齊餧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閒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illegible]）（魏襄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曰高平根柔一作根柔一作平柔）反巠分（[illegible]）先俞於趙（[illegible]）。齊之事王宜為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杜預曰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己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徐廣曰云在北平有石城鄉）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冄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黽池也）二十一年，趙徙漳水

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徐廣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illegible]）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閒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

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
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
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
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
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
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
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
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徐廣
曰一作人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
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
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

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
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
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
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
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
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
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
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
之徐廣曰一無此字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
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
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
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

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
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
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
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
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
黨馮亭世傳曰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爲官師將官師將子爲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爲秦將相焉漢興馮唐卽代相之子也上黨記石嶇亭冢在潞國城東五里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
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
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在七年武垣令徐廣曰河間有
武垣縣本屬涿郡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
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
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作城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

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太子死徐廣曰是年秦昭王立五十六年或曰太子立五十六年而秦攻西周拔之徙父
祺出十一年城元氏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illegible]
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廥燒徐廣曰音膾之爲會也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十五年
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
爲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
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
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卽以五而
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
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
秦樂閒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
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
魏攻燕秦拔我榆次徐廣曰在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

汾門(徐廣曰在北新城)臨樂(徐廣曰方城有臨鄉)與燕燕以葛武陽(徐廣曰屬平舒城在高陽)平舒(徐廣曰在代郡)與趙

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

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在頓丘)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王

悼襄王元年大備魏(徐廣曰一作備)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城韓皋

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

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徐廣曰在新豐)不拔移攻齊取饒安(徐廣曰在勃海又云屬北海後屬平原)

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

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

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illegible])

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徐廣曰[illegible]九

[illegible]生今王遷[illegible]史考趙遷皆無諡)

幽繆王遷元年([illegible])城柏人

二年秦攻武城([illegible])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

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為武安君

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

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徐廣曰一作除)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

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

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

八年十月邯鄲為秦(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謳聞之者莫不流涕)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倡)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illegible]

史記四十三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之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為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
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
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
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
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縣案地理志曰弘農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三
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於注（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
陵（徐廣曰今在南平陽縣也）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之華陰）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
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
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
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也）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於澮使吳起伐齊至
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
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藺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罃立
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
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
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illegible]）挾上黨固半國也因
而除之（徐廣曰除一作陰）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
以伐魏戰於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
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
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
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
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
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illegible]世家[illegible]）
（[illegible]年表曰伐魏取觀今之衛縣也）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陰）六年
伐取宋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九年伐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

座（徐廣曰年表云虜魏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
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
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
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
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
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二
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
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
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有著書）謂太子曰臣有百
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
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
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
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太子雖欲還
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
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
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
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曰今浚儀）
（駰案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
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
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
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
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辱幸至弊邑之廷
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
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

學齋引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illegible]之年見于竹書[illegible]史記[illegible]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

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系本[illegible]）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廣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徐廣曰年表[illegible]）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彫陰（徐廣曰在上郡）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徐廣曰潁川父城有應鄉也）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徐廣曰在密縣）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擊齊虜聲子於濮也）與秦伐燕

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醳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

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柰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彊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年與齊王會於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曰一曰河渭）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徐廣曰十四年大水）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徐廣曰在修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

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徐廣曰一作廩丘又作邢丘郪丘今爲宋公孫）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遂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徐廣曰楚之險塞也或曰或以爲今江夏鄳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徐廣曰一無此字）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徐廣曰在脩武縣有茅亭）邢丘（徐廣曰在平皋）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徐廣曰成皋滎陽卷縣）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

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鄉，征羌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謂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梁縣有注城）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在苑陵）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徐廣曰一作城地）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一云魏山都句陽有垂亭）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監縣屬河南一作平字史記舊本止作監字）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都數百（徐廣曰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徐廣曰朝歌有甯鄉）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

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從濮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新鄭反）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記四十四 終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於鞍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爲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魏取朱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贏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鄢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

以楚御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 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赧王之三年也 與秦共攻楚，徐廣曰景座也 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曰周赧王六年韓襄哀王三年張儀死赧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

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 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

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為太子。時蟣蝨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蝨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韓邑 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蝨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煮棗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同然則此後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前圍雍氏以下是楚後圍雍氏襄王之十二年事 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徐廣曰祖者宗之習之謂也故智謂前時謀計也 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徐廣曰一作唐 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徐廣曰楚相名 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殽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缺閻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赧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楚入雍氏楚人敗然則時張儀已死十年矣 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芈戎徐廣曰號新城君 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蝨也，公何不為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蝨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蝨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

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師於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閒。二十一年，使暴䳒救魏，為秦所敗，䳒走開封。

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徐廣曰一作筮 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

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
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
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
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陽城）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
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
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
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
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睹其大者也然與趙魏
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史記四十五 終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
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
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
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
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
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
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
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
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
立弟杵臼是為宣公（[illegible]）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
恐禍及己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得免負
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
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
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
完卒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徐廣曰湣一作閔）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
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
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
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
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
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
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

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
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
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
生子荼（徐廣曰一作剡子）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
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他子
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
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
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
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
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
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
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
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
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
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
恐禍及己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
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
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
郄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監作闞）俱爲
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
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
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
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
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

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
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
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
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
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
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簡公曰吾從
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殺簡公簡
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
爲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
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
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
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
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illegible]）至琅邪自爲封邑封邑大於
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
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
常卒子襄子盤（徐廣曰[illegible]作盤）代立相齊常謚爲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
三晉殺知伯（徐廣曰宣公之二年時也）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
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田莊子相齊宣
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
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
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毌丘宣公五十一年
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十一年伐魯取最）貸立十四年淫於
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
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求爲諸

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
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
公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代晉殺之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
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
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
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
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
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
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
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
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
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閒諸侯並
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
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
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
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辟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
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
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
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
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
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案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
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
者相也蔡謨曰大弦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攫之深徐廣曰以爪持也攫音己足反醳之愉者徐廣曰一作舒政

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
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
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
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閒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
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
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
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
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
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
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
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
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曰一作乾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
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
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
閒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
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
封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微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騶忌之禮倨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系氂能挈石駑馬亦所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
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
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
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
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

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慚，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人）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

稱王之始

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一作盼）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徐廣曰表曰二年與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於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徐廣曰在陽翟縣）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illegible]公仲侈也）煮棗將拔，（[illegible]）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柰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摶（[illegible]摶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

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
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
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
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
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
涇陽君於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
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
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
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
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
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
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
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
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
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
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
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
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
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
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
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
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
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
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

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
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
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
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
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
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
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
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
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
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
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卻
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
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
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
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
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恆人憐而
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
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
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
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
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
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
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
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

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史記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陬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

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何晏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

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彪曰今在祝其縣也）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略者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營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郈。（杜預曰郈叔孫邑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郈鄉亭）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服虔曰武子季孫宿也臺在季氏宅）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公斂處父（服虔曰成宰也）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具賓客不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

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王肅曰膰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魯南）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可以出走死敗也）蓋優哉游哉，（[illegible]）維以卒歲！」（王肅曰言己不仕不遇也故且優游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illegible]）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illegible]）

[illegible]

馬融曰：此自謂其身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illegible]，匡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己。）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安國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欒肇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illegible] 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也。[illegible]）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illegible]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也。[illegible]）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韋昭曰：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

（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玉，[illegible]。）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illegible] 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illegible] 婦人有保西河之志。[illegible] 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illegible] 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illegible] 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illegible] 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illegible] 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illegible]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illegible]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

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王肅曰黯然黑貌）幾然而長（徐廣曰[illegible]頎而長兮）眼如望羊（王肅曰[illegible]望羊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鐸竇犨又作竇鳴犢舜華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驎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illegible]人為軍[illegible]人為旅）

（[illegible]）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哭而入（[illegible]）遂居焉冬蔡遷於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illegible]）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親盡而廟不毀故孔子聞有火知其所燔者也）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illegible]以裁耳）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illegible]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illegible]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illegible]）

（[illegible]）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illegible]）耰而不輟（[illegible]）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illegible]）曰鳥獸不可與同羣（[illegible]）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illegible]）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illegible]）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氏曰丈人曰[illegible]）植其杖而芸（[illegible]）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曰哀公六年）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日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興起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

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安國曰今不然耶）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學而一知之）

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王肅曰言人不信吾道以未仁故乎）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使我行而困之以未知故乎）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穫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藉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兮（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下車也）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哀公十一年）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己木喻所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

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欲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者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也。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何晏曰：大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何晏曰：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以成。」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也。「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絕四：毋意，何晏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也。毋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也。毋固，何晏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其身也。所慎：齊，戰，疾。何晏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之也。不憤不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啟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端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重教也。

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也。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鄭玄曰：便便，辯也。雖辯而謹敬也。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中正之貌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和樂之貌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言端好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鄭玄曰：有賓客使迎之也。孔安國曰：必變色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

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包氏曰：瞽，盲也。

「三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故無常師也。「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弒君，子弒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何晏曰：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恍惚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次序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

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也。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者。鉏商，名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仲尼名之，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也。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己，故問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達天命。知我者其天乎！」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鄭玄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行中清，

梁柱摧乎

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illegible]）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illegible]）哲人萎乎（[illegible]）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閒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illegible]）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illegible]）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illegible]）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illegible]）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illegible]）孔子葬魯城北泗上（[illegible]）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illegible]）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illegible]）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四十七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耳子張敖為成都君趨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

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
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
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
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
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
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
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之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
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徐廣曰魏諸公子名咎故立大國後以樹黨）
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
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
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
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
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
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
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
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
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
伍徐（徐廣曰一作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東海有厲陵縣也）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
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郯陳王聞乃使
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
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
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
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陳王之

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曰隱王陳王
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呂氏春秋荊莊伯令涓人取冠）為倉頭軍起新
陽（徐廣曰在汝南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
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
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
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嘉為上將軍）
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
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
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
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
（…）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
之青波（漢書音義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
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
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
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
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楚人謂多為夥故天
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
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
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
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
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
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
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駰按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

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爲本而以固塞文法爲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衞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邵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

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徐廣曰一作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弓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徐廣曰田民曰甿音亡更反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閒俛仰仟佰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衞中山之君也鉏櫌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

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illegible]

史記四十八 終

史記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皋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

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爲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爲太子立竇姬爲皇后女嫖爲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爲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爲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愼夫人尹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爲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爲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毋子毋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景帝崩太子襲號爲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爲帝十二男皆爲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爲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爲南宮公主次爲林慮公主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蚤死葬槐里追尊爲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

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爲侯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徐廣曰一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禊見本紀亦正一月祓霸上還過[illegible]字相似故或云之也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爲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

初上爲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爲妃立爲帝妃立爲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爲嗣大長公主有力焉徐廣曰武帝姑也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爲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爲將軍擊胡有功封爲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爲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爲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爲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爲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爲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爲海西侯他姬子二人爲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父爲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閒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爲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爲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爲脩成子仲女爲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淮南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衛子夫立爲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爲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爲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

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娙娥衆人謂之娙何娙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七十昭帝年八歲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豈虛哉

史記四十九

史記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徐廣曰一作父)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illegible])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二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為代王[illegible])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

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春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子也其父曰仲)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

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謚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鼂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趙幽傳曰趙人防與公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史記五十

史記五十一

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荊王劉賈者，諸劉，不知其何屬（漢書賈高帝從父兄）。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皋，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群臣皆曰：「立劉賈為荊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

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荊。荊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荊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高帝三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

澤王燕二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荊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疏，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閒。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

世事發相重豈不爲偉乎 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澤交於相重也

史記五十一 終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爲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爲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鄜侯徐廣曰一作鄃呂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

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

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

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則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

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卬爲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晁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徐廣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爲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

太后太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反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潯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延立是爲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爲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爲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爲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徐廣曰廿一年是爲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

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大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徐廣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史記五十二 終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

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

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爲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illegible]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illegible]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索隱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謚爲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何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illegible]及秦律令圖書[illegible]鎮撫關中而功在萬世可知矣[illegible]
[illegible]不相假而舉以自代[illegible]具見矣中間但着其[illegible]以
[illegible]精忠雖[illegible]律受[illegible]不着[illegible]此可識[illegible]
皆自[illegible]非智不足也[illegible]於至忠體國之道有傷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武[illegible]宮室[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蕭相國[illegible]

史記五十三終

史記五十四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張華曰：參字敬伯）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徐廣曰：伍被曰吳濞敗於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illegible]）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徐廣曰：屬山陽，[illegible]時有爰戚侯）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牟）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也。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徐廣曰：尸在偃師。[illegible]曰尸鄉北）破之。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illegible]）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文穎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徐廣曰：今華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漢書音義曰：皆漢將）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徐廣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遬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illegible]）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徐廣曰：鄔縣在太原）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

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illegible]）郡守司馬
侯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
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
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
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
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
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
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
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
以先之（[illegible]）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
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
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
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
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閒之欲有所言復
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illegible]）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
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
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
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
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
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何
治乎（[illegible]）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
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
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
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
法顜（[illegible]）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平陽侯窋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
謚為靖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
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
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
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
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
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illegible]）
一事

史記五十四

史記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沛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

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 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其以酈生語告，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

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

封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

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

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史記五十五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爲東昏縣屬陳留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孟康曰覈音核謂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爲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見伯已逐其嫂此嫂蓋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晉灼曰謝辭也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得卿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

而平身閒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曰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如淳曰孝己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處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
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
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illegible]嗜利無恥
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
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
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
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
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
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
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
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
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卽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
復持去更以惡草具[illegible]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
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
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
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
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
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
王[illegible]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
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
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
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
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

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
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
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
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
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
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
士見信至卽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
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illegible]遂會諸侯於陳盡
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
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
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
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
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
使單于閼氏[illegible]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illegible]
[illegible]
高帝南過曲逆[illegible]上其城望見其屋
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
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
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
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
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
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

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
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
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
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
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
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
及呂須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
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
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孝惠〔如淳曰傅相之傅也〕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
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 [illegible]〕陳平爲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豪
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
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
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
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
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
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
故晚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
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
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
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
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事但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
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

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前陳平
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
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須於陳平曰鄙語曰兒
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呂太后立諸
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
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 [illegible] 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二歲爲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 [illegible] 平反辟陽近淮川平降之國除〕孝文帝立以爲
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帝初
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
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
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
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
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
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
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
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 [illegible] 人主也 [illegible] 言主臣 [illegible] 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
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
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
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
即問長安中盜賊數〔[illegible] 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
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孝文帝二
年丞相陳平卒謚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
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一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

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閒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史記五十六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材官引彊（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也）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卻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

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
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
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破之追北八
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
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擊韓信陳
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因轉攻得雲中守
遬丞相箕肆將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
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
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
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
蘭復擊破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
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

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
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
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
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
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
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
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
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
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
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
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

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
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
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
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
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
之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
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
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
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
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

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
內守亞夫封為條侯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
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
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
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
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
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
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
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
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
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
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

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
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
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
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
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
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
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
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
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
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
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
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
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
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
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
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
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
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
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
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
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
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
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
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
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
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
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
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
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
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
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
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
條侯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
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
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
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
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
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
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
國除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
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
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

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
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震川云絳侯安劉氏之功具呂后孝文本紀故首敘戰功而以可屬大事
具後獨載灌嬰連和二事條侯止首敘細柳後獨載爭栗太子之廢柳
王信徐盧等之侯其父子久任將相其他亦可言者多矣蓋用記之事與其
人之規程相稱乃見體要耳周亞夫傳太史非獨詳其兵事也明其竟哉
而所載之事不標題而氣象宏深也此處惟退之乃能之歐曾以下不能
與於斯矣 絳侯則高祖預識其可任大事條侯則許負相知其爲
將相條侯氣質之偏則東鄰責語見之條侯則稱命而序亦程後以
史公問出相映見法蓋取諸左氏

史記五十七 終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爲代王〔徐廣曰都中都〕以參爲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以勝爲梁王〔徐廣曰都睢陽〕二歲徙代王爲淮陽王〔徐廣曰都陳〕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諡爲孝王子登嗣立是爲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爲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爲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爲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爲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地名〕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吳楚之時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圉縣〕〔…〕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蹕入

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瓚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 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如淳曰攱閣不得下 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后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張晏曰茅蘭孝王臣 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 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

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餐。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

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事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

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

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

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

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廄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飡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垣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

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 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財資錄無所省錄 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強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集解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 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服虔曰求福也 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鮈立，服虔曰鮈音拘 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應劭曰樓車所以窺者敵[illegible]之衝也 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辭治其辭出此事 寄

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蓋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棁〔徐廣曰棁音奪〕棁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棁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棁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棁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illegible]〕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棁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史記五十九終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
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
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
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
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
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
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
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
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
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
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
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
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
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
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
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
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
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
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
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

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
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
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
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
傅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
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
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
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酇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
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
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
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
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
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
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
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
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
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
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
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
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
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
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

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繈緥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
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
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
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鄭箋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
倉以振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
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
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
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
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
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
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

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為諸
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
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
成（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酇侯壽成後為太常也）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
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
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
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
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
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
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
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
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曰於戲
小子閎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
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
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
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薨無後）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王曰於戲
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
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
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將所獲三十二帥也）降旗
奔師（如淳曰降其旗奔其師而來降）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張晏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
俷德（徐廣曰俷一作菲）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應召）於戲保國艾民

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八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
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
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illegible]）
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
毋侗好軼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遊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
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壃土建
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
也是以形勢強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
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

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眞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閎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誡廣陵王以愼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葆彊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

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云立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

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

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史記六十終

史記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史記六十一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史記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

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 駰一作辭）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

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賈問賈答云云遂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

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illegible]）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史記六十三 終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

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旣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旣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史記六十四 終

史記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旣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

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

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史記六十五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柰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訽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

尚亡在鄭之人善之建乃甘心為晉外間欲以滅鄭表林放定公與子產誅殺建之事[illegible]知子胥者能伐鄭之事可況不能矣吾固曰二公之論自然也

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illegible]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伯嚭又郤氏御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孫伯嚭奔吳也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灊。[illegible]附庸國皋陶之後所封灊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名瓦字子常[illegible]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江南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illegible]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illegible]盜擊王，王走鄖。音云[illegible]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illegible]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己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莫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

繇楚事ノ發如字 東川夫剕重 吳越異德齊 晉相視無他 猶晉用孔子 而不終也

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丘地名在郊外)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汝南吳房駰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汝縣也)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番音普寒反又音婆)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鄀音若楚地)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楚良反)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湫音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自呂反)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服虔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榼形)浮之江中(徐廣曰事在哀公十一年)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號為

白公（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illegible]）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illegible]）

史記六十六 終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柴也愚（何晏曰愚直之愚）由也喭（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illegible]）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illegible]）孔子曰賢哉回也（[illegible]）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簞笥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孔安國曰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不仕大夫

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曰再言之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孔安國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得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冠以雄雞佩以豭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衣敝縕袍（孔安國曰縕枲著也）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遊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　）寬以正可以比眾（　）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雕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王肅曰圬墁也二者以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

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
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
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
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
璉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
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子貢問曰
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
而好禮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
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
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
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
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
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
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
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
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
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
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
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

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
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
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
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
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
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
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
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
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
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
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
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
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
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
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
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
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
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
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
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
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
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
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
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

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劒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虛莽（莫朗反），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索隱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

六

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馬融曰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曰：禮後乎？（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閒，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黨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

七

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
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
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
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
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
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
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
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
則吾弗知也鄭玄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 史記六十七 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
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
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
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
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
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
子容孔安國曰魯人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孔安國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 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
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孔安國曰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
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
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
嘗仕 曾蒧音點字皙孔安國曰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孔子喟爾歎曰吾
與蒧也周氏曰善點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音由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
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賣以作椁孔子曰材不材亦各
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魯人字子
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徐廣曰馯音寒弘
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
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同傳菑
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
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
羔為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
史記六十七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
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也 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孔子使開仕對曰
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
人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
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力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誅僚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
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
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孔安國曰訒難也
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訒也
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
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

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以行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巫馬期）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以爲過也）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也）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右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商澤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皙 公肩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 鄡單字子家 句井疆（鄭玄曰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 樂欬字子聲 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魯人）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 狄黑字皙 邦巽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孔忠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上（鄭玄曰魯人）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史記六十七

史記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

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

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 今之斛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領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曰弘農商縣也）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

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也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所及反）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

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illegible]）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illegible]）

史記六十八

史記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駰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慚，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illegible]）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周禮曰正北曰并州……[illegible]）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

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

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日常山有蒲吾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

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音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猲（許葛切）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

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
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
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
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
黃金千溢白璧百雙錦繡千純[illegible]以約諸侯是時周天
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
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
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illegible]
東有宛[illegible]穰洧水[illegible]南有陘山[illegible]地方九百餘里帶
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illegible]少府時
力距來者[illegible]皆射六百步
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
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illegible]棠谿[illegible]
墨陽[illegible]合賻[illegible]鄧師宛馮[illegible]龍淵太阿[illegible]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
當敵則斬堅甲鐵幕[illegible]革抉[illegible]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
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
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
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
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
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
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
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
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

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
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illegible]
陳汝南許郾[illegible]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illegible]
東有淮潁煮棗[illegible]無胥[illegible]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
酸棗[illegible]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
無所芻牧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
之眾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
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
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
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
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
牧野豈其士卒眾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國武士二十
萬[illegible]蒼頭二十萬
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
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
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
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
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
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
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
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
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
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

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
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
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
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
博蹹（徒臘切）鞠（求六切）者（劉向別錄曰蹙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臨菑之
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
而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
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
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
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
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
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我蒲阪陽晉封陵）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
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許葛切）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
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
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
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
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
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徐廣曰今之武陵也）巫郡（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
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水經不記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
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徐廣曰秦紀曰其伐楚取陘楚城子十一年故楚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一
本北有汾陘之塞也）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
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
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

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
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
（徐廣曰今南郡宜城）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
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
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
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
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
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
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
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
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
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

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
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
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
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
以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
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蒲各切）今主君
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
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
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疑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
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
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
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字季子）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

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
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
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
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
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
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
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
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
秦去趙 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二年 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
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
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
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

史記六十九 八

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
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
烏喙者 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 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
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
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
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
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
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
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
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
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
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

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
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
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
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
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
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
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
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
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
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
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

史記六十九 九

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
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
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
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
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
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
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
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
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 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 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
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
卒 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 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
蘇秦不死殊而走 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被刺猶不即死故云殊 齊王

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徐廣曰一作先）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illegible]而燕矣）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廣曰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從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

史記六十九　十

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以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

史記六十九　二

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illegible]）而國亡（徐廣曰燕昭王二十一年秦拔楚郢）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illegible]）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illegible]曰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鄢陵有冀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包兩周（徐廣曰張儀曰下河東取成皋也）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錟（徐廣曰由冉切）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茍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音盲）阸（[illegible]）茍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徐廣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徐廣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門）封陵之戰（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徐廣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

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史記六十九 終

史記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音詎）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徐廣曰一作尺）

檄之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苞黎之苞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桑)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illegible]龍門)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

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
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
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
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
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
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
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
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
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
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
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

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
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
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
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
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
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
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
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
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
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
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
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

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
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
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
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
丹陽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
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
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
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
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
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
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
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

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
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
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
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
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
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
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
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
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
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
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
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

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徐廣曰搏一作敝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匈一作胸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illegible]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illegible]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illegible]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illegible]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

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幷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狠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恆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

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閒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於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

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illegible]）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史記七十 終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illegible]）遺之廣車（[illegible]）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illegible]）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幷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

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
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
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
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
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
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
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
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
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
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
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
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音祕)魯
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
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
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
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
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
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
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
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
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
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
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

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
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
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
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
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
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
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
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
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
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
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
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譬禽獸困急猶能[illegible])
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
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
躬率其私徒以閼(音遏)於秦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
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
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
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
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
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
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公不如與王謀
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
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
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

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徐廣曰過一作遇)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而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懷王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徐廣曰一作蠉)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一作消)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二五內)(內應昧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湖)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

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
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
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
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
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
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
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
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
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
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
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索隱曰恐或脫此當云見重彊齊楚頗脫一字）甘羅年少然
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
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秦武王卒
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
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
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為華
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
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
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而逐武王
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
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
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
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
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
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
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
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
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
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
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
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
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
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
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

卯（莫卯反　下陌飽反）入北宅（徐廣曰魏襄王五年秦擊會宅陽）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地故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鳶）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illegible]）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二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音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兵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屬北有田縣）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睢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睢范睢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

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徐廣曰音干河[illegible]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illegible]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illegible]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illegible]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illegible]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泫氏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一作陳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

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

史記七十三

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皋有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徐廣曰亡一作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

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武安君病未

史記七十三　三

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雖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卷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固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智而不識計毋所以禁暫也所謂長驅而勝長平之戰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也若後之役戍不須其論者則秦眾多死降者可致此心不致者本自當服教不當受降詐也輒殺雖讎降殺讎感然皆服之為道猶大於劇賊也）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荊（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荊也）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埶）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餘）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美）或曰將軍之乞貸亦以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徐廣曰怚一作粗音麤）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一作摶又作制）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

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徐廣曰超一作拔）距（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徐廣曰圽音沒）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史記七十三

史記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

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宜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史記七十四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裋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

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臧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

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强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强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

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亦作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馮驩馮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强

秦而弱齊焉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
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
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
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
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
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
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
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
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
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
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
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

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
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
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
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
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
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
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
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
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
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
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
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
趣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
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
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
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
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
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按凡五田嬰事多見田齊世家而復詳之者文其子由也然於傳子孟嘗馮驩事見國策而詳
則異矣秦漢間論載國權要者非一家史公所録与今戦國策異也

史記七十五終

[stamp]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illegible]）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徐廣曰罷音[illegible]癃病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illegible]）。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

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縣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槃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

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

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平皋有李城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憂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云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illegible]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徐廣曰蹻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illegible]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

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illegible]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illegible]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

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

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

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昚（徐廣曰古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

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

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

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飾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楊慎曰長平之禍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貪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

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史記七十六 終

[illegible]

史記七十七 [illegible]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illegible]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一作羞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

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

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上音名白反下音莊白反）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

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弓韜也盛弩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

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
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
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
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
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
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
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
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
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
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
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
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
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
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
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
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
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
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
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
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
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
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

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
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
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
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
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閒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
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
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
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
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
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
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
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
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
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七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徐廣曰一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illegible])桃(徐廣曰[illegible])入邢(徐廣曰平皋有邢丘)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illegible]長垣縣有蒲鄉)以臨仁平丘(徐廣曰[illegible])黃濟陽嬰城(徐廣曰[illegible]白馬之口[illegible])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illegible])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徐廣曰一云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illegible])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頓)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

未能其於楚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徐廣曰作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二十六年)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

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鬭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

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閒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

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史記七十八 終

史記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詳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

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睢於是范睢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

迎謂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觀范睢之見者羣臣莫不洒（徐廣曰先典反）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睢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illegible]）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illegible]）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徐廣曰一作羌）孟賁（許慎曰孟賁衛人）王慶忌（[illegible]）夏育（漢書音義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徐廣曰篪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徐廣曰慁先生也音溷）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拜秦王亦拜范睢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眾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睢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

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睢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睢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睢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睢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

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睢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睢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

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

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illegible]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illegible]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illegible]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illegible]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illegible]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illegible]高平拔之秦昭

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交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

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illegible]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illegible]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閒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illegible]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

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偈一作仰巨一作渠）魋顏蹙齃膝攣（[illegible]）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持粱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齕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之（[illegible]）韓魏遇奪釜鬲於塗（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腳）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愛敬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illegible]）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式拙反）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illegible]）然為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

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徐廣曰一作唶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

史記七十九　十一

[illegible]

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說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楚國弈棋曰博弈欲投不必在行所謂投投瓊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鑑於水者見面之容鑑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

史記七十九　十二

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世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

史記七十九

史記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說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

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

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徐廣曰磿室燕宮也）薊丘之植植於汶篁（索隱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illegible]

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張華曰字諸君家在鄗縣西數里）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今猶曰在北新城）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日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樂毅列傳　五

史記八十 終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集解曰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

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絶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索隱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此爲齊所或傳寫誤不與本紀同也）

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

邯鄲之言當爲衍戟 甲午

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徐廣曰[illegible]邑名也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音都甘反襤音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

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一作儒）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史記八十一 終

史記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為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徐廣曰傅音附）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徐廣曰轊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徐廣曰淖一作悼）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

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為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

伏劒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

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

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

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詳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

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

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髕腳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

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索隱曰言其人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蹠之客爲其人使刺由許由也蹠盜蹠也）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要離爲吳王闔閭刺王子慶忌要離請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索隱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豈足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索隱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委曲盤戾也）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卒然聚會共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韋昭曰帷裳謂左右便嬖也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漢書云里名勝母也）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橈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史記八十三 終

史記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史記音隱曰音閑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

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王逸曰己清潔也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塵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草木盛貌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行貌眴兮窈窕徐廣曰眴音舜孔靜幽墨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也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鞠窮也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由道也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詩云矇瞍奏公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笯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王逸曰槩平也夫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王逸曰臧善也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王逸曰示語也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采一作寀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曰從容舉動也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大故死亡也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王逸曰汨流也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說也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王逸曰類法也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徐廣曰差或作嗟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徐廣曰一作謫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

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鉛刀爲銛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蟻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惪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蟻螻

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筴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坱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眾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眞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

（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
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
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
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
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
然自失矣

史記八十四 終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卷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徐廣曰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也）家累千
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
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
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
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
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
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
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
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
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
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
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毋幾得與長子及諸子
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
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
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
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
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
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
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
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
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
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

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史記卷八十五

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眞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

史記卷八十五

王即薨以子爲後[illegible]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二年[illegible]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illegible]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爲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史記八十五終

史記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眛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眛夷眛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眛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灊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

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一作窟）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音披）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元年壬子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豫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音賴）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暢一作觴）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大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

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
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
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
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
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
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
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
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
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
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
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
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
史記八十六 四
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
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一作讎） 豈不殆哉遂謝車
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
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illegible]）
（[illegible]）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
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
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一作嫈）聞人有刺
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
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
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
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
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閒者爲老母

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
弟困汙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
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從其姊從坐而死）妾其奈何與殁身之誅終滅賢
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
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
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
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
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荊軻百七十年）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
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呂氏劍技曰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
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
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
史記八十六 五
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
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
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
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
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
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
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
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
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
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
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
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

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
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
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
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白結反
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
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
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
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
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
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
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
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

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
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
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
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
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
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拔田光坐
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
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
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
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
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
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

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
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
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
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
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
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
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
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
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
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
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
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

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
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
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
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
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
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
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
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
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
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
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恐懼乃請荊軻曰秦
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

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
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駰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奉
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
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
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
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
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
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
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
右手揕其匈徐廣曰揕音張鴆反一作抗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
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徐廣曰捥一作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
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

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
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
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
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
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
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
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
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
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
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

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
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
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
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
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
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
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
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
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
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
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
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

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
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
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
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
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被八
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
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索隱鹽鐵論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
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
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
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
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
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

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史記八十六 終

史記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而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

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徐廣曰纖離駿馬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俗便）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論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

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
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
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
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
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
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
許之餘子莫從（[illegible]士隱姓名[illegible]李斯爲二世[illegible]十七[illegible]而立今王也然[illegible]世見本始皇弟十八子此見在善文中）其年七月
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
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
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
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
（[illegible]曰[illegible]）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轀輬[illegible]車如今喪[illegible]）

（[illegible]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如淳曰轀輬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
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
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
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
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
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
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史記音隱[illegible]）彊因人之功是不
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
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衞君殺其父而衞國載其德孔子
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
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
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

[illegible]

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
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
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
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
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
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
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
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
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
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
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
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

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
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
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
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
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
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
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
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
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
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
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
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

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劒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縣名屬上郡)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

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徐廣曰一作簋)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

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
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
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柰何李斯子由
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
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
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
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
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
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
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
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
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
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
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
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
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
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
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
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
灰於道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
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
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
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
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

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索隱曰樓季魏文侯之弟 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
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 毛傳曰牝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
仞之高哉陗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
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
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
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
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
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
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
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
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
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
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
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
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
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
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
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
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
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
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
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
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
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

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
事徐廣曰通或作習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
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
以揆之徐廣曰揆作撥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
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
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
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
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
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閒語君
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
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
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
六史記八十七
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
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
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於音
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
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
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
優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名曰抵也駰案觳叔郎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
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
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
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
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

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
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
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
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
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
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
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
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
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
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
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
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
八史記八十七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
十一
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
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
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
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
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
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
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
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
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
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
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

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陜隘先生之時秦地
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
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
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
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
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
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
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
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
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
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
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
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
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
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
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
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
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
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
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
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
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
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
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

日趙高詐詔衞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
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刼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
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
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　駰案本紀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
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
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
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
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
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
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
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史記八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
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
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
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
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
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
蒙恬因家世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
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
洮(索隱曰屬隴西)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
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
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宦者)其母被刑
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既私
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
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
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群
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
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

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
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
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
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
不可若知賢而俞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
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
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
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
荊軻之謀而倍秦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
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
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
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
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
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
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
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
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
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
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
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
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
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
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
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

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一作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illegible]）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史記八十八 終

史記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illegible]）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去抵父客（[illegible]）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illegible]）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illegible]）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illegible]）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

以趙王歇被圍乏救責餘以死說乃以恐餘之致昇殺趙王歇何相冒之矣予論者立以張陳出於萬口宗而責其昇之私張耳君臣子之不明乎亂世也

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
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
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
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
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
（張晏曰至河北縣說之）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
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爲名在交阯界中也）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漢書音義曰
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
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
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鬬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
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
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

史記八十九　二

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
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
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
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
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
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
敢倳刃（徐廣曰倳音菑）公之腹中者（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爲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
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
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
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
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
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

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
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
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
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
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
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
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
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
關至戲卻（徐廣曰戲地名在新豐）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
王不用其筴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
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不王無以塡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
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
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
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
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
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
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
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
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
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
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
半乃歸王使者往燕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

其舍中曰（如淳曰廝役者也 公羊傳曰廝役扈養 韋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 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箠驅策而已也）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 參與契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illegible]）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 音烏轄反 駰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爲趙王居信都（徐廣曰今之襄國 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十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

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漢王與我有舊故（[illegible]）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猶豫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illegible]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泜水上（徐廣曰在常山 音遲 又音丁禮反）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illegible]）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徐廣曰[illegible]）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illegible]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 冀州人謂[illegible]）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

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吾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為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illegible]）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illegible]）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illegible]）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illegible]）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illegible]）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客以鉗奴從

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爲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禎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自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史記八十九

史記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三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鬭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

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
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
「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
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
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
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餘人毋所
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
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
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
「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
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
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
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
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
曹咎守城皐，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
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
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
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
侯兵不從，為之柰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
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
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
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
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
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

越乃悉引兵至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
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
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
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
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
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
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illegible]
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illegible] 西至鄭，逢
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
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
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
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
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
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
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
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
辭云。

史記九十

史記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淸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曾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

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故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illegible]）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徐廣曰[illegible]）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桓譚新論曰世有圍棊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遠棊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也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皋據敖倉此趣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

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

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

史記九十一終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

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

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閒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

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

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鎭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鎭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
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
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
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
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
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
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
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
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
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
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
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
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
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
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
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
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
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
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
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
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
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

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
秦久矣相與勠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
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
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
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
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
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
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
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
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
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
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
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
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
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
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對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
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
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
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
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
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
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

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illegible]）敗滎陽傷成皋（[illegible]）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

史記卷九十二

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illegible]）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illegible]）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illegible]）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illegible]）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illegible]）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illegible]）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

史記卷九十二

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史記九十二 終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徐廣曰一云信都）故韓襄王孽孫也（…孽子爲孽）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
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
橫陽君成爲韓王（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
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錯亂耳今有申
徒云是司徒之後…自司徒轉爲申）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
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
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文穎曰鋒銳欲…）
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
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
更以爲列侯（徐廣曰以元年十一月誅成 駰案漢書曰封爲穰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
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
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爲韓王
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
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
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年之二月 駰案漢書曰六年春）
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
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
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
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
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
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
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
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
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
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
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
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 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匈奴騎圍
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
兩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
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請令彊弩傅兩矢外
鄉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
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
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也）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徐廣曰柴武也）
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
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
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
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
（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
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閒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
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曰在匈奴也）生子因名曰穨當韓太
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穨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穨
當爲弓高侯（地理志…）嬰爲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
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元朔四年不敬國除）穨當
孽孫韓嫣（…）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

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徐廣曰長君之子也）拜為龍
雒侯續說後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徐廣曰親謂父也）及
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
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
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
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
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
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韋昭曰共敖子）七月還
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
欲王盧綰為群臣觖望（如淳曰觖音決別之決字或作缺也瓚曰觖謂相觖望也韋昭曰觖猶怨也）及虜臧荼迺下
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盧綰皆
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
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
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
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
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
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
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
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
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
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
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陳豨久亡叛）連兵勿決漢

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
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
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
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
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
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
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
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
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
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
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
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
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封為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

陳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
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徐廣曰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
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
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
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
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
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
代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詿誤劫略者皆赦之
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
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

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駰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史記九十三

史記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迺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則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去身非手足無此讐曰於楚趙非手足殺）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齮齕猶齚齧）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

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乃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乃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徐廣曰：二年正月。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醳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乃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嬴下。晉灼曰：泰山縣也。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乃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曰：號為雋永。永，一作求。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

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illegible]

史記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𡰣戰碭東張晏曰秦司馬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城陽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illegible]秩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illegible]又有功則加封國張晏曰食邑[illegible]封君不[illegible]從攻長社轘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犫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增曰增封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漢書音義曰音撞鐘立帳下徐廣曰一本云帷下噲目眥皆血出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

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
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
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
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誚讓項
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
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
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駰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疑丞衍名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
攻雍斄音邰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
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卻敵遷為
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晉灼曰最功第一也
音義之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
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

史記九十五　二

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
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
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
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
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
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
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徐廣曰曼一作寅字戰襄國破
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殘謂多所殺傷也
索隱謂之殘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
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
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僕
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

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
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
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
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
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
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
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
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
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
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
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
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

史記九十五　三

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
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
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
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
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
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
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
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
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曰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
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

縣。別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有旬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音支），周類軍栒邑，蘇駔軍於泥陽（徐廣曰駔一作騶）。賜食邑武成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眛戰，疾鬭，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易趙之縣駰案漢書音義曰地名），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知駰案謂軍前方陳拒音矩），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徐廣曰一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音輸）侯欒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一名諡曰靖），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廄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索隱曰告白也白高祖傷人）。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鞫高祖自告不傷人），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為之故與降也）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沛郡公丘縣也駰案漢書音義曰更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illegible]）乃馳（[illegible]）。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

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
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
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
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
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
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閒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
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
侯入淸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
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謚爲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
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
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爲沛公畧地至雍丘下章

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
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
疾力（服虔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
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
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爲漢王拜嬰爲郎
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
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
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
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
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漢將降爲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
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
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
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附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
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
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
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
軍於燕西（徐廣曰屬陳）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爲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
（張晏曰樓煩將名）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
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
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
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
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
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

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文穎曰旋姓也）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
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
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傅陽前至
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漢書音義曰生廣陵以業賊）項羽
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
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
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鄉）從擊項籍軍
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
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
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
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

下（如淳曰雖長之長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服虔曰硰音沙）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將一之將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三

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周苛為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

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

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
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徐廣曰諡悼也）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
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illegible]）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任敖者故沛
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
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
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
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illegible]）
（[illegible]文元年薨[illegible]）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
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
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
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illegible]）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
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
定律令（[illegible]）若百工天下作程
品（[illegible]）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
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illegible]）
（[illegible]）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
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
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
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
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
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保任者[illegible]中候官名）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
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

子類（徐廣曰一作[illegible]）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
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
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
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illegible]）
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
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
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
夫張蒼免相（[illegible]）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
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
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
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
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
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
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
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
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
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
吏今行斬之（[illegible]）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
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
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
二年晁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
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
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服虔曰宮外垣也[illegible]）嘉聞之欲因此以

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臾去病而云 [illegible]）子侯臾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illegible]）

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illegible]）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illegible]）平棘侯薛澤（[illegible]）武彊侯莊青翟（[illegible]）高陵侯趙周（[illegible]）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illegible]）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illegible]）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illegible]）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illegible]）卒而有韋丞相代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

下 [illegible]

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illegible]）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

姦贓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illegible]）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

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戹不得者眾甚也

史記九十六 終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

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卽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己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

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為也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閒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非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

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迺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憂危母在故義不許君）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服虔曰衣服曰稅稅當為襚）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以為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illegible]）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

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

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乃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

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陸生雖不列平原至附錄也哉)

史記九十七

史記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徐廣曰待一作侍)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徐廣曰敖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爲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爲相國又將屯兵)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爲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主車者)騎長一人(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說音悅)菑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上音肥下音釋)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

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衛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郯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上五字[illegible]九人）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緤者（駰案蒯音苦怪反）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illegible]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為信武侯職不利不敢離上）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謚為貞侯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緤子應為鄲侯[illegible]孝景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鄲縣鄲一作鄲）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字又本皆作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史記九十八 終

史記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切輓音晚）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馬箠不約）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竝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肮（張晏曰肮喉嚨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

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晉灼曰夸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

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彊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 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如淳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誅 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閒。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蒙矢石以殺人 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張晏曰搴拔也 [illegible]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踵齊稷下之風流也駰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 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切駰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蕝也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群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一作幟 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 徐廣曰一作幟 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 [illegible] 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 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駰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

史記九十九 五

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如淳曰呂太后常居之）及間往，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illegible]）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蓋人廢三代之禮[illegible]高帝上曰夫下先王之制[illegible]上安[illegible]
[illegible]
五年儀制[illegible]
[illegible]可興三代之禮[illegible]真庸儒也[illegible]
[illegible]漢用秦儀三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六

史記九十九 終

[illegible]

史記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illegible]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甹也）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illegible]案書中有廣柳車每載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徐廣曰[illegible]馬車也）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韋昭曰闚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illegible]）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illegible]）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illegible]）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illegible]）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illegible]）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

為酒人保(索隱曰[illegible]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一作細)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illegible])。」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illegible]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閒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徐廣曰屨一作[illegible]一曰[illegible])，搴旗者數矣(孟康曰[illegible]拔也)，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illegible])，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illegible])。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illegible]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群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其事)，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illegible])，([illegible])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柰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

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illegible]）
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
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
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
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
帝立其三子皆爲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
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
節夾乘說盎曰（徐廣曰一作謂）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
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
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
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illegible]）
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illegible]）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
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
盎引卻慎夫人坐（[illegible]）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
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
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
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illegible]）於是上
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
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
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
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
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

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
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
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語
袁盎卽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盎曰善君卽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
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
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
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
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
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
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
崩孝景帝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
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illegible]）夫袁盎
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
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illegible]）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
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
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
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
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
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
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
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
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illegible]）盎

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亾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淳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亾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爲吾害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如淳曰決開營幕）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illegible]）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蕩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

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illegible]）不以存亾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illegible]）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徐廣曰棓一作服[illegible]）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錯爲人陗直刻深（[illegible]）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家令秩八百石[illegible]）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illegible]）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爲

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illegible]）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徐廣曰一作讓）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illegible]）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

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史記一百一 終

史記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

（[illegible]）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如淳曰：[illegible]）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illegible]）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閒，（徐廣曰：斮，一作錯。[illegible]）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張晏曰：錮，鑄塞也。帝北向，故言南山）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illegible]）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一作之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illegible]）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啓。[illegible]）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韤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韤！」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韤，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illegible]）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illegible]）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率將，（[illegible]）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illegible]）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illegible]）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illegible]）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illegible]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illegible]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illegible]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illegible]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illegible]

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illegible]張季馮公近之矣

史記一百二 終

[illegible]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illegible]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illegible]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illegible]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后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illegible]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五日一下)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illegible]

[illegible]

〔……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侯頭……此最親近身之衣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
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
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索隱曰陵一作鄉〕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
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
當乃謝罷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
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
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
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
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
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

史記一百三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
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
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
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
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
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
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
九卿咸宣罪〔服虔曰言減損之咸〕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
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
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
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
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

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
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
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
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
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
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 如淳曰櫟櫟輅之類〕事文
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
稱病不行〔張晏曰……文帝……二心……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
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
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
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

史記一百三

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
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綰曰具在上
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
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
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
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
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
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
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
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
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
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illegible]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不稱爲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爲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爲垢不潔人之所惡也晏曰陰重不泄下脫被衣溺袴是以[illegible]）期爲不絜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史記一百三　四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音烏后反）安丘侯說之庶子也（[illegible]）孝文時以治刑名言（索隱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自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詘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讇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史記一百三終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

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

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刻道近山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徐廣曰亭卒也）後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衛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鞅猶怏）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

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仁為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徐廣曰杜周）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詳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不傅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一百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鄚鄚縣名今屬河間）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扤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遂一作隊）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廢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

者死爪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閒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

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瘧）而靜（徐廣曰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瀝又作猛）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逷心主（徐廣曰逷一作遏）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蹙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涌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涌疝中熱故溺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一作瀝）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徐廣曰弊一作敝）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

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徐廣曰一云來氣合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摶者如法不俱摶者決在急期一摶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摶溲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筋也）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迵風（音洞言洞徹入四支）迵風者飲食下嗌（音益所以咽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胷滿即爲藥酒盡三日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濇）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胷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叔叔音女叔）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母一作齊王）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

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技能爲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劒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灸其左陽明脈即爲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齊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礍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蔡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

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
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
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
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
謂腎痹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壻也駰案方言曰東齊之閒壻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
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
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
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
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以
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
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

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
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眾醫皆以為
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illegible]）蟯瘕為病腹大上膚
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
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濕寒濕氣宛（[illegible]）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
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illegible]）是
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
脈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徐廣曰[illegible]）病得之飽食
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
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
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
何曰以為迵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

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
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
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
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
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
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
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
曰病者安穀則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
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者逆死其
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
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
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

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
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
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
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
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
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
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
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illegible]）忿發為疽
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
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
（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謚孝王）眾醫皆以為蹷臣意診脈以為痹根在
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

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痱）（音章反）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徐廣曰反一作及）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徐廣曰一作鞠）要蹶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眾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一作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徐廣曰一作貿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徐廣曰胥猶言須也）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

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尾)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偶)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索隱述贊 [illegible])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閒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荊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布走荊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塡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 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其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 [illegible])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鄣)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 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 如淳曰濞不得行使人代己致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

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煑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閒郡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

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

（諸王者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梁家 如淳曰反說後四世無子國除岳子一人爲列侯不得嗣志將小滿故謗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
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漢書音義曰故事也）不
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欲
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
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二十餘年
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
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值）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
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越越使定之）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
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
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
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
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
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
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此
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
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
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
大將一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
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常之常法）其有故
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
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
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
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
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

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
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
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
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
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
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
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
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
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
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名爲西共誅鼂
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
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
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吳
王弟子德侯爲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漢書表曰吳王弟子德哀侯廣之子也）盎裝治行後十餘日
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
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
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己笑而
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
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
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
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
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
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
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

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強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他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蘇林曰祿伯當將兵降漢自為己利於吳為害也 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

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淳曰鑄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 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任郡縣之物皆為御物 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 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illegible] 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韋昭曰紿音徒駭反 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 盛其頭，馳傳以聞。[illegible] 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穨當徐廣曰姓韓 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

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illegible]能薄賦斂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袁盎邪

[illegible]

若奇也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illegible]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illegible]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illegible]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illegible]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徐廣曰一作怗又[illegible]自喜耳多易[illegible]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
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云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
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
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王太后賢之
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
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
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
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
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
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
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
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

史記一百七　二

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
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
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
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
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
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
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
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
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
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
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
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

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
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
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
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
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
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
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
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
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
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
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
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

史記一百七　三

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
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
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
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
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
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
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
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
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
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
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

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illegible]）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illegible]）灌夫亦倚

史記一百七

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illegible]）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illegible]）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愕）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illegible]）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illegible]）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illegible]）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

史記一百七

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illegible]）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illegible]）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illegible]）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illegible]）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illegible]）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illegible]）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

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
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
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
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
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
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
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
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
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仰視天而俯畫地
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
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
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

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
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
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
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
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
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
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
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
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
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
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

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
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
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
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
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
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
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
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
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
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
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
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

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
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
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
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
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
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
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
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
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
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

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記一百七終

史記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姑）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丑亞反誇也）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蒙縣名）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

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閒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

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

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漢書曰豪猾帥也）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鴈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illegible]人[illegible]）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

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祇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軍法語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

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合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龍城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利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曆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史記一百八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

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
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
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
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
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
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
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
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
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
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
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
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
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
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
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
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閒絡而盛臥廣
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
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
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
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
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
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
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

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
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
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
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
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
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
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
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
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
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
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
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
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
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
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
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
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
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
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
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
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
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

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

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徐廣曰一本直云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如淳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孟康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

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

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

引且戰連鬭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illegible]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騾駃騠（徐廣曰北狄駿馬）騊駼（徐廣曰似馬而青）驒騱（徐廣曰巨虛之屬）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毌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韋昭曰鋌形似矛鐵柄音蟬年反）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illegible]）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illegible]）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illegible]）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徐廣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

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illegible]）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大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為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閒（徐廣曰圁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閒）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獂之戎（徐廣曰在天水獂音丸）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縣屬馮翊）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朐衍（徐廣曰在北地）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illegible]）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山名在鴈門）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服虔曰昭王母也）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音白浪反）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在朔方）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名在上谷）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音謫）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曰頭曼（音瞞）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illegible]）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

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

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主獄訟）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

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冢曰逗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新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

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

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

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塞下地名）書至漢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袷字）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曰或作疏比也）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

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漢書音義曰漢物什中之二入匈奴則匈奴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湩乳汁也音都奉反）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

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

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

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音干)蘭(音闌。[illegible]私出物也)出物與匈奴交(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illegible])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一云乃下具告單于)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

史記一百一十　九

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駰案漢書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蘢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

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音十)辟縣(漢書音義曰[illegible])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

史記一百一十　十

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illegible]千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

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屠休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

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徐廣曰在金城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

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主客也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

又北益廣田至胘靁爲塞漢書音義曰胘靁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
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
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
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
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
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
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
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
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
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見漢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
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
其貴人至漢病漢與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

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
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
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
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
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徐廣曰烏一作詹立爲單于年
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
直雲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
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
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
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
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
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

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
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
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
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
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野侯
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
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
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
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
于弟右賢王呴音鉤又音昫犁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犁湖單于
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
至盧朐音劬匈奴地名又山名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

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
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
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
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
城會單于病死呴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
且鞮侯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
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
世之讎春秋大之春秋傳曰九世猶可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
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
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
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
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乃是貳師征和三年降會於起二年[illegible]）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十六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權（徐廣曰一作務）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徐廣曰彼已之子）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史記一百一十

史記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徐廣曰[illegible]平陽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illegible]）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鄭季妻也青之適母）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侯陳嬰之孫[illegible]陳午尚帝姑長公主[illegible]元光五年[illegible]自殺）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閒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蘢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

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邊害（徐廣曰藉一作資 借兵鈔盜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illegible]）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

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illegible]）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因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繦緥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窌侯（徐廣曰窌一作[illegible]）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

大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右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徐廣曰正軍正閎其名也）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徐廣曰[illegible]）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

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爲若胡侯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

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亦作剽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漢書音義曰烏盭山名也討遫濮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慴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冀獲單于子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為主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句王徐廣曰句音鉤匈奴以為號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

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

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文穎曰胡王名）為下摩侯，鷹庇（徐廣曰一云應庇）為煇渠侯，禽梨為河綦侯（徐廣曰禽一作烏），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調雖也）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晉灼曰獟音歎譙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徐廣曰窴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一作獲），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

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山以望海也）。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一作衛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靬為眾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 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大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

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初序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常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一作穴地爲營域）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illegible]）

史記卷一百十一

（[illegible]）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諡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長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爲平曲侯（徐廣曰[illegible]）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徐廣曰陽石[illegible]）爲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郁音[illegible]）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

史記卷一百十一　七

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

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
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
相國降爲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後
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
行而卒冢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
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將軍
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
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頟侯坐酎金失侯
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
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
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
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
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
擊朝鮮毋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
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別將校尉也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
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
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將軍
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
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
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
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坐酎金失侯
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
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
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
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
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
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
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
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
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
將如此

史記百一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策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知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知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

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漢書音義曰何恙 偷小疾不以時愈)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徐廣曰年八十)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乃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史記百一十二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一作愷 日大)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張揖曰春秋以少陽少陰多猶未純陽禪選師振旅之衆全夷人功而後用士無二主之教而後成宗社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徐廣曰一作斥)鹵(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謂是也)起於東腄(徐廣曰腄在東萊音誰)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利己若齊楚之比)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

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
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
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
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
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
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
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
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
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
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
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
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

史記百十二 五

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
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
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
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
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
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
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
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
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
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
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
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眾暴寡田

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
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
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
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
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
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
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眾日
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
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
攻百越使監祿（韋昭曰監御史名祿也）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
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
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

史記百十二 十七 六

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
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
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
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
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
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
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
州（如淳曰東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
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
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
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
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

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衞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阸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

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能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

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等尊卑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曰漸進也 [illegible]）（[illegible]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遠迹羊豕之間（韋昭曰遠跡謂辨牧在於遠方）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illegible]

史記百一十二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也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徐廣曰囂將秦之南郡尉也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為號殁不稱謚也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駱越也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已百餘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

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illegible]）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illegible]）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韋昭曰鏦撞也）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徐廣曰郟屬潁川[illegible]音古洽反）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

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徐廣曰一作校尉）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樛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illegible]）樓船十萬師（[illegible]）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illegible]）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illegible]曰故越人降為侯）為戈船下厲將軍（[illegible]）出零陵或下離水（[illegible]）或抵蒼梧使馳義侯（[illegible]）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

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徐廣曰犂猶比也音力奚反犂猶遲也及遲至也漢書犂旦爲遲旦謂待明也）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徐廣曰在東萊）；越郎（徐廣曰南越之郎官）都稽（徐廣曰表曰孫都）得嘉，封爲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韋昭曰揭音其逝反）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名翁也）諭甌駱屬漢：皆得爲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交阯）。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爲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爲福。成敗之轉，辟若糾墨。

史記一百一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鄒氏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徐廣曰騶一作駱）。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漢書音義曰主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韋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都東甌（徐廣曰今之永寧也），世俗號爲東甌王。

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

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
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
鏦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謂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
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運乃義當取耘除或音紜音子紛反此漢人聲重耳假爲當同音俗字有假借雜有慢重利莫大焉乃以
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
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
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
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
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
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
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
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
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元鼎六
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
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梅嶺殺漢三校尉
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徐廣曰姓劉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
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天子遣橫海將
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
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
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
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
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
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
成侯敖徐廣曰亦東越臣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

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
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爲開
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爲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封橫海
校尉福爲繚嫈侯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
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
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
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閒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
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
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
烈也

史記一百一十四

景印北圖藏宋刻本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 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 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 漢書音義曰浿音旁沛反 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 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 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 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 眞番臨屯樂浪玄菟也 封參為澅清侯 韋昭曰屬齊 陰為萩苴侯 韋昭曰屬渤海 唊為平州侯 韋昭曰屬梁父 長為幾侯 韋昭曰屬河東 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 韋昭曰屬齊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

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徐廣曰其所將卒傷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音顛顛馬出其國也）；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韋昭曰邑名也），北至楪榆（韋昭曰在益州楪音葉），名為嶲、昆明（徐廣曰永昌有嶲唐縣），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筰音昨在越嶲）；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音案）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駰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醯酢美蜀人以為珍味），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

張氏[illegible]

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
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
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
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
將往喻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
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溼死者甚
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
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
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
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爲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
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瓚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使
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竺[illegible]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
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
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
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一作賞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
餘皆閉昆明韋昭曰爲昆明所閉道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
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
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
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
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
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
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
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

且蘭邛君幷殺筰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巂郡
筰都爲沈犂郡冉駹爲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岷江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
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
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
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
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
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
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
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
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illegible]卒爲七郡徐廣曰犍爲牂柯越巂益州武都沈犂汶山地也

史記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腳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睹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睹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

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
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
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
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
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厲，
碝石武夫。其東則有
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麋蕪諸
柘，巴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
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
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蓮藕觚盧，菴閭軒于。衆
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
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
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
其上則有赤猨蠼蝚，鵷鶵孔鸞，騰遠射干。
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
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
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
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爲御，案節未舒，
陵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而轊

騊駼，乘遺風而射游騏。儵眒淒浰，雷動熛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
必決眥，洞胸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
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
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𨗨受詘，殫睹衆物
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
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
衯衯裶裶，揚袘卹削，蜚纖垂髾。扶與猗靡，
翕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
縹乎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
媻姍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纖繳施，
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
清池，浮文鷁，揚桂枻，張翠帷，
建羽蓋，罔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
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
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
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班乎裔裔。於是楚王乃
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
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
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
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
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
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

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
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
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
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南
有琅邪 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 觀乎成山 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 射乎之罘 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也 浮渤
澥 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 游孟諸 郭璞曰宋之藪澤名 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
青丘傍偟乎海外 郭璞曰青丘山名亦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矣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
不蔕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
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
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為無用應哉無是
公听然而笑 郭璞曰听笑貌也 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
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 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子 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
[illegible]
所以禁淫也 [illegible] 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
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
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
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
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 [illegible]
丹水更其南 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 紫淵徑其北 郭璞曰紫淵 [illegible] 終始霸滻出入
涇渭酆鎬潦潏 郭璞曰皆水名 [illegible] 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
相背而異態 郭璞曰八川名在上 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
淤之浦 郭璞曰椒丘丘名言有闕也 [illegible] 徑乎桂林之中 郭璞曰桂林林名也 [illegible] 過乎泱
莽之野 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 汩乎混流順阿而下 郭璞曰阿大陵 赴隘陜之口觸穹石
激堆埼 郭璞曰穹隆石 [illegible] 沸乎暴怒洶 許勇反 涌 [illegible] 滂 [illegible] 濞 [illegible] 滭浡滵
汩湢測泌瀄 郭璞曰 [illegible] 四音 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澎濞沆溉穹隆雲橈

宛潬膠盭 [illegible] 踰波趨浥 [illegible] 莅莅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
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 郭璞曰湁音敕立反
集音揖 馳波跳沫 徐廣曰一云吸呷 汩濦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
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徊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
龍赤螭䱭䲛漸離 [illegible] 鰅鰫鰬魠 [illegible] 禺禺魼鰨 [illegible] 揵鰭
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玓瓅
江靡 [illegible] 蜀石黃碝 [illegible] 水玉磊砢 郭璞曰水玉水精也 磷磷爛爛采色澔旰
叢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 [illegible]
煩鶩庸渠 [illegible] 群浮乎其上泛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
蕩奄薄草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巃嵸

史記一百一十七 六

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差九嵕巀嶭南山峩峩 [illegible]
巖陁甗錡摧崣崛崎 [illegible] 振溪通谷蹇產
溝瀆 [illegible] 谽呀豁閜 [illegible] 阜陵別隝崴磈嵔瘣
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 [illegible] 沇溶淫鬻散
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 [illegible] 掩以綠蕙被以
江離糅以蘼蕪雜以流夷 [illegible] 專結縷 [illegible]
攢戾莎 [illegible] 揭車衡蘭槀本射干 [illegible]
茈薑蘘荷葴持若蓀 郭璞曰葴 [illegible] 鮮枝黃礫 [illegible] 蔣苧青薠 [illegible]
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 [illegible]
郁郁斐斐眾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
瞋盼軋沕 [illegible] 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
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㺎旄貘犛 [illegible]

犛音狸一音茅駰案郭璞曰貘似熊庳脚銳頭[illegible]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也 沈牛麈麋 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也 赤首圜題 [illegible]所未詳 窮奇象犀 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嘷狗食人也 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 郭璞曰言水深凍不[illegible]也解地坼裂也[illegible] 其獸則麒麟角端 郭璞曰角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書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 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 郭璞曰重坐[illegible]曲閣閣道委曲也 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 [illegible]言長遠也 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突洞房 [illegible] 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 徐廣曰楯[illegible]音食尹反 青虬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 [illegible] 靈圄燕於閒觀 郭璞曰靈圄仙人名也 偓佺之倫暴於南榮 偓佺仙人名也 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石振崖 [illegible] 嶔巖倚傾嵯峨嶕嶢 [illegible] 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 [illegible] 赤瑕駁犖雜臿其間 [illegible] 鼂采琬琰和氏出焉 [illegible]

[illegible] 於是乎盧橘夏孰 [illegible] 黃甘橙楱 [illegible] 枇杷橪柿 [illegible] 亭柰厚朴 [illegible] 梬棗楊梅 [illegible] 櫻桃蒲陶 [illegible] 隱夫薁棣榙㯓荔枝 [illegible] 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 [illegible] 下平原揚翠葉扤紫莖 [illegible] 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 [illegible] 華汜檘櫨 徐廣曰汜一作楓[illegible] 留落胥餘仁頻并閭 [illegible] 欃檀木蘭豫章女貞 [illegible] 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茂攢立叢倚連卷累佹崔錯癹骫 [illegible] 坑衡閜砢 [illegible] 垂條扶於落英幡纚 郭璞曰扶於猶扶疏也[illegible] 紛溶萷蔘旖旎從風瀏莅卉歙 [illegible] 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茈虒 [illegible] 旋環後宮雜遝累輯 徐廣曰輯一作揖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

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蜼玃飛鸓 [illegible] 蛭蜩蠼蝚 [illegible] 螹胡豰蛫 [illegible] 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於是乎隃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間 [illegible] 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 [illegible] 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 [illegible] 孫叔奉轡衛公驂乘 [illegible]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illegible] 鼓嚴簿縱獵者 [illegible] 江河為阹泰山為櫓 [illegible] 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 [illegible] 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 [illegible]

[illegible] 蒙鶡蘇 [illegible] 絝白虎 [illegible] 被豳文 [illegible] 跨野馬陵三嵕之危 [illegible] 下磧歷之坻 [illegible] 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 [illegible] 弄解豸 [illegible] 格蝦蛤鋋猛氏 [illegible] 羂要褭射封豕 [illegible] 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裴回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儵夐遠去 郭璞曰夐遠也[illegible] 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 [illegible] 軼赤電遺光耀 [illegible] 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遽 [illegible] 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 [illegible] 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轔玄鶴亂昆雞 [illegible] 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皇 [illegible] 捷鵷雛掩焦明 [illegible]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 郭璞曰紘維也[illegible]

率乎直指閶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䲲鵲望露寒徐廣曰一作[illegible]
甘泉左右觀名也下棠梨漢書音義曰宮名也在甘泉東南三十里息宜春西馳宣曲漢書音義曰宣曲宮名
在昆明池西濯鷁牛首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登龍臺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
者之所得獲徐廣曰鈞一作均也觀徒車之所轔轢乘騎之所蹂若徐廣曰若音人久反人民
之所蹈躤與其窮極倦䛔徐廣曰䛔音劇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
藉藉填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張
樂乎膠葛之㝢徐廣曰膠葛音[illegible]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
鼉之鼓郭璞曰木貫鼓中加羽葆其上所謂樹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illegible]
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
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illegible]文成顛歌[illegible]族舉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鐺鞈洞心駭
耳郭璞曰[illegible]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
紛激楚結風[illegible]俳優侏儒狄鞮之倡[illegible]
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
青琴宓妃之徒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也絕殊離俗妖冶嫻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
柔橈嫚嫚音娟嫵媚孅弱[illegible]曳獨繭之褕絏[illegible]
眇閻易以戌削[illegible]媥姺徶循[illegible]與世殊服芬香
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綿藐色授魂
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
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
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
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塹使
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仞發倉廩以振貧
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

史記一百一十七

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觀成敗明善惡者射貍
首兼騶虞[illegible]弋玄鶴建干戚載雲䍐揜
羣雅漢書音義曰[illegible]大雅小雅也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
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
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
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
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
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
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
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
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
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
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
甚眾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
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illegible]發巴蜀吏卒
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漢書曰用軍興法也誅其渠帥巴蜀民
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
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
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
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
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
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
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史記一百一十七

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籅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即燔然之）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史記一百一十七）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

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徐廣曰越巂有零關縣）橋孫水（韋昭曰為孫水作橋）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史記一百一十七）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且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區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灑沈贍菑（徐廣曰灑一作漉）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

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胈也。一作胈，白肉膚理也，胈音跋。）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齱，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傳曰：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累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徐廣曰：盭音戾。）況乎上聖，又惡能已？

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illegible]）徼牂柯，（[illegible]）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徐廣曰：提一作禔，音支。）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駰案：漢書音義曰：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

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蔡邕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越春秋曰：羿傳射于逢蒙。）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徐廣曰：橛音其月反。[illegible]）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

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illegible]）臨曲江之隑州兮，（[illegible]曰：隑，長也。碕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長洲也。）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illegible]）通谷豁兮谽谺。汩淢噏習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觀眾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敻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

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
列僊之傳居山澤閒形容甚臞(徐廣曰臞瘦也)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
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
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
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illegible])垂旬始以爲幓兮抴彗星而爲髾(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illegible])
(徐廣曰[illegible])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漢書音義曰[illegible])攬欃槍以
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漢書音義曰綢[illegible])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
雲浮(漢書音義曰[illegible])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虯之
蚴蟉蜿蜒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沛艾赳螑仡
以佁儗兮(漢書音義曰[illegible])放散畔岸驤以孱顔跮踱輵螛容以委
麗兮綢繆偃蹇怵臭以梁倚([illegible])

([illegible])糾蓼叫奡踏以艐路兮([illegible])蔑蒙踊躍騰而狂趭([illegible])
([illegible])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
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漢書音義曰[illegible])互折窈窕以右轉兮
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眾神於瑤光([illegible])
([illegible])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illegible])左玄冥而右含雷
兮(史記音義曰[illegible]上造化神名也或曰[illegible])前陸離而後潏湟(漢書音義曰[illegible])廝征北僑而
也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徐廣曰[illegible])祝融驚
而蹕御兮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
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
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
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
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崛礨嵬磈(漢書音義曰[illegible])

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
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漢書音義曰[illegible])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
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徐廣曰[illegible])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
軋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三危山名也)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
與之歸舒閬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illegible])低回陰山翔
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暠然白首([illegible])戴勝而穴處兮
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
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漢書音義曰[illegible])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
餐朝霞([illegible])噍咀芝英兮嘰瓊華([illegible])嬐侵潯而高縱兮
紛鴻涌而上厲([illegible])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illegible])
馳游道而脩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陜兮舒節出乎

北垠([illegible])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illegible])下崢嶸而無
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
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illegible])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
飄飄有淩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閒意([illegible])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
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
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
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
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
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illegible])率邇者踵
武([illegible])逖聽者風聲([illegible])紛綸葳蕤堙滅而不
稱者不可勝數也續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illegible])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illegible])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illegible]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illegible]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緥，而崇冠于二后。[illegible]揆厥所元，終都攸卒，[illegible]未有殊尤絕跡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尃霧散，[illegible]上暢九垓，下泝八埏。[illegible]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闊泳沫，[illegible]首惡湮沒，闇昧昭晢，[illegible]昆蟲闓懌，回首面內。[illegible]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illegible]導一莖六穗於庖，[illegible]犧雙觡共抵之獸，[illegible]獲周餘珍收龜于岐，[illegible]招翠黃乘龍於沼。[illegible]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illegible]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illegible]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illegible]進讓之道，其何爽與！[illegible]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illegible]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

史記一百一十七　十七

創見。[illegible]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illegible]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illegible]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illegible]缺王道之儀，群臣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illegible]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illegible]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illegible]說者尚何稱於後，[illegible]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illegible]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illegible]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illegible]將襲舊六為七，[illegible]攄之無窮，[illegible]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illegible]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illegible]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illegible]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illegible]嘉穀六穗，我穡曷蓄。[illegible]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illegible]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illegible]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illegible]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illegible]茲亦於舜，虞氏以

十八

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漢書音義曰武帝郊五畤獲白麟故言游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徐廣曰熿音晃煇音魂)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諄止純反言之丁寧也。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者)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卒(徐廣曰元狩五年也)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徐廣曰小山在泰山下阯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蘇建也)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易本隱之以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大雅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從及黎庶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之人志狹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末乃及上政之得失者)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史記一百一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衡山廬江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輂音己足反)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illegible])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

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如淳曰賜亡命來者加賜其爵或奉以二千石也瓚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則其姓大夫也瓚曰官爲大夫名但者也士五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太子奇謀反不得嗣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瓚曰言詐捕不命者而已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吏名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

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僰九折阪又有郵置駰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遣其子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瓚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

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蟲捷 [illegible]）（其父名蟲達，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徐廣曰詗偵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illegible]侯[illegible]千秋女孫俏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入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駰案徐廣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

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illegible]）（[illegible]）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illegible]）（[illegible]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illegible]）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案輿地圖，（[illegible]）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

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駰按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見於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

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構
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
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
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
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
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
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illegible]
如淳曰廣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
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
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
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
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

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
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
卒盡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
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
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
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骨骸不處臣聞吳
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
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駰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瓚曰或有一言可以死節之矣且吳何知反瓚曰言吳王不知用兵反漢將一日
過成皋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守成皋口而令漢將得出之今我令樓緩晉灼曰一云樓緩駰案乃六國時人然此是後
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
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皋之口天下不通

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
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
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
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
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
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眾釓鑿棘矜也徐廣曰大鐮謂之釓音五哀反
[illegible]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
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
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
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
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
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

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
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
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
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
古耏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能任其罪赦
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
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逮諸侯太子
幸臣如淳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徐廣曰辯武人名
也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
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
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
以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罪人而西也事大將軍丞相一

伍被與王造反謀實是伍被辯雅漢美背與子孫蓋防此辯幸堅得又元有非寔西史公叙其書明何抵

曰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撥去其人狀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曰求盜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徐廣曰在江夏駰案蘇林曰下雉縣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吏）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徐廣曰元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徐廣曰又爲六安國）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一作計）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

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傅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輣車鍛矢(徐廣曰輣車戰車也音扶萌反)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

史記一百十八　十二

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王后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累以上傳著淮南二王逆節。[illegible]漢法非過也屬王反逆皆於[illegible]
之事既畢叙乃四伍枚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illegible]
此傳[illegible]
者無疑也使果有[illegible]何難[illegible]
以下可尋逆推理而得其情[illegible]
郡[illegible]而惜女人之[illegible]勇[illegible]悍[illegible]謀
死國[illegible]臣子而規大逆[illegible]
父之衡山父子兄弟夫[illegible]臣下漸靡[illegible]
亡[illegible]俗之[illegible]悍好亂夫人[illegible]
地不可為亂。

史記一百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

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史記一百十九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

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淸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衞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聲聞梁楚之閒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農令莊爲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閒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

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徐廣曰僦一作人一云賓客爲大農僦人財利如今方宜矣）（納其賓客爭假任徵也瓚曰任人爲保任見舉者）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埶則賓客十倍無埶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徐廣曰邽一作邳）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史記一百二十

史記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録）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按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蓺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蓺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

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illegible]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illegible]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illegible]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illegible]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illegible]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illegible]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illegible]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illegible]無傳[illegible]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卽位臧乃上書宿衞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illegible]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illegible]

（[illegible]）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
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illegible]）
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
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
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
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
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
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
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
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
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

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
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
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illegible]）
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
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
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illegible]）久之病免今上初
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
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illegible]）側目而視固固曰公
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
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illegible]）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illegible]）
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

[illegible]

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
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
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
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
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
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
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illegible]）歐陽生教千乘兒
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
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
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
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

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
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
兒寬位至御史大夫（[illegible]）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
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
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
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
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諸學者多言
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
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
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
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
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瑕

其精者不可得也

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也）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illegible]）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閒，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通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illegible]

史記一百二十一 終

史記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晁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貣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

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

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

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
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
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
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
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
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
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
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
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
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
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
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今案曰以利交）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
史記一百二十二　五
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
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
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
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
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
事謁居嘗按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
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
（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擇）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
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
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

園當謝湯弗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按其事湯欲致其文丞
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
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
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
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
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
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
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
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
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
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
捕按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六
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
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
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
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
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
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
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
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
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
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
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
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

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

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

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
酷爲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內守案舉
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中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遷至
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
梁侯爲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中尉爲
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
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
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
溫舒爲人諂善事有埶者卽無埶者視之如奴有埶家雖有姦如
山弗犯無埶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
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

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
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
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
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
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
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
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
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
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
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
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
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

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
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
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
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
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
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
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
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
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
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

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廄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
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
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
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
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
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
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
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
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
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
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

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史記一百二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繹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

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窴。徐廣曰漢書曰扜彌國去于窴三百里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土著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惑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

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乾又作訖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閒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冄，出徙，徐廣曰屬漢嘉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

野烏啣肉蜚其上（[illegible]）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
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
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
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
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
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
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
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
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
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旣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
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
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
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
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
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能將衆將衆別居萬
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
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
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
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
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
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
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
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
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旣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

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illegible]）於
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其後使往者皆
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喻外國）外國由此信之
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illegible]）
（漢書音義曰若及也）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
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
女初天子發書易（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
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
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
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
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
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
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illegible]）漢旣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
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illegible]）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illegible]）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
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
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衞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
者（[illegible]）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
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旣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
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
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
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
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
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

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

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頾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

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至敦煌貳師
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
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
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
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
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
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
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
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
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徐廣曰易苦也為外國笑乃案言伐
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
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
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
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
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攻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之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
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
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
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
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
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
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
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
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

史記一百二十三　八

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
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
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
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
軍戰漢軍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
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
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
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
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
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
者名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
貳師起敦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
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
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偩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
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
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
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
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
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
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
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
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
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
李哆為謀計軍人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

史記一百二十三　七

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鎭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史記一百二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

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徐廣曰音劬駰案漢書音義曰小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阸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閒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縣屬弘農[illegible]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illegible]反盡爵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illegible]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illegible]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閒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閒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

徐廣曰屬馮翊 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 徐廣曰敖傲也 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 徐廣曰太原有鹵城也 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有衰老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 於戲惜哉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徐廣曰遇一作偶 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 漢書音義曰鵕鸃鳥名以毛羽飾冠 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安人也 徐廣曰屬犍為 以濯船為黃頭郎 徐廣曰著黃帽也 駰案漢書音義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黃帽因以名曰黃頭郎 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 音督 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游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唶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唶吮之心慚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 韋昭曰景帝姊也 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篤。

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宦者則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頹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嗛嫣。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久之，寖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史記一百二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徐廣曰：下地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溢，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𦝫，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

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

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讁譖之者

（史記一百二十六）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

（史記一百二十六）

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閤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

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寧乘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緺（徐廣曰音瓜，一音蝸，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

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

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集解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趣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以爲不忍欺不敢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低卬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同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此爲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則異以恩義不欺與以威察不欺不可同概而相倶況不得然辭由此觀之

史記一百二十六 終

史記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議論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

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賓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徐廣曰式有栻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享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

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

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徐廣曰音所駰案離騷經曰懷椒糈而要之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神；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大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史記一百二十七　終

史記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illegible]）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蓍）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絜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illegible]）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徐廣曰[illegible]）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終被乾谿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illegible]）蓍百莖共一根（[illegible]）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下有擣蓍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illegible]）燭之（火也）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

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龍伏之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與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

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語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

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
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
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
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
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
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
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
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
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
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
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
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
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
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
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嘆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
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强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强取者必
後無功桀紂暴强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强
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
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
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
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謾一作訑訑音吐和反）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
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
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
義或為暴强暴强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

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
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怱
怱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
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
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
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
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音憂）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
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强不至故曰田者不强囷倉不盈商賈不
强不得其贏婦女不强布帛不精官御不强其勢不成大將不强
卒不使令侯王不强沒世無名故云强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
之紀也所求於强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
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徐廣曰鐫音子兗反拌音判）傳賣於
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
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强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
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
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
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
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
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
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
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眾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
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
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
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强誇

而目巧教爲象郎（[illegible]）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胻音衡，脚脛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徐廣曰音館，一作沸）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很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閒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illegible]）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氓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于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illegible]）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illegible]）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于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恆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illegible]）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無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illegible]）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illegible]）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即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即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即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即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即爲虛。[illegible]）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也）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
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
諫王留神龜以爲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
來久矣余述而爲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中關內高外下）四月　首仰　足
開　肣開　首俛大　五月　横吉　首俛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
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先以淸水澡之
以卵祓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爲祖（徐廣曰一作禮）人若已卜不中皆祓
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
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焍黄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
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
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一作誥）灼鑽鑽中已又
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
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
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荊（徐廣曰一作策）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
貞（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
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
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巫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
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
足肣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
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肣　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
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横吉安若

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
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
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
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
不勝足肣首仰身首（徐廣曰首一作開）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
不行足肣首仰若横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
足肣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肣肣勝
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肣首仰不
來足開首仰若横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
肣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
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
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
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肣下仰有外　卜歲中
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
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
肣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
首仰足肣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內外相應不
得首仰足開若横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
不得足肣首仰若横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
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
首仰足開若横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横
吉命曰横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日瘳不死繫
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
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
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
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
不到　命曰柱徹上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
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
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
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
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
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
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

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
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
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
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
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
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
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
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
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

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
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熟民疾疫少歲
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
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
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
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
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占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
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
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

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
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
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
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
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
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
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
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
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
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
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
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

揄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
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
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
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
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
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
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
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
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

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
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高內下上有憂無傷也
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
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
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
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
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
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
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
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

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內外相應以占
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
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
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
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
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肣
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
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肣內外自隨上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
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
來卜日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

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
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
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
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
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
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
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肣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
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
自舉柱足以作以上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
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此挺詐有外以上有求不得病
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上
有求不得病有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

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狢以有卜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此狐徵以上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肣身節折以上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上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上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上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肣內自舉外自垂以上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上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肣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肣者不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肣者不得繫者足肣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徐廣曰纑紵屬可以爲布）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徐廣曰潟音昔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

而廢子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

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

長安諸陵，四方輻湊竝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邛都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襃斜綰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今北土名強直為懻中也），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徐廣曰……皆健羊名），

史記一百二十九 四

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閒，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徐廣曰懁急也……），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伉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一作蠱），多美物（徐廣……），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徐廣曰跕音帖……瓚曰蹑跟為跕也），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閒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濮上之邑徙野王（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

其陰則齊。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智），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徐廣曰……），屬巨野，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徐廣曰……如淳曰作起也）游成陽（成陽在定陶），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成陽），湯止于亳（徐廣曰今……）。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徐廣曰……），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

史記一百二十九 五

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邾）、九江、江南（徐廣……）、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駰案：……）。九疑（徐廣曰山在營道縣南）、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

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鹽豉千瓵鮐鮆千斤鯫

千石，鮑千鈞，徐廣曰鯫音 鯫鮿也 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徐廣曰駔音祖朗反馬儈也 駰案漢書音義曰儈亦是節也節節物貴賤也謂估儈其餘利比千乘之家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 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 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

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淖 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 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踆 駰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 一曰大芋 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徐廣曰在蜀 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漢書曰游閑公子 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徐廣曰魯縣出鐵 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為刀氏作奴乎 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纖，漢書音義曰纖儉嗇也 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以久賈在其街為也 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徐廣曰屬馮翊 宣曲宮名 為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郵 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 穿地以藏也 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塞斥 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及杜 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曰章一作殷 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徐廣曰掘一作拙 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徐廣曰洒一作灑 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 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史記一百二十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若夫控名責實參伍

不失（韋昭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韋昭曰因物爲制），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駰案李奇曰聲別名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精氣爲神也精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駰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也鄱音皮鄱薛二縣屬魯），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爲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

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徐廣曰自哀公十四年獲麟至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曰紬音抽）。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爲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禋祀駰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

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駰案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以公羊春秋爲之說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氏說但論經萬八千字便謂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

本已故易曰失之豪氂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

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帝本紀第八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

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
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
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
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
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
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
第四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
踵彊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方漢[illegible])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
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
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
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
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

史記一百三十　七

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
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
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
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
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
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
(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來向化也)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彊
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
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
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翲忽
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編)星氣之書多
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

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一云吾應)用用則萬靈罔不
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
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
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
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服荊楚夫差
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
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
于幽(徐廣曰[illegible])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
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闞一云監解一作遷)嘉父之謀
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
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
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

史記一百三十　八

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
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
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為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
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
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
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頃不寧
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
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
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
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illegible])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
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

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戈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

邪辟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榮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偩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

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衞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徐廣曰攘一作壤）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包）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冄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徐廣曰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議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詬於魏齊（徐廣曰詬音逅）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傳第二十一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為秦開地益眾北

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兩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徐廣曰羽籍之字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閒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

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為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徐廣曰一作概）。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幾）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史記一百三十

歸震川讀史記書後曰史記上自五帝下迄漢武歷列本紀年表書傳規模意匠今之
無一筆不史記者人各一人事各一事意義所注非可牽合由斯以譚使千古無復有龍
門出雖二千年文皆不出史記範圍也愚案史記援引經傳今人所見者惟詩書春秋左
傳國語國策諸書史公時其號有文者司馬相如之徒賦一經史公取寘詩書文
皆一一有自太史公之文在其中至如項羽本紀及魏其武安李將軍諸傳則皆史
公不沿襲文自為手筆所以其文尤奇至其識之鉅每稱古者必本詩書尊孔子而
卑朱墨翟之徒皆斥勿道至夏紀之必列禹貢殷孚世家之必載洪範吳世家之必載季
孔觀樂皆其識之尤高者若其行文變化不測如游龍舞鳳如登泰山觀滄海開闔之來
得未曾有但其文順朴而不知天下至文包其中其文極奇而不知天下至當至不在其
內班氏每謂太史公雜文稍有增損然必不合自下筆識有見於此班史之所以總貴龍
門也後之學者但當一一詳讀詩書左傳國語國策諸書合之史記於其往處所在勿使
妄擬劉知幾小司馬鄭樵諸人議論反致損潤前人雖遷固之書亦有其當否者之